不说谎的宝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听说爱情回来过（1）
- 听说爱情回来过（2）
- 听说爱情回来过（3）
- 听说爱情回来过（4）
- 听说爱情回来过（5）
- 听说爱情回来过（6）
- 听说爱情回来过（7）
- 机关算尽也枉然（1）
- 机关算尽也枉然（2）
- 机关算尽也枉然（3）
- 机关算尽也枉然（4）
- 机关算尽也枉然（5）
- 机关算尽也枉然（6）
- 机关算尽也枉然（7）
- 机关算尽也枉然（8）
- 机关算尽也枉然（9）
- 机关算尽也枉然（10）
- 机关算尽也枉然（11）
-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1）
-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2）
-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3）
-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4）
-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5）
-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6）
-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7）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2）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3）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4）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5）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6）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7）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8）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9）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0）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1）
-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2）
- 嫁给我吧（1）
- 嫁给我吧（2）
- 嫁给我吧（3）
- 嫁给我吧（4）
- 嫁给我吧（5）
- 嫁给我吧（6）
- 嫁给我吧（19）

听说爱情回来过（1）

Chapter 1 听说爱情回来过

这批宝石是从非洲的新矿地开采来的钻石采样，经过了五道鉴定，才交至她手里最后鉴赏这批钻石的等级。她是言启烁的女儿，更是他最放心、最认可的珠宝鉴定师。

Part 1 真假夫妻

黑咖啡浓厚醇正的香气正肆意蔓延，扩散到她的脸颊上，湿润了嘴角。

言千夏左手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右手轻轻推开了书房大门，植物清新的香气霎时冲散了鼻腔间温热的醇香。她走在偌大的书房里，脚步小心翼翼地踩在地毯上，走向坐在书桌后的男子。

这男子二十五六岁年纪，侧脸瘦削，下颌弧线优雅，碎发荡在眉间，衬得一双深黑色的眸子如子夜般深沉。他端坐在真皮沙发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右手滑动着鼠标滚轴。

言千夏将咖啡杯放在他的左手边，尽量不发出声响，然后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挺直了脊梁退了两步。这一切就像那日父亲将她的手交给他的那一刻说的：要做个贤惠善良的妻子。

他继续看着报表，右手反复滑动鼠标滚轴，左手伸向咖啡杯，自始至终没有看过她一眼。

“周瑾瑜……”千夏的嗓音不大，却足够清晰地传至他耳边，“我们解除婚约吧。”

修长白皙的左手指尖穿过咖啡杯的手柄，他若无其事地端起杯子，送到自己唇边，却迟迟不饮，只有咖啡表面不断回旋涌动的暗波泄露了手指微微颤抖的秘密。

“订婚半年多了，我一直很努力地做你的未婚妻，只是恐怕我们真不合适……”

“好。”他最后还是放下了咖啡杯，淡淡地回答道，眼睫依旧没有抬起。

千夏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或许，周瑾瑜也早料到会有这一天吧。

她尴尬地抿了下嘴角，转身离开了充满植物香气和他衣服上特有的气味的房间。

关上门的那一刻，她却觉得恍如隔世。有人会相信吗？订婚典礼的那天，他曾握着她的手说：“千夏，我要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

哐——门后传来玻璃杯的碎裂声，突然间压住她紧绷的神经。

“少夫人，刚才怎么了？”秦叔闻声赶来问道，他已经在周家当了四十年的管家。

“没事，您不用担心。”千夏对秦叔微笑道，她一直敬秦叔为长辈。

她回到了自己独居了半年多的卧房。这一整夜，她听着窗外海水撞击岩石发出的簌簌声响，像是无尽的私语在耳边回荡，不知不觉间白昼降临。

周瑾瑜的私人律师如约而至。言千夏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恢复了自由身。

当天下午，千夏只带走了来时的那只旅行箱，在全家人震惊的目光中回到了言家。

“你就这么轻易地退了这门亲？”偌大的厅堂，言父的声音回响在每一个角落，句句如石，“嫁给周瑾瑜还委屈你了？”

千夏缄默不语，毫无辩驳之意。

“也许是小两口闹矛盾吧。”言启烁的续弦林兮蕊在一旁好言相劝，眼角余光突然瞥来，“不过千夏，你也要考虑考虑言家的利益，不是吗？你和周瑾瑜解除婚约的消息一散播出

听说爱情回来过（2）

去，势必对言家的生意和颜面造成很大影响。”

“我和周瑾瑜商定，半年内此事对外保密，放心吧。”千夏挑了下眉毛，淡笑道，“我会努力在半年内把自己嫁掉。”

“好啊，原来你把后路都铺好了？！”

面对父亲的责备，她没有多说，嘴角含着疲惫的笑意，回道：“我累了，先回房了。”

“启烁你别气……千夏，先吃晚饭吧？”林兮蕊温柔地问道。

千夏没答话，拖着行李箱继续向二楼卧室走去。

月色泻入窗户，房间和半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千夏没有开灯，而是反手关了门，疲惫地倒在柔软的大床上。

卧室突然被一道白光照亮，转瞬又恢复黑暗。轰的一声，夏日暴雨的前奏来临。那雷声似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震裂一般，千夏下意识握紧床单——从小她就害怕雷声、闪电。

不是不爱吗？为何她却清晰地记得曾在一个雷雨日里，她和周瑾瑜隔着门板说了一整夜的话。任雷声嘶吼，任大雨滂沱，他始终在门外陪她说话，那时的周瑾瑜，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温柔。

她突然笑了，眼角却沁出眼泪，心里自嘲地想：言千夏啊言千夏，你终于成功地把最后一个珍惜你的人也赶跑了。虽然，她从来就没有真的爱上过他。

小时候，言千夏经常偷偷潜进爸爸的书房，翻箱倒柜地把那些漂亮的石头通通找出来打弹珠，或者戴在身上乱晃。她不记得打碎了妈妈多少只古董手镯——是妈妈的，生她的那个妈妈。

那时爸爸总会背过身去，很心疼地看着那些碎石，妈妈则会抚摸她的头说：没关系。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书房里的那些石头，是掌管百年珠宝商号“景瑞”的言家最珍贵的宝石。

近年来，“景瑞”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公众的眼中，而是更多地将阵地转向开采和批发宝石的生意中。有人散布谣言说，言家要倒了，而她和周瑾瑜订婚时盛大的场面终于令所有心怀叵测的人哑口无言。

日子就这样平静无波地过了一个月，夏日绵长的光影终于要逝去，萧索的秋天夹杂着微凉的冷风肆虐而来。被风吹得不停颤抖的枝丫上，沉甸甸的果实以自杀的方式坠向地面，待人采撷，却从此荒芜了大地。

言千夏有些疲惫地放开了手中的宝石，这批宝石是从非洲的新矿地开采来的钻石采样，经过了五道鉴定，才交至她手里最后鉴赏这批钻石的等级。她是言启烁的女儿，更是他最放心、最认可的珠宝鉴定师。

她在办公桌上趴了会儿，闭目养神。再睁开眼的时候，有道锋利冰寒的光芒映入她的瞳孔，是那枚左手无名指上的钻戒——她居然还戴着它，忘了还给周瑾瑜了。

她用右手细细摩挲着手指上锋利的钻石，这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宝石，纯白剔透，光洁无瑕。与之相应的，往往是教堂的钟声，洁白的婚纱，盛大的婚礼。直到三年前，她开始喜欢鸽血红，那妖娆华丽似在滴血的红宝石。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见是秦叔打来的，千夏着实吃了一惊，接了电话，用一如从前的和善语气问道：“怎么了，秦叔？”

“少夫人……”

“叫我言小姐。”她微笑。

“是……言小姐。我是偷偷打给你的。因为，老夫人的身体恐怕不行了……”

秦叔的话让她心神一震。周老夫人，那个她曾喊作“妈妈”的人，那个为她梳过头、为她亲手织过毛衣、在她生病卧床时喂她粥、将她当成亲生女儿疼爱的老人，恐怕不行了？

周老夫人常年在法国南部一个山明水秀的小镇里休养，半年前下半身瘫痪了，千夏几乎每个月都去探望她。

“上个月，少爷一个人去探望老夫人，老夫人见你没来很伤心。这周还千叮万嘱，要你一定去看她。老夫人最近身体每况愈下，意识迷迷糊糊，却一直情绪激动。恐怕她……也拖不了多久了……”

千夏心疼了。虽然她不爱周瑾瑜，可是她很敬爱那个疼她的老人，是她让自己重温了母爱的感觉。

“好的，我知道了。”和秦叔道别后，千夏挂了电话。

尽管她已经秘密解除了和周瑾瑜的婚约，可要是分开去探望老人，那不是摆明了“夫妻不和”吗？千夏扯了下嘴角，一脸惨淡地笑，指尖熟练地拨了周瑾瑜的号码。不久前的每个晚上，她都会拨他的电话，温柔地问他：“你还回家吃饭吗？”现在这感觉还是那般熟悉。

“你好。”周瑾瑜公事化的话语在耳边响起，他从来就没有看来电显示的时间和习惯。

“瑾瑜，是我……我想去看看伯母。你是这周末去法国吗？我和你一起去吧。”千夏有些不习惯地改了“妈妈”的称呼，脸上尴尬地笑。

“没必要。”果然，他还是一口拒绝了，到这个时候还逞强的男人。

听说爱情回来过（3）

“我很想她，也和她约好了。”

“……那随便你。”周瑾瑜没有道别直接挂了电话，这真和他平日的绅士风度严重不符。千夏也挂了电话，然后将左手无名指的钻戒取下，心想，周末顺便把订婚戒指还给他吧。

周瑾瑜自始至终都无视她，虽然直升机机舱内两人之间仅隔着一道走廊的狭窄空间。

窗外的天空漆黑一片，飞机预计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到达埃克斯市。

千夏手中摩挲着钻戒，看向他线条优美的侧脸，开口道：“订婚钻戒忘了还你。恐怕现在给你不合适，回去的路上我再取下来给你。”

周瑾瑜面目表情地点了下头，然后转过脸看向言千夏，琥珀色的瞳仁平静深沉，“我妈最近身体很不好，谢谢你这次去探望她。”

“伯母一直很关心我，这是应该的……”

“还有，”千夏的话被周瑾瑜仓促打断，“回国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她的咽喉仿佛被人掐住般难受，一下愣住。

“好，如果你想这样……”千夏尴尬地笑了笑。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不是吗?

一路上两人再无交谈。下午三点他们准时下了飞机，驾着白色的盖拉多跑车一路驶向郊区小镇周老夫人的住所。

跑车在花坛边停下。

下了车，第一眼望到的是矢车菊的残花落叶，大片大片铺满了地面。刚过了花期的淡紫色花朵，在空气中播撒着最后的馥郁芬芳。蓝天下，白色的洋房在紫色的花圃映衬下，更显得静谧幽深。

两旁的花圃中间有条小径，周老夫人坐在轮椅上，在小径的另一头微笑着看向他们，身后的管家和用人笔直地站成一列。千夏灿烂地

笑了起来，刚要大步走去，突然停住了，因为她忽然觉得和周瑾瑜僵硬地站在一起，简直就像两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她狠了狠心，大胆地挽住周瑾瑜的胳膊，对着微微惊诧的他灿烂一笑。前一刻还疏离似陌生人的两人，此时就像一对新婚夫妇，走向小路另一头的老人。

“妈妈，”千夏蹲在轮椅旁，执起老夫人微凉的手，抵在自己的脸颊上，“妈妈怎么出来等我们了呢？入秋了，风大，我们进屋吧。”

老人浑浊的眸子逐渐清明，爱怜地盯着言千夏的脸，缓缓地问道：“上个月，你为什么没有来看我呢？”

“对不起，妈妈，我上个月感冒得厉害，怕把病菌传染给你。”话末，千夏对一直缄默不语的周瑾瑜娇嗔道，“瑾瑜，你怎么没跟妈妈解释清楚呢？”

周瑾瑜微笑，“是我忽略了。妈，我先推你进屋。”他推着老夫人的轮椅，千夏起身，三人身后跟着一列用人，进了洋房。

周瑾瑜将老夫人扶到床上，为她盖上薄毯，小心细致，眼中满是温情。

三人一直欢快地聊着家常。用晚餐的时候，言千夏和周瑾瑜坐在床边，一起喂老夫人吃饭。

“千夏，瑾瑜对你好吗？如果他欺负你，你一定要告诉我。”

“怎么会呢，妈妈。”千夏娇笑道，又喂了她一口汤，“瑾瑜一直对我很好的。”千夏开始一点点回忆，说给老太太听。

“每天上班都是他接送我。”虽然她很快就拒绝了他，自己提早出门。

“周末还会陪我逛商场，帮我拎购物袋。”不过是他见她不在，急忙找来，好不容易才找到独自出门买零食的她。

“我害怕打雷，他会陪我说一晚上的话。”她却始终不让他进自己的房门。

“我害怕孤单，他就送了我一个巨大的绒毛娃娃。”第二天就被她丢在他门前。

“他是难得的好男人。”而她，更是难得的坏女人。

周老夫人听了非常欢喜，追问道：“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我还能看到吗？”

千夏和周瑾瑜对视了一眼，然后他的右臂伸来，将她拥入怀，她的左耳贴着他的胸膛，听到他稳定匀速的心跳，“我们明年春天就会正式结婚。”

“真的吗，千夏？”老人有些喜出望外，激动地握住千夏的手。

千夏点了下头，听着他的心跳，缓慢而镇定地附和道：“嗯，我们很快就会结婚的……”

那晚，周老夫人很快就入睡了。第二天，管家说，这是两个月来老夫人睡得最沉、最安稳的一个晚上。

老人说，要去市区走走，看一眼普罗旺斯美丽的秋天。真看不出老人病得那么重，因为她笑的时候是那么神采奕奕。

听说爱情回来过（4）

Part 2 家族危机

普罗旺斯的米拉波大道被誉为全法境内最美丽的林荫大道，它将埃克斯城分为南北两部：南部新市区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银行、商厦、饭店、夜总会，北部旧市区则是罗马时代的遗迹和一些古老的教堂。

立在大道两旁的梧桐树高大挺拔，枝叶茂密，遮天蔽日。树梢上挂着成熟的果子，空气里徐徐飘着清香。

树荫下有三三两两的画家为外地来的游客画肖像，有流浪艺人在吹奏抒情的萨克斯曲子，一群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功课，偶尔还能见到有人骑马从旁边经过。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施了魔法，变得极其缓慢。

周瑾瑜推着老人乘坐的轮椅在米拉波古老的石板路上缓慢而行，千夏跟在一旁，像个温柔的小妻子。

许久没听老人说一句话，千夏觉得奇怪，微瞟向老人，看到她安详的睡颜后，轻声对周瑾瑜道："妈已经睡着了。"

阳光掠过周瑾瑜弧线优美的下颌，他的眼睛微微眯起，光线落在他身上，凝成细碎的金色光芒。

这个男人，无时无刻不是俊美的，却一点儿也不张扬跋扈。大凡家底深厚的男子，恐怕身上总有一种微妙莫名的贵气。

他应了她一声："好。"

"那我们也不用去北区了，直接去南区用餐，然后回家吧。"千夏建议道，含笑的眉眼像是温煦的微风，悄无声息间扩散了芬芳的愉悦气息。瑾瑜点头默许。

三人来到南部一家著名的地中海特色酒店，管家早早就订好了位子。浓汤，焖牛肉，小杏仁蛋糕，色拉，特色海鲜……一道道佳肴陆续摆上桌子。

晚上六点，正是人食欲大开的时候。三人边说边笑，尽情享用这美妙的晚餐。

“千夏，你们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呢？”周老夫人的话呛得她差点儿吐出嘴里的汤。她和周瑾瑜从未同房过，哪儿来的孩子？

这时，周瑾瑜的左手覆在她的右手上，显得亲密而温柔，笑着对老人道：“妈，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呢？”

“这个……”气氛一下子温馨美好起来，谈到将来的孙子孙女，老人的脸上更显得和善慈祥。千夏一直缄默不语，低着头，好像有些害羞，其实心里更多的是罪恶感。毕竟老人的美好幻想，是她永远给不起的，她和周瑾瑜回国后就会分道扬镳，这是最后一次见“妈妈”了。临走的时候，周瑾瑜一定会想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她不再需要出场了。

餐毕走出酒店，来到热闹的大街上，霓虹灯映衬着月色，朦胧而奇幻。

“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取车。”周瑾瑜对千夏道，转身消失在月色中。他的盖拉多从不让别人碰。

千夏手里紧紧握着老人的轮椅扶手，安静地眨巴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看向来来往往的行人。

这时，一辆抢眼的兰博基尼驶过眼前，停在右边的一片空地上。从驾驶座上走出的男子，和副驾驶座下来的穿紧身衣、身材性感的美女相伴而行。

男子亲昵地搂着美女的腰，美女的棕色大波浪长发在晚风中飘扬。两人径直向千夏的方向走来。

于是言千夏微挑眉毛，打量着临近的两人。

男子身穿黑色毛衣、蓝色格纹衬衫，袖口和领口并不那么整齐伏贴，领口系着一条几何条纹的方巾，混搭着街头浪子和贵族王子截然不同的气质。从深黑的发丝和净洁白皙的肌肤看来，应该是个容貌精致的亚洲男子。

然而，当她看到他那双有着阿尔卑斯山脚下蓊郁森林般翠绿色的眼睛……

刹那间，她的脸色灰如白纸。

千夏赶紧转过身，低下头，让垂下的发丝遮掩住侧脸，握着轮椅扶手的双手指尖变得青白，脊背僵直，直到那两人从身边经过。她明明是背过身了，却那么明晰地感觉到，他和她，擦身而过。

片刻之后，又像是很久之后，周瑾瑜接过了轮椅扶手，转过来，将老人抱上了后座，又将折叠轮椅放入车子的后备箱。做完这些，他才见言千夏傻傻地站在路边，低着头沉默不语，不知道在想什么。

“千夏，怎么了？”周瑾瑜走到她面前问道。

“我见到了鬼……”她的声音轻轻的，幽幽的。

周瑾瑜莞尔一笑，“说什么傻话，上车吧。”他自然地牵起她的手，走向他的盖拉多。

她没有说傻话——他真的是个鬼，一个在人间游走的魔鬼……

言千夏和周瑾瑜在埃克斯的田园别墅里陪着周老夫人过了整整一个月，当两人离开的时候，老人依旧神采奕奕，脸色红润。

还是别墅正门那条花圃间的小径上，老人坐在轮椅上慈祥安静地跟他们挥手，为两人送行。

千夏和周瑾瑜相握的手，在离开老人的视野后，立刻分开了。

“你打算以后用什么理由骗她？”她看着他的侧脸问道。

“你怀孕了，不能远程奔波。”他淡淡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润优雅。

“可是九个月后呢？”

“恐怕她已经没有九个月了……”

千夏缄默?语。上机后，她将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取下，放在周瑾瑜座位前的桌板上。他没多说什么，也没有把那枚戒指收起来，就让那枚代表天长地久的钻石戒指颓然地搁在光亮冰冷的桌板上，直到飞机落地。

出了机场，周瑾瑜顺路驾车送她回家，盖拉多后面还跟了两辆黑色保姆车。

车厢里的空气有些闷，千夏的目光一直看向窗外，阳光明亮，却更让她恍惚。

一个小时后，跑车停下了——她到家了。

“谢谢。”她下了车，头也不回地走向家门口，一步一步，却走得很慢。

突然，车门在身后响了一声，周瑾瑜随后下了车，往她的方向走了几步，又停下了。她回过头，看见阳光斜扫过他的肩头，照着他黑亮的发，就像他们初见的那天，明媚的阳光盛开在他眼底，清澄而透彻。

那天，言启烁对她说：“千夏，那是周家的公子，你一定要嫁给他。”

光阴荏苒，无情流过。

千夏笑笑，问向追来的周瑾瑜：“有事吗？”

“戒指给你，我不会送给别人用过的东西，所以留着也没用。”他的右手指尖捏着那枚闪闪发亮的钻石戒指，再看他的左手无名指，早没了束缚，十指修长光洁，空无一物。

千夏顶着刺目的阳光走上前，接过了他们的订婚戒指。

听说爱情回来过（5）

“以后，不要再见面了。”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千夏没有抬头，也没有应声，只静静地看着他修长的影子渐渐远去，盖拉多和黑色保姆车相继离开。

手心里，晶亮的钻石，纯白剔透。

片刻，她反手一丢，扔进了言家大宅门前修剪整齐的草丛里。

有些东西，既然丢失了，那就彻底地告别吧。早说了，她现在只喜欢华丽妖娆的鸽血红。

当她打开门，等待她的一切却让她彻底震惊了，站在玄关呆若木鸡。

家里不见一个用人，到处一片狼藉，若不是有人打劫过，那肯定就是父亲刚刚大发了一顿脾气。

“爸!阿姨!”千夏的喊声在空旷的大宅内分外清晰。她一路追到二楼的卧房，见林兮蕊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右手支着额头，脸色阴郁。

“阿姨，为什么家里的人都不见了？”

“我让他们都离开几天，省得我见了心烦。”林兮蕊的语气很不耐烦。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她顿时有不祥的预感。

“船沉了，载着言家三分之二最珍贵的珠宝玉器的十八艘大船，全沉了……”

“之前怎么没有听爸爸说过？”噩耗像一道晴天霹雳，毫不留情地砸在她的头顶上！

“这是今年和俄罗斯最大的一笔交易。原本走空运，但是最近莫斯科机场附近发生了两起抢劫案，所以临时改走了水路。没想到……”林兮蕊喟叹道，“我已经叫邱珞尽快回国了。”

“你叫他回来干什么？！”千夏的吼声顿时飙高了八度。林兮蕊一愣，眼神迅速恢复了锐气，“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当然叫邱珞回来一起想法子！好歹他拿的是美国的学位，管理景瑞的海外贸易也是井井有条的。”

他哪里是在美国！

“呵，就让他在国外待着吧，这件事情我会和爸爸一起想办法。”千夏转身走向门口，却听到身后一声急吼：“等一下！”

千夏不耐烦地转过身。

林兮蕊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启烁已经求了几家银行了，半个多月都没有拨下钱，恐怕这事需要助力，不然和俄罗斯贸易的赔款很快就会被追讨，已经火烧眉毛了！”

好啊，她已经开始向她暗示周家的背景了。言千夏冷笑道：“不劳您费心了，景瑞一定会跨过这个坎儿的。”她顿了顿，压下胸口要喷薄而出的怒气，“我希望邱珞永远都别回来！”

虽然说了她来想办法，但是要拿到银行的贷款，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景瑞”原本在国内珠宝界是一头独大。近十年来，“丰泽”、“东翔”两家后起直追。“丰泽”有牢靠的背景和成熟的经商手腕，东翔则是STK传媒和迪亚汽车合资推出的品牌，STK为其大肆宣传，迪亚汽车更是将汽车和宝石两项最令人心动的奢侈品紧紧绑在一起。

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却是“李御城”——一个以李御城本人的名字命名的珠宝品牌，近年来逐渐从国外渗入中国。传闻李御城已年过六十，仍未娶妻，坐拥无数家产，手下员工只用俊男靓女。珠宝是他一时兴起的投资，结果越做越大，近年来，其销售势头直逼“景瑞”，不过恐怕这再大的家产也不会有传人了。

在这三路夹击下，“景瑞”出事的消息绝不能流传出去。不过，要在丢失三分之二最值钱的家当的状况下，顺利通过银行的资产评估，拿到两家银行各五亿的贷款，恐怕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是绝无可能

的。可是，要付给俄罗斯合作商的八亿违约金，一个月内就必须到位。

从小，言千夏一直认为珠宝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最安全的财产保障，名贵的珠宝只会增值，不会贬值。然而现在，她手里握着这么多珠宝却不能拍卖，那不是将言家的经济危机公之于众吗?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十天来，言启烁和言千夏分头和两家银行洽谈，又不动声色地将几批珠宝甩手，施尽伎俩。两个人都瘦了一圈后，总算凑到一个亿。

“这样下去没用的！‘景瑞’要完了！”言启烁焦灼地在空旷的大厅里来回踱步，烦躁不安。

“还有二十天……”千夏好言劝道，却引得言启烁将要喷火的眸子定定地瞪向自己。他的眼神突然又柔和下来，大步来到她身旁坐下，握起她的手，说道：“女儿，要促成银行的贷款，非要周家的助力不可呀！”

“爸，我和周瑾瑜已经解除婚约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儿关系。而且这事不能外传，就算是对周瑾瑜也不能说。”

“你跟他同居半年算是白让他占便宜了？”林兮蕊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悠闲地翻着报纸，冷冷的话语却一下子令言启烁眸光一亮，“对，你一定有办法让周家帮我们一把！”

“周瑾瑜前几天还跟我说‘以后再也不要见面’，就算他真的喜欢我又怎么样？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虽然这个消息还会对外封锁三个月……”话说到一半，千夏突然停下，指尖下意识地按到唇上，克制自己讲下去的冲动。

“千夏，你有办?了对不对？我就知道！”言启烁惊呼，每次千夏想到主意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太好了！这件事就交给千夏了！”言启烁抱住了千夏，宽厚的手掌在她后背上轻拍了两下，然后转过头问林兮蕊，“还要叫珞珞回来吗？”

“不要！”千夏脱口而出，“‘景瑞’的事我会摆平。千万不要叫邱珞回来。”双手紧

听说爱情回来过（6）

握成拳，她心里自嘲地笑了起来。

言千夏啊言千夏，这么歹毒的办法你也想得出！

可是周瑾瑜，谁让你那么有钱、有权、有势，只要借给我一点点光辉，言家就能撑过来。

除了算计你，还能算计谁？我别无选择。

Part 3 比试心计

十一月十九日，离赔偿俄罗斯合作方的八亿违约金的最后期限，还有十七天。

晚霞铺满长空，橙黄色的天光穿过卧房的两扇落地窗。

千夏坐在梳妆台前，确定自己的淡妆完美无瑕，又在颈间戴上了小细钻项链，搭配一身粉红色的CHANEL礼服。

粉红色，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穿的颜色。而现在这条连衣裙和粉白色格子外套正贴合地包裹着她白嫩的肌肤，棕色的长卷发散开，如海藻般蔓延至胸前。她还喷了点儿香水，又拿起梳妆台上的那枚钻石戒指，那枚她从门外的草丛里找回来的订婚戒指。停滞一秒后，千夏迅速将它戴在左手无名指上，拿着手提包和车钥匙出门。

今天是房地产界德高望重的徐家喜得千金的满月酒席，徐家不仅家底深厚，更热心公益事业，在上流交际圈里颇有人缘。

千夏独自驱车前往徐宅。

橙黄色的灯光下，徐家恢宏的大宅更显得气派非凡，从大宅正门到百米外的铁栏外围，排满了各式各样的香车。千夏停好了车，慢步走向徐家大宅。

在底楼接待宾客的徐家人见她来了，立刻走下台阶迎过来，丢下一群宾客怔在原地。

“千夏，你来了！”

“刚才瑾瑜说你身体不适，这会儿好些了吗？”

“真是，瑾瑜一定把你当宝贝供着，瞧你这皮肤，多水嫩。”

她这个“周家太太”果真有人缘。

千夏低下头，笑了笑，随着几位徐家人进了大厅。放眼望去，尽是名流淑媛，这会儿周瑾瑜身边已经围了好几位漂亮的富家千金了。

“瑾瑜，千夏来了！”不知是谁喊了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众所周知，周瑾瑜和言千夏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在正式场合一起出现了，今天言千夏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个意外。

周瑾瑜右手握着玻璃杯，深红的酒汁明显晃了一晃，他扫了一眼一身粉红的言千夏，然后走上前接过千夏的手，对徐家人笑道：“麻烦了。”

看来，他果真还没有公开他们已经解除婚约的消息。

他牵着她一起走向徐家的家长，一路上，两人微微扯动嘴角，轻声低谈。

“你来干什么？”他问。

“我不能来吗？”

“我说了，不要再见面了。”

“可是我想见你。”

她的手被他猛地握紧，力道大得仿佛要将她的骨头握碎一般。她抬眼看到他眸底跳跃着怒火，猝然一笑道：“开心点儿嘛，周瑾瑜，难道你不想见我？”

两人和徐家人寒暄了一阵，千夏还逗着小千金玩了会儿。周瑾瑜也一直笑着，可捏着她手的力道却丝毫未曾减轻。

自助晚宴终于开始，所有人都拿着香槟和餐盘，边说笑边用餐。趁着人群四散的机会，周瑾瑜避过众人的耳目，牵着言千夏走到白色窗帘后的阳台，隔绝了大厅的热闹和喧嚣。

“你今晚到底想干什么？”他甩开她的手，眸光深沉，充满敌意。

“呵呵……”千夏低下头笑了笑，双手背在身后。月光笼罩着她，她的脸此刻像是一朵月下的白莲，清新优雅，抬眸间，从容淡定，“周

瑾瑜，你娶我吧。”

他的眉间瞬时充斥了深深的厌恶，“言千夏，你以为我是谁？可以任你呼之即来、召之即去？你又以为你是谁？”

“瑾瑜，”她打断了他的话，“娶我吧。”她笑的样子，就像他们初见的那天，恬静美好。

“我已经放弃你了，”他顿了顿，“为什么你还要来招惹我？”

“是啊，为什么呢……”她目光低垂，“真的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吗？瑾瑜，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景瑞”要活不下去了，所以她也要活不下去了。她自嘲地笑，这也不算是欺骗他吧，心里这么想着，却满面忧伤。

周瑾瑜终究抵不住她的柔情，将她拥入怀里。

“这一次不会再离开了吗？”也许是晚风太猛的缘故，将他的声音吹得沙哑不清。很久了，千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温顺地倚在自己的怀中。她的发香飘至他的鼻尖，那香味一点点融化了他的理智。

千夏回抱住他，将脸颊埋进他的颈窝，“我真想明天就嫁给你。瑾瑜，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比你对我更好了。”

周瑾瑜，我和你结婚的婚讯是“景瑞”的免死金牌，对不起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结婚前银行能拨下贷款，我带给你的伤害将会减至最小。在约定时间内交了赔款，俄罗斯合作方也不敢拿言家如何。

瞧，你是那么光芒万丈……一个婚讯就能拯救整个言家。

既然你已经讨厌我了，那从此后就更加强烈地憎恨我、厌弃我吧。

晚风撩起她浓密的长发，没有人看到她耳垂上的那对鸽血红耳钉，妖冶得鲜红欲滴，像极了一场华丽至极的爱情谋杀……

听说爱情回来过（7）

她果然没有料错。两人的婚讯像是一道圣谕，银行不但同意贷款，甚至跳过了繁复的资产评估，还戏说道："这周家的资产哪估算得清啊！"

然而，她没有料到的是，十二月四日下午，两家银行同时拨给言家十亿资金，第二天一早，便是她和周瑾瑜的婚礼。

"千夏，你果然让'景瑞'渡过危机了！"言启烁和林兮蕊抱在一起，激动万分，又探出脑袋看向言千夏，"你要打电话给谁？"

"周瑾瑜。"她按下他的号码。

"你这会儿打电话给周瑾瑜干什么？"林兮蕊警觉地问道。

"取消婚约。"她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不管周瑾瑜如何骂她、吼她，或是讽刺她、挖苦她，那都不重要。只要赶在婚礼正式进行前取消，就能将对他的伤害减到最小。

"你疯了！"言启烁吼道，大步上前来想抢过电话，却被千夏躲过，他更是气恼，"这次'景瑞'能渡过危机，靠的还不是周家的势力？！银行好不容易给了贷款，你居然要取消和周瑾瑜的婚礼，难道嫁他还委屈你了吗？"

"即便我得罪了周瑾瑜，他也不会报复'景瑞'，你担心什么？做人不能太贪心的。如果你不贪心，就不会在这次的贸易上压上这么多珠宝，害得'景瑞'出事！同样，如果我太贪心，真的嫁给周瑾瑜，'景瑞'是顺风顺水了，可是周瑾瑜不会开心的——因为我不爱他！"

千夏的话让言启烁一下怔住了。

千夏趁机打电话给周瑾瑜，手机关机，又打到家里，秦叔说他今晚加班。她还是不死心，最后又打公司的电话，秘书回答说，今晚有个重要的董事会议，恐怕要开会到深夜。

如果拖到明天，难道……要在婚礼进行的时候中断仪式？真要如此，周瑾瑜会恨她一辈子吧。

千夏告诉秘书，董事会议一结束，不管多晚也要让周瑾瑜回电。她一直守着手机，等到凌晨一点还是杳无音讯，又打电话到周家，秦叔说他已经睡下了！

是上天故意捉弄她吗?

她在郁闷中恍惚入睡，第二天一早还是昏昏沉沉的，有人扶她梳洗，有人给她化妆，蒙眬间睁开眼睛——那么多人围着自己！

“等一下，我要先给周瑾瑜打个电话！”言千夏喊道。

“不行，新娘现在怎么可以和新郎打电话呢！哎呀，快来化妆啦，漂漂亮亮地早点儿见到他不是一样嘛！”一群人围过来，她被强压到梳妆台前，心里已经绝望了。

再次见到周瑾瑜的时候，已经是在庄严的大教堂了。周言两家的众多亲戚都来了，周老夫人因为远在法国，身体又不适，所以不在场。所有人都正装出席，向两人投以祝福的目光。

父亲携着她的手，缓缓走向红地毯的另一端，周瑾瑜长身而立，白色的西装衬得他更加俊美优雅，风度翩翩。他微笑着从言父手中接过了千夏的手，转身面对神父。

巨大的圣母玛丽亚神像庄严地立在神父的身后，他目光平和地开始宣读誓词，末了，问向在场所有人：“在婚约即将缔成前，若有任何阻碍他们结合的事实，请马上提出，或永远保持缄默。”

教堂内鸦雀无声，千夏的心像是沉到了海底。

“那么，周瑾瑜先生，”神父慈祥地看向他，“你是否愿意娶言千夏小姐为合法妻子，从此照顾她，爱护她，无论贫穷或者富有，疾病或者健康，相爱相敬，不离不弃，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

周瑾瑜扬起嘴角淡笑，然后突然松开言千夏的手，朗声答道：“我不愿意！”

教堂内立时爆发出巨大的议论声：他说不愿意！他竟然说不愿意！

千夏震惊地看向周瑾瑜，直直地盯着那双高深莫测的琥珀色眸子，不敢置信。他却笑了，笑容一如同蜂蜜般芳香撩人，“言千夏，你记住了，这是给你的教训。”

她突然明白了。

以周瑾瑜的势力，就算言家将消息封锁得再彻底，他也有办法知道“景瑞”出事了，所以，她说要嫁给他的别有用心，他一定早就知道。

“不要以为我是你可以任意支配的棋子！”说完，他不屑一顾地转身离开。

她在原地僵立片刻，也跟着笑了。

他让言家颜面扫地，却在前一晚促成了银行的拨款。周瑾瑜，你真是个既心狠又心软的男人啊！

千夏笑着望向周瑾瑜的背影，目光却擦过白色西装的衣袖，看见一个穿着黑色皮革大衣的修长身影，背着光慵懒地靠在教堂的大门上。那男子右膝微曲，右脚交叉在左脚前，双手插在裤袋里。风吹拂着他的黑色发丝，细长的银色领带也跟着翩翩飞舞。

此刻，她依稀看到他微微弯起的嘴角，依稀看到他眸间翠绿色的璀璨光华。

他终究还是回来了。

游戏正式开始。

机关算尽也枉然（1）

Chapter 2 机关算尽也枉然

原来她嚣张的外表不过是为了掩藏内心的自卑，无尽的金钱终究填不满心里的空虚……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伤疤，只是不轻易显露于人前罢了。

Part 1 与我何干

言家这次算是跌了个大跟头，颜面扫地。不过当天到场的只有周言两家的亲眷，并无旁人，而且毕竟银行的拨款已经到位，言启烁即便心有不甘，回到家后也没有指责千夏，更没有谩骂周家的无礼。

言家的宅子重新有了生气，用人、厨子、司机、管家都回来了。灯光充斥着大宅的每个角落，一切都恢复如常。

言启烁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翻着报纸，查看媒体有没有刊登今天婚变的新闻。事实上，周瑾瑜早封锁了消息，只有上流交际圈里可能散布些小道消息罢了。报纸上头版头条登出的，是“李御城”在国外大热的“七心七剑”系列钻石登陆中国市场引起人们疯狂追捧的消息。他冷哼了一声，将报纸丢到一旁。

王管家通知晚餐已备好。

千夏从二楼走下台阶，一身白色的居家便服，素面朝天，看上去就像个大学生。

她今天累极了，从教堂回家，卸妆沐浴后睡了整整一个下午。

“老爷……珞少爷回来了！”王管家的惊呼声引来言宅一片骚动！

“珞珞回来了？真的？”言启烁前一刻还死板着的脸，立刻被一阵狂喜替代。

瞧啊，邱珞才刚进屋，家里人就已经激动成这样了。千夏嘴角跃上一抹冷笑，她侧过脸，对一旁的女用人道：“把晚餐送到我房间里来吧。”说完，转身走上二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千夏用完餐后，一直躺在床上看珠宝书，直到夜幕深沉，视线变得模糊不清。她把书放回床头，关了台灯，缩进被子里侧身入睡。不知怎的，脑子里恍恍惚惚有许多人影在晃动，许多画面在交叉，意识反倒越来越清醒……

轻轻的推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千夏睁开眼，看到面前雪白的墙壁上投射了昏黄的灯光，修长的影子也跟着映上来。

她又闭上了眼，眼不见为净。

轻浅的脚步声随之而来，她感觉到他已经来到自己的床边，闻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红酒和香水混合的味道。那香气越来越浓重，呼吸越来越靠近……

“我知道你在装睡。”

千夏不理会，继续装睡。

“既然装，就要装得像一点儿啊。”他似乎笑得很开心，她鼻尖的香气越来越浓烈馥郁，直到温柔的触感抵达自己的唇瓣……千夏的胸口有莫名的情愫破茧而出，冲向四肢，手指紧紧揪住床单，纠结，再纠结……

一直隐藏在心底的画面在脑中越来越明晰——

她练习钢琴时，他在一旁拉小提琴伴奏；

她拿奖的时候，他抱着她不停地旋转；

她生日的时候，他陪她放了满天的烟花……

该死的！这些事情早该扔到回忆的罅隙中，永不见天日，为什么又想起来？言千夏不再伪装，起身推开他。他却仿佛早料到了，捉住了她的手，加深了这个吻的力度，唇齿缠绕，仿佛在品尝世间最美味的汁液……

当她准备狠狠地咬他舌头的时候，邱珞倏地抽身，坐在她床边，好整以暇地欣赏她慌张的表情。

“出去。”她撑起身体，靠在床头，右手指向房门。

“我们三年没见了，你不想叙叙旧吗？”翠绿色的眼，满目风华，俊秀的容颜混淆了西方和东方的极致魅惑，谁却能想到这俊美的皮囊下包裹着多么邪恶的灵魂！

“一点儿都不想。请你现在就出去！”情绪一点点趋于平缓，她的眼神已冷若冰霜。

“好吧，明天见。千夏晚安。”邱珞款款一笑，修长的身影站起，转眼间离开了她的卧房。

千夏深呼吸了一口气，觉得刚才好像是一场噩梦。

眸光流转，她看到床柜上立着一只漂亮的玻璃瓶，瓶口系着礼带。千夏拿起那瓶香水，对着空中连喷了数下，香雾飘散，鼻腔间被那暧昧妖娆的香气盈满。

她冷笑，将香水瓶咣的一声扔出了老远。

三年不见，他倒是一点儿改变都没有，就连讨她欢心的手段都跟当年如出一辙。

“只是邱珞……”清冷的夜，她沉声而笑，“停留在过去的你，怎么跟现在的我斗？我才不会……再被你涮一次！”

次日清早，千夏吃完早餐，拿起车钥匙和公文包，刚准备出门，身后传来邱珞的声音：“等等。”

她当没听到，继续往正门走，言启烁跟着对她的背影喊道：“千夏，你等一下。”

“怎么了？”她转身，问向两人。

“珞珞刚回来，车还没有准备好，你们都要去‘景瑞’总部，就一起走吧。”言启烁和蔼地笑，像极了一位慈父。

他怎么可能没有车？！千夏把这话卡在喉间，明知说出来也无益。

“可以。不过……”她淡笑着看向邱珞，“请你三天内准备好自己的车。”

一路上她的车速始终飞快，直到遇到红灯停下车。

他倒是难得没有主动搭话。

等红灯的时候，千夏看向反光镜，正好对上一双似笑非笑的翠绿色眸子，黑发荡在眸间，珠玉般叵测的光华随眼眸闪动。

嘀——后面的车子按响了喇叭，她收回目光，将车速飙到更高，“邱珞……”她正要开口说话，却马上被他打断：“你以前不是这么叫我的。”那声音明显带着笑意。

她不理他，接着自己的话道：“三天内准备好你的车，不然我会中途把你踢下车。”

他仍只是笑笑，也不答话。

到了“景瑞”总部，她立刻和他分道扬镳，直接去了总鉴定师办公室。

桌上是一批南非的钻石经过打磨后的抽样。

这一整天，她都在办公室里，用十倍放大镜和滤色镜反复比对这批钻石，其间喝了些水，啃了几片面包，总算赶在下班前鉴定完毕。

这些样品中，有三枚钻石腰部过厚，恐怕切工和出火情况都不佳。她打算第二天退给技术部返工，再抽取同类产品抽样检查。

她当然不打算去市场部接邱珞一起回家，可当她走出总鉴定师办公室时却傻眼了——整个鉴定部的人消失了一半。再往外看去，一群女人包围着一个男人。多么熟悉的一幕，那男人除了邱珞还能是谁！

鉴定部的未婚女子恐怕都出动了。没办法，这里大多是一个老师傅带着几个徒弟，又大多是女徒弟。设计部男职员比较多，却隔着一个楼层，很不方便交流。

机关算尽也枉然（2）

千夏一步步走近他们，发现邱珞并没有热心搭讪，而是慵懒地靠在墙上，他永远都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可那群女职员都迫不及待地换了工作服，散下长发，各色香水的味道在空气里混着，很是诡异。

这些傻女人，以为这样就能入邱珞的眼？以为穿上漂亮的衣服，戴上昂贵的首饰，抹了熏人的香水，邱珞就会为之心动？

傻女人，就像她当初一样傻。

“千夏。”他终究还是发现了她，那双翠绿色眸子笑了起来，“我们一起回家。”邱珞轻轻推开周围的人，走到她面前，握起她的手一起离开了鉴定部。而她，不想给外人言家兄妹内讧的印象，所以任他牵着自己的手。

背后有那么多双眼睛，充满艳羡地瞪着他们离开。

那些目光，就如大学时邱珞去接她放学，她开心地拽着他的手臂，整条路上的同学都用无比羡慕的眼神看着他们，使得她的骄傲急剧膨胀。这个令人过目难忘的男人，是她言千夏的哥哥——虽然他是个有着美丽皮囊的魔鬼。

回到言宅，一家人用餐后，言启烁让两人去书房里商谈公事。

“丰泽”、“东翔”两家近期推出的珠宝系列市场反响不错，又听闻“李御城”要加深对中国市场的开发力度。银行十个亿的贷款可不是无偿资助，此时的“景瑞”真是内忧外患重重包围。

“我的想法是对南非进来的那批钻石进行深加工，要求设计部，以情人对戒为主题，迎合两个月后的情人节。”千夏说出自己的想法，时间、效率、市场正好契合。

“可以试一试。”言启烁沉吟着，对邱珞道，“珞珞，你从国外回来，市场操作能力比较强，就和千夏一起负责这个项目吧。”

“好，我一定努力配合。”邱珞微笑，在言启烁和林兮蕊面前，他就像个天真的乖宝宝。

两人退出了书房，留下言启烁一人在房内抽着雪茄。

“千夏，合作愉快。”邱珞对她眯起眼微笑。

她却冷冷道：“你的市场操作能力很强吗？三年来，‘景瑞’在国外只有小规模的发展。如果你真如爸爸说的那么有能力，为什么‘景瑞’不能在海外闯出一片天？”

“你这话真伤我啊。好吧，那我就跟千夏多多学习。”他不正经地笑，双手插入裤袋中，走向自己的卧房。

她望着他的背影，微微蹙起眉。

邱珞，他似乎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珠宝、美女一样都不缺。那他到底在意什么？又在追求什么？

不知不觉间，到了十二月底。除了在年数上加一，千夏并未感觉到任何新年的气息。

电话铃声突然打断了她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手中的镊子和放大镜咣的一声掉落在办公桌上。

她缓了口气，接起电话道：“您好，我是言千夏。”

“言小姐……”是秦叔的声音，她心头一惊。周瑾瑜在婚礼上转身离去的身影在脑中回放，那样倨傲，又是那样俊伟……此后再未见面。

“秦叔，有什么事吗？”

“老夫人十天前去世了……”十天前？两个月前老人看上去还是那么有精神……千夏不觉喉间哽咽，心里沉甸甸的。

“言小姐能不能来一趟，为老夫人扫墓？”

“我很想去……可是我现在不方便出现跟周家人碰面。”其实是不想出现在他面前……

“宗亲的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希望言小姐能来为老夫人献一束花……这也是少爷的意思。”秦叔的话让千夏顿时心绪停滞——大概是因为他深爱自己母亲的关系吧。

“好，我马上去订票。两天内一定会到。”

挂了电话，偌大的办公室内归于一片沉寂。窗外呼啸的北风如同悲情的鸣奏曲。这个冬天，终究是荒芜了。

第二天下午一点，千夏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跟父亲说要出门几天，便快步走向大门，去赶两点三十的航班。

正巧邱珞从外面回来，看到她背着旅行包迎面走来，挡在她面前问："你要去哪里？"

她抬眸，对他笑，"好像不关你的事。"说完用包顶开他，头也不回地一路赶往机场。

下飞机的时候，蓝色的天空忧伤而迷蒙，阳光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千夏手捧着一大束麝香百合，只身前往郊区周家别宅。那是老人生前最喜爱的花。

不知不觉间，暮色笼罩了整个宅院。两块花圃光秃秃地裸露着，没有任何花叶装饰，秦叔正在小径的另一头恭敬地等着她。

他领她来到墓地前，在黑色大理石铸就的碑前，送上虔诚的问候。

麝香百合被轻轻安放在墓碑前，秦叔无声地走开了。她站在老人的墓前，觉得一股悲凉的气息在周遭蔓延。巨大的悲伤刺痛她的双眼，不可自抑地流下了眼泪。

耳边依稀回响起老人慈爱的话语——瑾瑜对你好吗？如果他欺负你，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们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呢……

等不到了，老人连新的一年也没有跨过来。

良久，太阳沉沉而下，?地平线淹没，似一个轮回的完结。

机关算尽也枉然（3）

千夏擦掉脸上的泪痕，转过身，泪眼婆娑中，看到伫立于十米之外的周瑾瑜——白色的皮毛大衣，俊朗的身形，却无法掩盖眉宇间的神伤。

两人对视一瞬后，都别开了眼，但是千夏别无他路，只能走向他。

她在他面前停下，闷声道："我来看伯母，希望她安息。你也别太难过。"

他轻轻地应了声，她继续道："那我走了，不打扰了。"

她从他面前经过，他一动不动。待她快要走远，才听他在身后喊了声："千夏！"

她转过身，"有事吗？"

他的侧脸对着她，北风吹过来，他的话语被风吹得有些零散，似乎是说："留宿一晚吧，夜路不方便。"

她笑了笑，胡乱找了个借口道："我已经订了晚上的飞机票。"

然而这一次，她清楚地听到了他的挽留："我想让你留下。"

她言千夏怎么会因为他的一句挽留就心软？怎么会因为他一时的神伤而心疼？如果会，她当初就不会和他解除婚约，虽然，她一直在用恭顺的外表掩饰内心的反叛。

可是，她说不出拒绝的话，无法对他说不，因为此时此刻，是在老人的墓碑前。

灰暗的天空下，墓地上瑟瑟的风擦过脖颈，言千夏顺从道："那给你添麻烦了。"

她想，周瑾瑜真是个君子，就算她算计过他，就算她曾经放弃过他们的婚姻，他还是很有绅士风度地让自己留宿一晚，只因为当晚会下一场大雪。

沐浴后，千夏钻进被窝里，窗外已经飘起雪花，连绵细碎地飘散在昏暗的天地间。不知不觉间她沉沉睡去，脑中却回放着往日细碎的片段——

初见时周瑾瑜疏离而冷漠，第二次见面，他对她仍是毫无印象。

待她打听清楚他的喜好，便努力成为一个温婉贤淑的女子，言谈间令他对自己刮目相看。之后便是用心讨好周老太太，为她削梨，陪她聊天，带她去散心……

她是那么努力，想让自己喜欢上周瑾瑜，陶醉在为他泡咖啡、做饭、熨西装的时光里。她也真心喜欢上了周老夫人。直到订婚当晚，她双臂紧紧抱着自己，蜷缩着蹲在地上，逃离他温柔的指尖……

原来一切都是奢望，想再爱上一个人，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即使这个人再优秀、再出色、再完美……

大雪下了一整宿，当她疲惫地从梦中转醒，淡淡的阳光正跃上窗台。千夏潦草梳洗后，背上旅行包，打算和管家打声招呼便离开。管家却请她前往花园用早餐，周瑾瑜已经在那里等她。

花园里，白皑皑的积雪铺在青草地上，他正坐在餐桌前喝着热腾腾的牛奶。桌上是西式早餐和另一杯牛奶，那是为她准备的。

千夏坐在他对面，开始喝牛奶。两人并没有交谈，甚至没有对视。她喝完牛奶，刚准备告别，管家突然来通报道："千夏小姐，您的哥哥现在在大厅里，说来接您回家。"

"请他到这里来。"周瑾瑜平缓清冷的声音响起。

这一切都令她措手不及。

不久后，那熟悉的身影来到她的视野内，站在十米外，对周瑾瑜微笑道："谢谢周兄对舍妹的关照，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将视线转向她，伸手道，"走吧，爸妈都等你回家过年呢，哥哥来接你回去。"那翠绿色的眸底深藏着的，竟是赤裸裸的威胁。

跑车飞驰，高速两旁大片大片的树木向后倒去。

"怎么，想和周瑾瑜旧情复燃了？"他冷笑道。

她坐在副驾驶座上，心里暗自发笑。

“你原本准备在这里待多久？”他继续问。

这次她轻笑着回答道：“你是以什么身份来问我？我哥哥？不好意思，爸爸非常支持我和周瑾瑜在一起；我朋友？可是你的语气更像仇敌，又或者……”

最后一种假设，两人心里都清清楚楚，却心照不宣。

千夏没有精力去猜测他的质问代表什么，想他邱珞日变千面，她怎知这不是他策划的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跑车一路匀速开往机场。在最后一个必经的路口，有辆白色保时捷跑车停在路边，车道单独为它划开一块区域，使得原本拥挤的交通更加堵塞。

千夏以为那辆车抛锚了，在等吊车，结果，周瑾瑜竟从车里走下来，倚在车门，淡定地看向自己。

刚才邱珞带她走的时候，周瑾瑜一句话都没有说，冷眼旁观，为什么现在特地在这里等他们？

邱珞将车停下，两人下车走向周瑾瑜。千夏问道：“有事吗？”

周瑾瑜对她笑了笑——像是破入冰天雪地的阳光，那么虚幻，那么不真实。

“言千夏，我现在想通了，与其纠结在过去的纷争里，不如从此刻重新开始，我要重新追求你！”

言千夏微怔，没有想到周瑾瑜会这么快改变态度。难道是因为邱珞的突然出现——就算他只是冒着兄长的身份？想到这里，她看向邱珞，不料正碰上那一对翠绿色的眸子如同碧水涟漪的湖泊，波澜不惊，似笑非笑，却又冰寒刺骨。

“呵……”她冷笑，当周瑾瑜又一次喜欢上自己，她却已经决定放弃平凡的家庭主妇的生活，“你追求我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言千夏永远亏欠周瑾瑜，而这种亏欠却不能用爱去偿还。她终于撕裂了温顺的外衣，露出锋芒的利刺。

黄色蝙蝠跑车扬长而去，反光镜中的周瑾瑜长身而立，目光深邃，像一根刺深深扎入她的心底。

或许这个世界是有因果轮回的。当年邱珞辜负言千夏，现在言千夏辜负周瑾瑜，三个人终究都不得善终。

Part 2 拍卖盛会

当邱珞和言千夏来到言宅的玄关处，一股暖气迎面扑来，明亮的、到处悬挂着中国结的屋子和身后昏暗的天色形成鲜明对比。

“你们俩总算回来了！”林兮蕊欢喜地走上来迎接，“快到餐厅来，启烁等你们很久了！今天是除夕啊！”

邱珞将两人的行李交给女用人后，来到林兮蕊面前，母子二人有说有笑地一同向餐厅走去。千夏静静地跟上去。

除夕之夜，桌上摆满了菜肴，色彩缤纷，香气逼人。她突然觉得有些好笑，邱珞不在家的三年里，家里的除夕夜可从来不是这么大张旗鼓的。

年夜饭将尽时，言启烁嘱咐道：“我先回书房。千夏、珞珞，等下你们一起来我书房一趟。”两人应声后，他便离开了餐厅。

“千夏，”邱珞眯起眼对她笑道，“除夕要放烟花啊，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去吧！”

她没有理睬她，放下筷子准备直接去书房。

看着她的背影，他挑衅道：“和我一起放烟花都不敢了吗？”

她停下脚步，转向门口走去，“十分钟，放完烟花赶紧去书房。”

两人来到室外。千夏坐到一旁的台阶上，双手插入大衣口袋，仰起脸对他说：“你去放烟花吧。我看着就行。动作快点儿！”

他在她面前的空地上，一次又一次点燃烟花的引线，而她，却麻木地看着那些花火被喷射到高空，撕裂，旋转，绽放，直至化为尘土。

“千夏！”邱珞对她喊道。黑夜将他的身形勾勒成颀长瘦削的剪影，他身上的香气，混合着红酒和烟蒂的味道，若隐若现地勾引着她

的嗅觉。

“看好下一个烟火哦！”他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笑着，然后蹲下身，同时点起围成圆形的十捆烟火的引线，点完火后像孩子一样跑过去，坐在她旁边。

机关算尽也枉然（4）

霎时，十束火花急速蹿上天空，在漆黑的夜空中同时炸开，红、黄、蓝、绿，大团大团地绽放，如流星雨落下而成的瀑布，长长地划过天空，又如繁华绽放，开得绚烂，开到荼，直至最后湮灭。世界复又暗无天光，恢复绵长的静谧。

千夏不由得想起她十八岁的那个除夕。她特地穿了新衣服，吹了头发，喷了淡雅的香水，挎着邱珞的胳膊来到院子里放烟火。当十束火花突然蹿上天空大片大片绽开的时候，点亮了流光溢彩的夜空，也点亮了她的眼睛。就在她沉迷于这变幻莫测的火花时，身旁熟悉的香气侵入她的鼻腔，他就这样吻上她的唇。头顶绮丽的火花绽放，用极短的生命照亮这最绚烂的一瞬。

那一刻，邱珞将她拥入怀里，“言千夏，我喜欢你。”

大风吹过来，她却感到异常温暖，心脏频率过快地跳动着，每次跳动都带出喜悦的情愫，激动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数年后的这一晚，同样的绚烂花火下，她却嘲笑着情窦初开的自己是如此天真，竟然会相信邱珞的告白，他明明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魔鬼。

此刻，他翠绿色的眸子倒映着绚烂的花火，一如当年，“怎么样？漂亮吧？”

“很漂亮，不过我们没时间欣赏了。去爸爸的书房吧，他在等我们。”她起身丢下他，转身走回去。

“言千夏！”他在她身后大声喊道，似有怒气。

她没有转身，大风刮过，旋起地上薄薄的积雪。

“我不是回来了吗？”

她微微掀起嘴角，如雪花冰寒，“邱珞，你以为我还会再给你一次伤害我的机会吗？”

就算她这辈子已经无法爱上别人，也绝不想再品尝敞开心扉、满怀希望后又彻底幻灭的滋味。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他这样的魔鬼呢？张扬的、内敛的、慵懒的、凛冽的、爽朗的、深沉的脸——日变千面。他不会有眼泪，偶尔的不甘已经是他不良情绪的最坏程度，比如现在看着言千夏的表情。

千夏和邱珞前后脚地进入书房。言启烁坐在红木办公桌后，见到两个孩子进来，立即将手里的雪茄在烟灰缸里捻灭。

三人坐正后，开始商谈关于这次情人节的主题。情人节钻戒预计二月十日发行，今天已经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行推广的支出完全高过预估的金额，现在最棘手的问题便是资金紧缺。

“还要暗中甩手几批珠宝吗？”上次筹款时，言家暗中甩了几批珠宝，东拼西凑，最后才筹了一个亿。

“这次再甩，恐怕真的会引起注意了。”言启烁低沉道。

确实如此，但是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好法子。言家已经失去三分之二最珍贵的珠宝，剩下的那些又无法大规模拍卖，还能如何筹集一个新项目的周转金额？

三人都陷入苦思中，书房内许久沉寂无声。

这时管家敲门而入，递上二月一日“周裕生珠宝拍卖会”的请帖。

既然暗中不方便，那明着来呢？

三人默契地交换了下眼神，然后都会心一笑。

周裕生，一个大慈善家，这次的拍卖会注明所得三分之一将用于慈善事业。他不研究珠宝，也不经常出面，不过他是周氏家族的旁支，论起辈分，周瑾瑜还要喊他一声伯伯。

既然周裕生突然出面，恐怕，周瑾瑜也已经回来了……

二月一日，千夏和邱珞各自穿了正式而典雅的CHANEL和ARMANI黑白色套装，当晚六点准时来到巴黎春天大酒店的三楼正厅。

两人在门口签到，拿了三十四件待拍卖物品资料，抓了十七号竞价牌。

入场后，两人选了前排左边角落的座位。可容纳八十人的会场逐渐被黑色和白色覆盖——所有人都穿着隆重的正装。

“丰泽”的当家是年过四十的女强人程黎萱，她的三个女儿全部嫁入政界高层，唯一的一个儿子在国外念大学。她经商手腕一流，又有靠山，“丰泽”想不红火都难。

“东翔”的法人是迪亚汽车的总裁赵恒之，三十四岁，刚过而立之年，眼睛狭长细小，沉思的表情像极了狡猾的狐狸。STK传媒和迪亚之所以联手，靠的还是联姻的力量——STK总裁的独女，就快要嫁入赵家了。

近几年大战国内市场的“李御城”，由李御城本人创办发展，神秘扩张，迅速壮大，十年不到，这个品牌已风靡世界。或许更夺人眼球的是年过六十的男人和二十七岁娇美情妇之间的艳事……

就在这时，在清一色的黑白会场内，一抹鲜艳的色彩轻易地吸引了众人目光。白色的狐皮大衣，火红的PRADA连衣裙，配一双Jimmy Choo的大腿长靴，白嫩的右臂上挂着小巧的香包，手里拿着十号竞价牌。二十七岁的陈佳芸是个天生的尤物，她娉婷漫步，走入前排中部座位款款坐下，左手慵懒地捋了一把黑色的长卷发。

情妇不就是如此吗？她可以无视周遭所有人的目光，活在私欲泛滥的世界里。对这样的女人，千夏终究是看不起的。而陈佳芸不单单是个附属物，还是李御城的秘书，经常代替他出席各种场合，不得不说，她也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

机关算尽也枉然（5）

主持人来到主席台，对着麦克风宣布竞拍开始，然后介绍本次拍卖会概况，最后开始正式的竞拍。

一件又一件的贵重物品被小车推到展台前，接受高光灯和底下众多眼睛的注视。号牌一次又一次被举起，邱珞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随口一句“我烟瘾来了”，便径自离开了会场。

这是他们三天来第一次私底下的交谈，他甚至都没有给她回应的机会。

千夏淡笑，继续专心看拍卖的情况，接下来被推上台前的是把精巧的扇子。

“四十年前，英国雷顿公爵耗时十年收集八颗上乘的‘十二射星光’蓝宝石。其中六射为白，六射为蓝。以中心为定点，白色星线与蓝色星线夹角呈三十度射出。又以雀翎为原材料，请了十四位巧匠耗时三年制成此扇，仅巴掌大小。黑色的扇子打开后，你会发现八颗蓝宝石镶嵌在八枝扇棱上，星光和雀翎妖冶的光华共现。此扇十五年前被雷顿公爵后人以三十七万英镑的高价售出。”详细的介绍词和打开的雀翎扇引得所有人睁大眼睛，今晚的第一轮拍卖高潮如期而来。

“五百万。”

“五百八十万。”

“六百三十万。”

“七百万。”

“八百三十万。”

“九百万……”

“一千万！”陈佳芸微微抬了下十号牌，慵懒的声音随之响起。

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

主持人敲了下木槌，喊道：“一千万第一次。”

“一千三百万！”一个高亢的男生吼道，举起了手中的号牌。

木槌又敲了下，“一千三百万第一次。”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陈佳芸再次举起号牌，以一种极度不耐烦的口吻道：“三千万。”

场内所有人都惊讶于李御城的财大气粗。主持人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马上敲木槌，“三千万。一次、两次、三次，成交！”

言千夏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悄声离开会场，去了洗手间。整好了头发和妆容后，走回会场的路上，她听到了一阵娇笑声，目光瞥往另一角，果然看到了熟悉的一幕：邱珞倚在墙上，懒懒散散，嘴角带着若有似无的笑。领带已经被扯下，纽扣也开了两粒，手里握着红酒杯，更熟悉的是——身边围着一群莺莺燕燕。

难怪离开会场半天都不回来，原来在这里玩这老套的游戏。

邱珞的眼神对上了言千夏的注视，粲然一笑，碧绿色的眸子柔波荡漾，极是温柔缱绻，而在她看来却是赤裸裸的挑衅。

千夏扭头就走，身后传来连连娇嗔声——

“珞珞，你从来都没有对我们这样笑过！”

“珞珞，她是谁啊？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吗？”

“讨厌，珞珞偏心！”

原来，他偶尔的一笑，在她们看来已是莫大的殊荣。她永远不会再珍视那面具式的微笑。

千夏回到会场，拍卖会已近尾声，她身边的座位虚空着，提醒着她那个魔鬼般的男人此刻正逍遥快活。

最后一件展品终于推出，她的手心沁出了一层凉凉的汗。

那是一枚巨大的祖母绿，大多数人活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大的翠绿色宝石，灼灼闪耀着，迷花了人眼，好似强烈的磁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当年莫卧儿王朝的‘孔雀宝座’上镶嵌的一枚优质祖母绿，重达三十四克拉。之后辗转落入俄罗斯沙皇手中，被制成精美的胸针。

翠绿色的宝石宛如翠绿色的眼睛，象征无上的高贵和荣耀。一九七六年，‘景瑞’以三百八十万美金的高价在奥地利购得，保藏至今。”

若不是今日这个绝佳的机会，“景瑞”很难脱手如此招摇显眼的宝物。世人皆知当今世上的极品祖母绿石在“景瑞”的手里，是言家最值钱的家当，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转让的宝贝。然而，距和周瑾瑜约定的公开婚变的时间还有一个月，今天又是周家做东的慈善晚宴，任谁都会以为这是言家在捧周家的场，绝不会怀疑到言家的资金问题。

八百万，一千万，一千三百万，一千七百万，两千万，三千万……一波波的叫价声此起彼伏。

“五千万！”又是那个抢扇子的男人高声喊道。

五千三百万，五千五百万，五千八百万，六千一百万……一个个数字被不断刷新，千夏手心的汗越出越密，她能感受到心脏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呼吸急促而压抑。

“八千万！”有人举牌高喊。

主持人立即敲下木槌，仿佛受到会场气氛感染，朗声道：“八千万一次！”

悦耳的手机铃声突兀地打破紧张的氛围。所有人的手机在入场时都被要求调成震动，如此肆意妄为的人恐怕只有陈佳芸了。她伸手按了接通键，手机对着左耳，握着机身的鲜红指甲妖艳勾魂。

“喂……”那是女人只有对男人说话时才用的微微发嗲的语气。

“八千万两次！”主持人又狠狠地敲了下木槌，环视了一圈会场，似乎没有人要举牌，刚要第三次挥下木槌……

“等一下。”陈佳?的声音软软的，细细的，却依旧盛气凌人。她挂了电话，仍是斜靠在沙发椅上，微微抬了下号牌，“一亿。”

会场内再次爆发出快要掀破屋顶的议论声——这个女人真是一掷千金！

“一亿五百万！”还是那个男人，看来是较上劲儿了。

机关算尽也枉然（6）

“李御城……”这样的公司能扩张到如此地步，也算是传奇了……

此时千夏更明显地感到，林兮蕊比言启烁更像是“景瑞”的掌舵人。她理智冷静，清晰地审视事态，处理问题毫不拖泥带水。只是当初她怎么也糊涂了，同意和俄罗斯签下如此危险的巨额合同呢？或许，真的是天意。

四人看似都在努力为“景瑞”寻找绝地反击的机会。

第二天言千夏便亲自上门拜访了李家在市中心的豪宅。她打算以义务养护宝石为由，将赝品收回，待邱珞找到真品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包。

偌大的别墅区内，满是富豪们的豪宅。最昂贵的地段，却几乎杳无人烟，只有那些挥金如土的人才偶尔驻足。

千夏按了门铃后，门口的十寸液晶屏亮起，现出女用人的脸，声音通过无线话筒输出：“您好，请问你找谁？有预约吗？”

千夏微笑道：“我找陈佳芸小姐，今天早上和她通过电话。”

不一会儿，铁门自动打开，用人领她走入正厅。房间内暖气十足，她只看到清一色的女用人，而且个个美貌如花，身材颀长。当然，她们和这里的女主人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陈佳芸斜倚在长沙发的狐皮毛毯上，穿着黑色的真丝V领睡裙，黑色的长发披散而下，脸上没有化妆，但无损周身散发的妖冶气息。她并未起身，嘴里仍一口一口抽着烟，烟灰缸里已经满是烟蒂。

空气十分浑浊，混杂了呛人的烟味和浓烈的香水味。

“坐。”陈佳芸边说边坐正了些，左腿覆于右腿上，睡衣只掩到大腿中部，露出一双白皙修长的美腿。

千夏坐下，打量了一眼四周，道：“这房子装修得真有味道。”

“还行吧。”陈佳芸继续抽烟，一副清冷孤傲的模样。

“不知李先生对那块祖母绿还满意吗？”千夏笑得很自然，其实是在试探。

“他月底才回来。”

这对言千夏而言，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月底前，只要邱珞找回了真品，这件事就不难解决。千夏尽量压抑心中的喜悦，接着跟她聊：“那你一定很想念李先生吧？”

“不想。”对方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她的揣测。

“啊？”千夏愣了，就算不想，也至少该在她这个外人面前表现得非常想念吧？

“有什么好想的？我只是情妇，又不是妻子。”陈佳芸神色自若，仿佛在阐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人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是吗？”

“呵呵。”千夏干笑了两声，不置可否。

陈佳芸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人，而她现在必须和陈佳芸搞好关系，尽早将赝品拿到手里。既然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她决定暂时不行动，以免打草惊蛇。就在千夏盘算着怎么和陈佳芸拉近关系的时候，陈佳芸提议道：“难得今天有人陪我，我们出去兜一圈吧！老闷在这房子里，皱纹都要长出来了！我上楼换件衣服，你在这里等我。”她没给千夏反对的机会，捻灭了烟径自离开正厅。千夏也乐得有一个拉拢的机会，当然也不会反对。

客厅墙上，古老的吊钟显示为下午一点二十分，今天还有的是时间。

陈佳芸穿得花枝招展地下了楼，脸上化了精致的妆，紫色的眼影衬托着她的风情。穿着素色衣服的千夏，在她旁边就像个跟班的。

两人离开了别墅，千夏终于又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别墅周围淡雅的花香和芳草气息扑面而来，又似乎夹杂着另一种特殊的香气……

“佳芸，你的香水很特别呢。”对于高傲的女人，恭维她是最好的办法。

陈佳芸嫣然一笑道：“这可是特制的香水哦！可以刺激周遭男性的荷尔蒙分泌。如果你有喜欢的人，我可以送你那么一小瓶。”她从包里掏出一瓶十毫升的琥珀色瓶子。

千夏微微摇头，朗笑道：“恐怕我是用不到了。”话语间似有淡淡的悲凉，却依旧笑得如春风明媚。

“没事，我先送你，总有机会用到的。”

两个女人在一起，无非是扯东唠西、逛街购物。

机关算尽也枉然（7）

言千夏本不是一个购物欲强的女人，逛了一个下午，兜了两条商业街，就买了一件新款CHANEL短裙和HERMES丝巾。陈佳芸却从外套买到内衣，从帽子买到凉鞋，全都是今夏新款，刷卡刷到手软，最后又买了两条Paul Smith领带，想是给李御城准备的。

吃晚餐时，陈佳芸一个劲儿给千夏灌酒。两人都喝了不少，面色潮红。酒足饭饱后，陈佳芸令司机开车往江边去，说是去吹吹晚风，散散酒气。

两人在江边席地而坐，一人手里拿了一个啤酒瓶。

晚风微拂，星光辽阔，江面上碧波粼粼。两人边喝酒边聊天。

“千夏，你小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陈佳芸笑问道，两人醉醺醺地靠在一起。

千夏回忆着，“我妈早逝，记忆里只有父亲。十岁的时候来了个继母，还带着个哥哥。其实小时候的记忆，还是挺幸福的，呵呵……”

“小时候，你有没有被强迫学跳舞、学钢琴、学插花呢？”

“钢琴是必须的，其他的都没有。我爸从小就培养我鉴别珠宝。你呢？”

“我小时候啊……”陈佳芸打了个酒嗝，继续道，“我从小一心想着要嫁给有钱人。”

“哈哈……”千夏笑了起来，觉得她说得很真实，这是不少女孩子都会有的念头。

“但是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故事压根儿就是骗人的！”陈佳芸暴躁地将酒瓶扔出，咣当一声，洒了一地的酒液，“就算再努力念书，也没有白马王子娶我……”

“因为你要求太高了。”

“不。如今这个世界，出身已经注定一切了。你是什么出身，就和某个圈子的人在一起。平民百姓想嫁入豪门？那是妄想！你看看我，

挖空了心思，也不过是李御城的情妇，而你，却可以顺理成章地嫁入周家。”

千夏缄默不语。

陈佳芸看向她，右手抚上她的脸，鲜红的指甲在月光下如同红莲般妖艳，“所以呢，你就好好儿做一个豪门少妇吧！要宽容大方、仁慈善良，再苦再累也不许抱怨哦！而我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张扬的情妇吧，哈哈！我要将这场游戏玩得更尽兴！”说完，倒在千夏怀里，抱住她，不久后便昏昏睡去。

夜风袭来，千夏越来越清醒，她看着陈佳芸的睡颜，低声地感叹。

原来她嚣张的外表不过是为了掩藏内心的自卑，无尽的金钱终究填不满心里的空虚，只能更贪恋财富，麻痹自己，永远逃避现实。

可怜的女人。

可是自己，又真的是幸运的吗?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伤疤，只是不轻易显露于人前罢了。

Part 4 爱情游戏

二月十日。“景瑞”的情人节钻石对戒系列火热上市，随后刮起一阵购买狂潮。无论是外观还是品质，这批钻石绝对是上品。

连续五天，“景瑞”的各大店铺前来询问的顾客络绎不绝，言家沉浸在暂时的欢庆中。

邱珞目前只查到当日“丰泽”和“东翔”的人都未进入后场，只有其他几位拍卖家进入后场检查过自家的货物。已经二月十五日了，祖母绿真品仍是下落不明。

由于各大专柜和展台人手不足，需要调动其他部门的员工，暂时空闲的鉴定部女员工纷纷走上前台。鉴定部里少了一大半人，千夏手中也无要事，于是下午给自己放了假。

千夏约陈佳芸出来喝下午茶，在一家港式茶餐厅内等她。未料陈佳芸过了二十分钟后打来电话，说是有突发事件，只好爽约了。

千夏独自离开了餐厅，来到人流密集的商业广场。各大购物中心沿着繁华的街道两旁挨个儿排列，人流在此交汇。大多是女子搂着男士，擦肩而过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脸幸福甜蜜。

商业大楼上的液晶宽屏显示的时事新闻彻底打乱了千夏悠闲的心境。

“今日的《南方午报》和《今城午报》上纷纷披露本月一日一起巨大的珠宝交易案丑闻。‘景瑞’集团的重达三十四克拉的祖母绿宝石，以一亿五百万美金的惊天高价由‘李御城’拍得。今日两家报社同时披露，这块祖母绿竟是赝品！”

千夏手里的购物袋颓然落到地上，淡黄色的连衣裙滑出包装纸，被路人踩踏。

“本台刚才联系了‘李御城’集团的首席秘书陈佳芸小姐，她表示目前一切都尚未确定。李御城本人将在三天内携八位高级珠宝鉴定师抵达本市。届时会发布关于此事的声明。”

三天……邱珞还没有丝毫进展！她赌错了，她太自信，以为一定会有转机。如今的“景瑞”，真的要身败名裂了……

“本台刚才也电话采访了‘景瑞’的有关负责人。总裁夫人林兮蕊女士说：‘连李御城先生本人都未确定的事情，两家报社却一口咬定，实在太巧合，也太有趣了。’她同时表示，希望李御城先生不会听信虚假传言。”

新闻结束后，广场上许多人都停下脚步，大声议论。

“‘景瑞’真的拍卖假宝石了吗？”

“天哪，我昨天刚买了他们家一对钻戒啊！”

“应该不会，总裁夫人说得挺有道理。”

“那就等李御城发表声明吧！”

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像是海啸，在她耳边狂轰滥炸。三天！如果三天内不能解决这件事，“景瑞”就完了。

邱珞还没找到真品，言家已经压不下媒体的报道，而李御城很快就会带回专业鉴定师。

那么，现在谁还可以救“景瑞”？

机关算尽也枉然（8）

她第二次回头找周瑾瑜，为的还是“景瑞”。

千夏站在周宅的铁门外，踌躇不前。人是来了，心里却在抗争。

黑色的铁门突然自动打开，茂盛的繁花绿荫，巨大的喷水池，蓝天白云下的华贵豪宅清晰地跃入眼帘。这是她曾经居住了半年的地方。

周瑾瑜一定已经看到她了吧？瞧，铁门都自动为她打开了。

她要进去吗？

再次见到周瑾瑜会是怎样的场景？颀长的身影，优雅的西装，倨傲的下颌，琥珀色的眸子……他或许会冰冷地看着自己，又或许会温和地笑，不变的是他眼底流淌的热度。

然后，她会求他。

怎么求？给他跪下？或者献出自己？不，周瑾瑜那般高傲，会很不屑她如此。

言千夏终于下定了决心，遥望着那曾经的“家”，嘴角荡漾开惨淡的笑容，然后转过身，决绝而去。

对不起，周瑾瑜，你要的东西，我给不起。

言千夏转身而去的背影，显现在屋内的液晶屏上。很快，液晶屏被一片黑色替代。

白皙修长的手，将遥控器扔到一边。

周瑾瑜从沙发上站起，走到窗边，负手而立。

管家进屋，对着他颀长冷漠的背影，低声道：“少爷……”言小姐已经离开，看少爷的反应，想是已经知道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他没有转身，日光映照在他白色的外套和棕发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他嘴角微微扬起，带着清冷的笑意，“明天一早就对外宣布，周言两家已经解除婚约。”

男人的心，又何尝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变幻莫测的？

千夏疲惫地回到言宅，脑子里乱成一团。没想到她刚走入玄关，就有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林兮蕊奔在前面，言启烁慢步跟在后头，眉眼间仿佛苍老了数载。

“你去找周瑾瑜了吗？”林兮蕊跑到千夏面前，一双精明的眼笔直地和她对视，像是要钻入她心底。

“去过了……”千夏眨了下眼睛。

“他肯帮我们吗？”

千夏沉默，微微垂下眼。

林兮蕊抓狂地尖叫道：“言千夏，你应该知道现在能帮言家渡过危机的只有周瑾瑜了！拍卖会都是他出资的！只要他一句话，‘景瑞’就能活过来。你以为我们当初费尽心机把你嫁过去是为了什么？！”

千夏淡笑，低缓的声调回答道：“你以为周瑾瑜还会第二次上我的当吗？你以为我有那么大的魅力可以掌控他的心吗？”她学着林兮蕊冷血的表情，“如果我有那么大的魅力，我还管‘景瑞’的死活干什么？整个周家还不都是我的了，不是吗？”

林兮蕊倒退一步，打量了她一眼，迅速恢复了往常的镇定和冷漠，“不错不错，长大了，跟我学会狠起来了。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会以‘景瑞’为第一位呢！”

“景瑞”至今都是她心里的第一位，只是她已经无法再骗下去了，无论是骗周瑾瑜还是骗自己。她自始至终都无法接受他的感情，无论她怎么努力……

“好，既然这样，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林兮蕊对着言启烁说道，转身向扶梯走去。言启烁挡住她去路，眼泪不可自抑地落下，哽咽道：“兮蕊，你真的要走吗？就因为我已经不能给你荣华富贵了？”

“放开我！言启烁，你最好乖乖配合，跟我离婚，不然我斗得鱼死网破也要和‘景瑞’撇清关系！”

两人很快扭在了一起，女人的力道终不如男人，林兮蕊用长指甲抓着言启烁的脖子，尖叫道：“‘景瑞’要倒了，凭什么拉上我给你还债！我还年轻，我还有姿色，我才不要下半辈子都断送在你手里！”

“兮蕊，兮蕊，我爱你啊，兮蕊……”五十岁的言启烁却像个孩子一样哭泣，紧紧抱住林兮蕊。她的指甲却划破他的脸，殷红的血珠滑落而出，溅在白衬衫衣领上，煞是惹眼。

千夏累极了，无声地从两人身边走过，上了扶梯，想回二楼的房间休息，却见到另一边的卧房门口的邱珞，还有他脚边放着的旅行箱。

灰色的衬衫，粉红色的领带，一贯的轻松随意。他终于可以不必穿着严谨正式的BUBURRY或者AMANI，恢复了慵懒随意的本性。

邱珞看到她后，微微一笑。

千夏回之一笑，淡然而友好。

现在他们之间，连唯一的兄妹之名的维系也要不存在了。

“珞珞，带着行李下楼！我们走！我们走！”林兮蕊在楼下疯狂地叫道。

言启烁跟着大喊：“不许走！不许你们走！”

邱珞更迷人地微笑，一如初见那天，那笑容像春风吹入少女心头干涸的土壤，瞬间滋润成汪洋。他手里拖着旅行箱，经过千夏身边，轻轻说了声：“我得走了。”便往扶梯走去。

“不送。”

邱珞回头笑道：“我们去了美国就不会回来了。你想我的话，可以来纽约找我。”

千夏不禁冷哼。“景瑞”如果真的倒了，她将身无分文，每天考虑怎么躲债都来不及，哪有闲情逸致去美国?他这一走，这一生都不会有机会再见了。

瞧啊，邱珞果真是冷血至极的人，完全继承了他母亲的风范——一个是追着钱走，另一个是不知感情为何物。

她是不是该庆幸？没有傻傻地第二次爱上他，任他在心里攻城略地，不然现在她该是如何地痛不欲生？

他的爱，来得快，去得更快，像是繁复盛开的樱花，啪的一声打开，吸引所有人驻足观望，幻想纷纷扬扬的花瓣在为自己飘舞。在梦幻的最高点，又啪的一声凋谢，绝不为谁而放缓离去的脚步。

机关算尽也枉然（9）

可是，这个世界上，凡是见证过那种开到荼的美，凡是沉沦其中的人，谁能忘记那极致绚烂的一瞬？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想到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重逢，只有让记忆将往事不断回放，稀释，湮灭，风化……

“邱珞。”她听到自己轻唤了他的名字。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微挑起眉，看向神色异常的言千夏。

日光，正斜照。

“邱珞，最后抱我一次好吗？”胸口有什么东西喷涌而出，酸楚地冲向四肢，理智被压下去。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说出那样的请求……

邱珞微怔了一瞬，站到她面前，看着此刻如此脆弱的千夏，轻轻地从后面环住她的腰，并没有拥得太紧。

而他身上的香气已钻入她的鼻腔，那味道，她曾在无数个午夜梦回中追忆眷恋。

言千夏也抱住了邱珞，把脸埋在他胸口。为什么……会有眼泪流下？眼角滑出的一大滴眼泪，晕开在他左边胸口的衬衫上。

三年前，他在说爱她的第二天，不告而别。

三年后，他们用一个拥抱结束又一场相逢，后会无期。

“邱珞，你是个没有心的魔鬼。”她低声抽泣道，极力压抑逐渐泛滥的眼泪。

邱珞轻抚她的后背，为她顺气，“千夏，不要哭了。”

“邱珞……你是秋天，我是夏天，我这辈子注定终结在你手里。”她惨淡地笑，身体微微抽搐。他收紧了手臂，将她紧拥入怀。

“邱珞！你还在楼上干什么？给我下来！我们走，我们马上离开！”林兮蕊的尖叫声打断了这最后的拥抱。千夏像是被刺到了一般，

挣脱他的怀抱，拉住他衬衫衣摆，目光灼灼地看向他道：“再等我几天好吗？我一定会说服李御城。‘景瑞’不会倒的！不会的！”

他不说话，用指尖温柔地为她擦去眼角的泪痕，深情的眼眸泄露了心底的心疼。

“邱珞！”林兮蕊的尖叫声和言启烁的号啕声夹杂着传过来。

邱珞收回了手，轻柔地微笑道：“我走了。”然后转身离去。

空旷的二楼只剩下言千夏一个人。

他还是走了，而她只能悲伤地哭泣，沦陷在昏黄的暮色中。

是否多情总被无情恼？爱情这场战争，谁陷得更深，就只有阵亡的份儿；谁更理智无情，就能永立不败之地。如果这样，又为何要爱？或者不过是一场尔虞我诈的算计。

花火燃尽绚烂，樱花开到荼。

千夏突然明白了，这场爱情游戏不就是一场算计吗？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就在这场游戏中争取主动权吧。

Part 5 心计沉沉

周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全城娱乐界、金融界、政治界的记者集体出动。五百人的招待厅内座无虚席，多家电视台现场转播。

千夏刚吃完早餐，打开电视就看到这阵势，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接下来，周瑾瑜助理的发言证实了她的预感——

“今天我谨代表周瑾瑜先生宣布，周瑾瑜先生和言千夏小姐的婚约已经解除。”

场内顿时爆发出一片议论声，镁光灯不停地闪烁。助理又道：“除此之外的问题，我都没有资格回答。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为止。”

言千夏明眸微动，然后迅速关了电视，冲进卧室换衣服。

言启烁这几天都是早出晚归，这会儿不在家里。言千夏对用人吩咐道：“今天放假！换了工作服就赶紧回家吧！”

当所有人都离开后，千夏关了所有的灯，拉上窗帘，然后拿起包，走出言宅。出门后，倒退着望向自己的家，空无一人，一片死

寂。她满意地笑了。

千夏钻入车中，踩足油门驶向小区后门，几乎是前脚后脚，言宅就被大批记者包围了。

好狠的周瑾瑜。

当一个男人习惯被权力和财富簇拥，他自然会用自己的想法主宰别人的命运，更何况是比任何人都善于驾驭权势的周瑾瑜。

但是她不会向任何人妥协，更不会向命运低头！

千夏算了时间，李御城最快应该是今晚到达机场。她一直在思考，如何与李御城谈判？她手里的筹码有哪些？要怎么才能保全景瑞的名号？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不知不觉间夜幕降临。千夏拨通了陈佳芸的手机。

“佳芸，你现在在机场吗？”

“机场？不，我在居乐屋！”

那是家高雅的日式酒吧，每个隔间都铺了榻榻米，用日式移门隔开。里面有歌姬、舞姬和穿着和服斟酒的小姐，是富裕的男士经常去的消遣的地方。

那么，是李御城在那里吗？

“没事，你忙吧。”千夏挂了电话，只听到陈佳芸最后在那头莫名地“啊”了一声。

她不能打草惊蛇。

千夏开始化妆，她从没有那么认真、那么精细地化过妆。整整一个钟头，她才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脸。李御城从来只用美男、美女做员工，想来是个审美要求已经高到变态的人。

全市的居乐屋共有三家，她选择了市中心最高档的一家？

一楼的服务生请她出示贵宾卡。她笑问：“顶楼用的是什么卡？”

对方恭谨地答道：“紫金卡。”

于是，她拿出信用卡，“你现在就给我办紫金卡。”

居乐屋的顶楼，细细的木质走廊上，疾步的和服女子来到门前，恭敬地跪坐，然后轻轻移开门，微微俯身后进入。包间内有笙歌、有笑语，却毫不低俗龌龊。

千夏再次拨通了陈佳芸的手机，却只是握在右手里，垂在身侧，而非举在耳旁。只见陈家芸从走廊另一端的倒数第三间内走出，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黑色的和服，衣服上开着白色的莲花。

“怎么了？千夏？我在忙呢！……千夏？千夏？”陈佳芸见无人应答便挂了电话，抬眸便看到言千夏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一时惊诧地瞪大了眼，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言千夏疾步走到她面前，凝眸看她，道：“我要见李御城一面，麻烦你……”

“你疯了！”陈佳芸低吼道，然后又将声音压低，“千夏，我不能把你引见给李御城。一旦他光火，那绝对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如果你脑子还够清楚，现在就别去找他，那不过是徒劳！”说完警告地瞪了言千夏一眼，然后像刚才的和服女子那样，进入包间。

千夏跟上去，坐在门外，朗声道：“‘景瑞’集团言千夏，有要事想与李御城先生详谈。”

机关算尽也枉然（10）

房间内没有人应答。她不能直接拉开门进入，那样太失礼，今晚的谈判也一定会泡汤了。

舞姬摇曳的身影映在白色的移门上，里面莺莺燕燕，笑声连连。

而她一直坐在门外冰凉的走廊上，脊背僵直，等待入内的机会。

许久，几位女子端着餐盘款款走来，盘上盛放了几样简单的日本小吃。她们走到千夏旁边，并不看她一眼，径自推开半道门，入内递食。

她从半开的门中，看到妖艳的舞姬正翩翩起舞。陈佳芸正巧和她对视了一眼，用眼神警告她不要触怒李御城。另外一片看不到的地方，想来坐着的就是李御城和另几位小姐。

香气，浓烈的香气，是香粉、花草、雪茄，还有红酒的味道……

“哇！”那看不见的地方突然有女子惊呼道，“好漂亮的扇子！”

“那是什么石头呀？太漂亮了！”两三个女人的声音，唧唧喳喳。

突然传出低沉的笑声，声线华丽妖娆，像是暗夜中流淌的水银，带着剧毒，散发出迷离的光泽。

递食的几位女子已经重新关上门离开，她却僵在原地，仿佛被人定住一般。

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呼吸急促，千夏从地上站起，一步步走向那扇移门，手放在门上，脑中不断回放着那笑声，走进那令她心跳变化的磁场……

咣的一声，门被推开！

包间的深处，穿着白色暗纹衬衫、系着宽松细长银色领带的男子，慵懒地斜靠在墙上，衬衫松开了两粒纽扣，黑色西裤衬着修长的腿，身旁围着三个穿着和服的漂亮女子。他左手打开一把扇子，右手指尖停留在孔雀翎尖上，每枝扇棱上都镶嵌着十二星光蓝宝石和华丽的雀翎，光辉共绽放，却不及他眸中翠绿色的光华，绝世妖娆。

原来如此。

难怪“景瑞”打入“李御城”内部的眼线全部被拔除。

难怪“李御城”从国外发家，转战中国。

难怪需要陈佳芸代替他出席公开活动。

难怪祖母绿会离奇失踪。

难怪他昨晚走得云淡风轻……

昨天还在想，和他连兄妹关系都不存在了，成了真正的陌路人。今天老天就让他们再次牵绊在一起，成了一对仇敌！

“我该恭喜你吗，李御城？”她好想笑，原来兜来兜去还是落入他的算计里。邱珞收了扇子，回眸一笑。房间里的其他人感觉到莫名的紧张气氛，纷纷噤声。

“恭喜你成功地扳倒了‘景瑞’，整垮了言家。”真假祖母绿都在他手里，除非他改变心意，否则她没有半分胜算，“只是你又何必心急？家父三年内就会退居幕后，‘景瑞’完全可以由你掌舵。家父也说过，将来他的遗产由你、我、你母亲三人继承。看来你对我的这三分之一仍是介怀？”

“你以为我是为钱？是不是太轻视我了？”他冷笑。

“那你费尽心机又是为了什么？”她追问道，瞳孔骤缩，目光噬人，“若不是为钱财、权势，何必要在乎这三年，何必逼走林兮蕊，何必使‘景瑞’声誉扫地，何必……”她突然噤声，眸中破出一片细碎的柔光——他会是想要彻底解除两人的兄妹关系吗？

所以三年前，她彻底敞开心扉，将自己身心都交给他的第二天，他远走美国；三年后，待一切准备周详又回国，成功地使“景瑞”摇摇欲坠。

“‘景瑞’不是我整垮的。”他轻笑，指腹细细摩挲着蓝宝石，眸光如星射出锋芒，“本来‘景瑞’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所以言启烁才急着将你送进周家。后来你解除婚约，他只能铤而走险。那十八艘大船根本不是驶向俄罗斯。你想，时间真的会紧到来不及买保险？那些载满

奇珍异宝的大船是要走私去阿联酋的。后来因意外未至，触怒了王室。我只不过顺水推舟，将内忧外患下的‘景瑞’送上西天而已。”

瞧啊，果然是她自作多情了。邱珞怎么会是痴情种？他根本是个没有心的魔鬼！

“‘景瑞’哪里对不起你了吗？为什么要在暗中伪造李御城的身份，然后又让她——”千夏指向陈佳芸，“假扮成你的情妇！”

邱珞愣了愣，对陈佳芸温和一笑，却吓得她瑟缩发抖，“是你告诉她的？你是假扮的情妇？”

“对不起……那几天你都不回来住，我就闹脾气……”陈佳芸低下头委屈地柔声道，露出修长白皙的后颈，惹人怜惜。

“你搞错了吧，言千夏，”邱珞对她冷笑，“她不是我的情妇，而是我的情人。”

那么我算什么？这句话卡在她的心里，她不会问这么白痴的问题，却忍不住握紧拳头微微颤抖。昨晚在邱珞怀里痛哭的自己，是多么无知，他当时一定在心里尽情地嗤笑自己……

“言千夏，不要一副受伤的表情，”邱珞的眸子里骤然勃起怒气，右手紧握那柄扇子，几乎要将它折断，“跟周瑾瑜同居了半年的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拿那种眼神看我？”

一股血腥涌上喉间。

她要说吗？我没有让周瑾瑜碰过我！就算?知徒劳，明知没有意义，我依旧为你守身如玉……

言千夏像陈佳芸那样跪坐在地，双手垂在身侧，指尖深深陷入榻榻米。许久，她微微垂下头，浓密的刘海遮掩着双眸，嘴角微微勾起，“说吧，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景瑞’

机关算尽也枉然（11）

”

“真假祖母绿都在我手上，为什么我要放掉击垮‘景瑞’的机会？我有什么好处？”邱珞慵懒地倚在墙上，微微扬起下颌，从高处俯视着言千夏。

“何必再装呢？你不就是想看我卑躬屈膝的样子吗？”她抬起脸，一双眸子已变得清亮。

“你现在跪坐在地上就叫卑躬屈膝了？”他笑道，眸光阴狠，“言千夏，为什么你总是这么不可一世呢？”

她不语，死死地盯着他，指尖逐渐收拢，紧握成拳。到底要怎样邱珞才肯放过“景瑞”？现在林兮蕊离开了言家，他又得到了什么？金钱？财富？不，她知道邱珞在乎的一定不是那些。或许在他的眼里，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他只是要尽情享受操控一切的快感。

“这样吧，”邱珞突然想到什么，眯起眼睛微笑道，“‘东翔’被‘景瑞’打压了多年，赵恒之可谓恨你们父女俩入骨。这次赝品祖母绿的消息就是他放出来的。不过他并没有证据，只是被他歪打正着了。赵家有一块价值连城的月光石，通体澄澈微蓝，猫眼的眼线与宝石长轴绝对平行——当然，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赵家一直觉得整个家族的幸运都是受月光石庇佑，已经传了三代。你把那块石头拿来给我，如何？”

从赵恒之手上拿到极品月光石？简直无异于与虎谋皮！

言千夏和邱珞对视，她看到的是他满眼的戏谑与算计。

张开的雀翎扇上镶嵌的蓝宝石散发着孤傲叵测的光华，冰寒刺骨。

“我需要十天时间。”她郑重地接受他的条件。

“五天，”他将雀翎扇啪的一声合上，“五天内不管你用任何方法，只要你能把那块石头拿到我面前，我就放过‘景瑞’。佳芸，送客。”他

撇过脸，不再看她，右臂搂过身旁的女子。女子在他怀里娇羞一笑。

陈佳芸起身送言千夏离开，一直送到走廊拐角，直到千夏要出门了，她才突然道：“邱珞并不喜欢我。”

千夏不说话。

陈佳芸惨淡地笑，“事实上，我真的只是个情妇。”

“我知道。”千夏淡淡地答道。五个月前，在法国见到邱珞时，他怀里不正搂着另一个金发女郎吗?

“我不敢跟他作对，”陈佳芸只觉得颈间擦过一阵凉风，引得身体轻颤，“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就算整天陪在他身旁，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天的拍卖会上，扇子是他事先说了要的，祖母绿是最后一刻才打电话叫我拍下来的。恐怕他还是不信任我的。”

“很正常。”千夏微微扬起嘴角。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在他容许的范围内尽情张扬，不然真是活得太压抑了。”陈佳芸盯着千夏的侧脸，认真劝道，“我劝你不要和邱珞作对。如果刚才你再低声下气一些，也许这件事情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再低声下气一些?

“呵呵，”言千夏冷笑一声，大步离开，目光灼灼，陈佳芸依稀听到她说，“我绝不向他低头……”

陈佳芸抓紧和服领口，防止寒气渗入，踩着小碎步回到包间。里面一群女子都不见了，只有邱珞一个人倚在窗边，背影高大颀长，右手还握着那柄扇子。

窗户大开着，寒风吹散了暖气。

陈佳芸小心翼翼地来到他身后，轻声道：“我已经送她离开了。”

邱珞并没有转过身来，仍是侧身靠在窗边，左手臂支着窗台，雀翎扇抵在弧度优美的下颌，目光落向窗外，似是在等待谁的身影经过。

片刻，他扬唇一笑，温柔缱绻，“怎么？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对不起，我不该和她走得太近，但是我没有向她泄露关于你的任何事。只是因为，她很好相处，而且身上有很吸引人的特质，让人想和她走近……”

不然，邱珞你也不会喜欢她吧？陈佳芸却不敢将这话说出来。

手提袋里的手机音乐响起，欢闹的曲子及时冲破了冰冷的气氛。陈佳芸接通电话，听了眼线记者的汇报后，一字不漏地向邱珞禀告道：“刚才言启烁回到家，看到家门口大批的记者，被记者的激烈言辞和刻薄的问题气倒，记者喊来了救护车，警车也随之出动。”

邱珞没有等到那个身影，转眸望向窗外阴沉的夜空，嘴角的弧度魅惑而残忍。

那笑容，令人不寒而栗。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1）

Chapter 3赢了珠宝输了爱情

他还是来了，抛下他的高傲、他的自负、他的顾虑、他的怀疑、他的伤痕，为了她来到十八楼，为了她不顾一切……

那一刻，千夏对瑾瑜笑了，泪水却夺眶而出。

Part 1 月光宝石

车行驶到言宅所在的别墅区后门附近，千夏将车停在路口。

二月快走到月底了，可是春天似乎仍遥不可及。

天空飘着小雨，她裹紧了大衣，翻起大衣的绒帽，将脸色隐藏于阴影中，从后门走入。她来到言宅的后两排处一所豪宅篱笆栏边，将自己隐藏在枝叶茂密的藤蔓里，往家的方向偷偷瞟去。大批的记者、扛着摄像机的摄影师，还有警察围着家门。电台车、警车，还有急救车，将路堵得水泄不通。探照灯扫过黑压压的人群。

千夏费力张望，想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见到一个担架被抬了出来。警察努力地推开疯狂的记者，有人被抬上了急救车离开。警车也紧随急救车而去。

这时，各路记者开始对着摄像机报道："本台获悉，'景瑞'集团总裁言启烁先生因为真假珠宝案心神劳累，回到家时心力交瘁倒地不起被送入医院急救。极品祖母绿的真假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千夏吃力地蹲下身，双臂抱着自己的双膝。小雨连绵落下，被厚实的棉衣吸入，压在身上更重、更凉。雨丝打湿了她的刘海，滑过睫毛，在苍白的肌肤上宛如泪痕蜿蜒。

她的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荒凉。

真假祖母绿，极品月光石，林兮蕊抛弃言启烁，媒体紧追不放，她再一次被邱珞握在手心里玩耍……所有的事排山倒海地呼啸而来，她在海水中飘摇，南北西东，任意冲撞，抓不到一根浮草。

不！其实有人在等她，有人愿意帮她，愿意用真心待她。

只是那个人，她不忍心欺骗第二次。

外衣已经完全被雨水淋湿，脊背上一片黏稠。她抬起眼，深呼吸，让这一切早点儿结束吧！感伤到此为止，如果感伤能解决一切，这个世界早已被眼泪湮灭。

千夏按了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钮，绑在她车上的两台扩音喇叭开始狂鸣，一声声地炸裂了这死气沉沉的夜晚。她突然跳出黑暗，来到走道上，背对着记者，右手指向后门，大叫道："那是言千夏的车！"

一时间所有记者全部奔往后门，摄影师扛着摄像机狂奔，唯恐落后。她低下头，刘海遮住眼睫，安静地退在道旁给他们让路。

直到所有人从面前经过，千夏抬起窄小的下巴，蔷薇色的唇瓣绽开清浅的笑。

她孤身一人走向言宅，没有任何阻拦地进了家门，将一切喧嚣隔绝在外。

当晚，千夏舒服地泡了个澡，很快就入睡了。她要努力恢复体力，还有一场硬仗在等待着她。

次日醒来时，言宅的管家、用人、园丁、厨师已各归其位，她问管家父亲身体如何。管家答道："在市中心医院特级病房。昨晚抢救及时，已度过危险期。"

千夏点点头，径自走向衣柜，拿出一套米黄色的套装，打算去医院探望父亲。突然又想到什么，她转身问道："你们怎么进来的？门口的记者呢？"

"听说是周少爷放话了，不许打扰您和老爷。原本守在言宅和医院外的记者都走了。"

周瑾瑜……竟然又是他，一次次解救自己于危难之中。如果她肯求他，这些事情该是更轻易地就能解决了，可是，她却还不起他的人情。

千夏又走向衣柜，将米黄色套装放回去，重新拿出一套淡紫色的连衣裙和兔毛披肩。医院不用去了，她今天要会一会赵恒之。

言千夏约赵恒之出来用餐，原以为对方会摆谱，拖个两天，毕竟“东翔”一直被“景瑞”压制着，两家只有表面上的交情。

赵恒之倒是一口答应，出乎意料地爽快。

冬末，天气还是刺骨的寒冷，他们约在一家火锅店三楼的VIP包间，正对着面前的舞台，每晚六点过后会有一些歌星陆续献唱。

言千夏包了整层楼，隔开闲杂人等，一个本来热闹爆棚的火锅店，显得很冷清。

火锅上飘着热腾腾的香气，千夏为赵恒之烫羊肉装盘，他客气地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千夏见他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水，劝道：“赵总不如把西装脱了吧，不过等下走的时候可记得要穿上。”

赵恒之弯起细长的眼，微笑道：“好。”于是脱下白色的西装，里面穿着浅灰色条纹衬衫，衬着仍不见皱纹的脸，看上去连三十岁都不到。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2）

“赵总和林小姐是今年下半年结婚吗？到时一定记得给我发喜帖呀！”千夏口中的林小姐，便是林连芝，STK传媒总裁的独女。

“嗯，大概是十月份吧。”赵恒之开了瓶啤酒，要往两人的杯子里倒。千夏急忙递上自己的杯子，“听说言小姐和周公子解除婚约了？如果只是小吵小闹还是赶紧复合吧，毕竟现在能与周家联姻的世家几乎没有了。”

他在试探自己。

言千夏笑着喝了口啤酒，眸光微转，回答道：“我和他之间的事情，真的说不清。这感情的事情太变幻莫测了，不适合今晚的氛围，还是说说我们都感兴趣的珠宝吧。听说赵总对鸽血红很有研究？”

“缅甸莫谷鸽血红，红宝石中的至尊。不过现在越来越罕见了，就连国际著名的拍卖会上也极少出现。”他的话中夹杂着一丝惋惜。

“赵总可知我言家的传家之石是什么？”

赵恒之低头一笑，看向言千夏颊边，“不是戴在你耳朵上的吗？”

“是。”今晚正式进入正题。

言千夏拂了下垂在两鬓的长发，圆润的耳垂上戴着一对妖娆华丽的鸽血红耳钉。鲜红的色彩，反射着头顶水晶吊灯明亮绚丽的光华。

“可是，这只不过是其中一块而已。”

赵恒之微挑左眉，放下碗筷等待下文。

“言家的传家之宝鸽血红，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我祖上倾尽家产换购而来。”她从包里拿出一只黑色的盒子，打开它，里面躺着一条由细钻串成的项链，坠子是一枚硕大的心形红宝石，宝石周围也镶满了钻石。晶莹剔透，绚烂迷离，轻易地将人心底最深处的渴望勾出。项链的左右两边躺着一对对戒，扳指上同样镶了红宝石。

“这些只是精仿品，”她微微一笑，“真正的鸽血红，色泽和净度更胜千倍。”

“不知言小姐是什么意思？”很显然，他眼底的欲望已经被勾起。

“项链、对戒、耳钉，这一整套珠宝，历经几代传至我手。今天我想用这一整套的鸽血红，换你赵家的月光石。”

鸽血红本身的价值远胜月光石，就像是女神和女神脚下的鹅卵石。拿一整套的鸽血红换一块月光石，赵恒之只赚不赔，甚至该庆幸捡了这天大的便宜！

只见赵恒之细长的眸子眯起，狐狸般的眼神盯着红宝石精仿品，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言千夏，你该不是傻了吧？‘景瑞’眼见着摇摇欲坠了，你却拿价值连城的鸽血红换月光石？减了十倍的价值不说，还主动上门求我？”

“你不必管我的想法，这笔生意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

“该不会……”赵恒之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该不会是你听说月光石可以招来好运，所以对它动了心？哈哈，我给你指条明路吧，回头去求周瑾瑜。”

言千夏压下心头这口气，就知道今晚绝不会太平。赵恒之不过佯装爽朗，想看看她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现在彻底撕破脸了，开始大说风凉话。

“成交？”她问他最后一遍。

“我当然会要这套鸽血红。”赵恒之用湿毛巾擦了下手，然后将毛巾丢在桌上，站起身俯视着她，“不过是在言家的家产变卖会上。哈哈哈……”他眼底如狼残忍，如狐狡诈。“东翔”一直被景瑞狠狠压制着，“景瑞”永远是第一，“东翔”永远是第二，不过很快这就会成为历史。

赵恒之拿起西装，气宇轩昂地大步离开。这个三十四岁的男人身上承载了无止境的野心和抱负。

言千夏死死地望着他的背影，合上锦盒，葱白的指尖掐在黑色的盒子上，微微颤抖。

转瞬之间，她突然放开了锦盒，靠在椅背上，低下头，刘海遮住眉眼，嘴角流转出清冷的笑意。

这世上，偏偏有的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言千夏回到家后，好好儿休息了两天，这阵子总为“景瑞”奔波，脸色差得厉害。长长的一觉过后，感觉很久都没有如此轻松惬意了。

暮色降临。千夏出浴后，穿上黑色PRADA连衣裙，贴身的剪裁勾勒出玲珑的身段，V字领将白嫩的肌肤和明晰的锁骨展现无遗，在那里挂上一条钻石项链，高贵又妖娆。白色银狐披肩和黑色丝袜用来抵御严寒，脚上一双CHANEL的细跟高跟鞋衬得双腿更加修长纤细。脸上的妆容不似平常素雅，而是像陈佳芸那样用了紫色眼影，浓重的眼线和厚实的睫毛，配上蔷薇色唇彩，好似暗夜中的女王。最重要的是那瓶琥珀色的香水，陈佳芸真是有远见，她今天就有机会用上这催情香水。

Dream Pub，富家子弟经常流连的酒吧之一，那里的女人奔放热情，不似居乐屋里的女人穿着和服，恭谨羞涩。

她的到来，使得门口的老板娘一愣，瞧这装扮也不像来应征的。千夏微微一笑，“我来找人。”她径自入内，果然看到水晶帘后的赵恒之，他两目微醺，身旁伴着几个年轻女子，好不惬意。

“赵总真会享受。”千夏明眸一笑，心中却不禁苦涩，她是不是该感激邱珞？若不是因?三年前他的不告而别，她为了找他，将整座城市的夜店都翻了一遍，意外看到不少熟人，她又怎么会知道赵恒之也是Dream Pub的常客？

“你怎么会……”赵恒之的目光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暧昧一笑道，“言小姐该不会想要月光石想疯了吧？”

“不，我们今晚不谈月光石。”她摇了摇食指，将他身边的女子遣到外面去，然后坐在赵恒之身边，惊呼道，“红酒？您不喝伏特加吗？”

佛裸蒙，麝香、橙花、迷迭香、薰衣草混合而成的神秘香气侵入他的鼻腔，催情香水的味道开始刺激着他的中枢神经，他不禁侧脸深嗅，“你的香水好特别。”说着，下意识地搂住言千夏的腰。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3）

她微笑着给他倒满伏特加。

这味道当然不同了，闻多了会使人浮想联翩，失去理智，神经高度兴奋，甚至产生轻度幻觉……不然，她拿什么算计他?

两杯伏特加下肚，原本半醉的赵恒之已经彻底被香气和酒精迷倒，紧紧地抱着言千夏，把她当成了陪酒女郎，嬉笑道："跟我走吧，我们换个好地方。"

"求之不得。"她讳莫如深地笑。

任狐狸再谨慎、再狡猾，她这个出色的猎人也有信心抓住他的狐狸尾巴。

可是，言千夏怎么都没有料到，赵恒之的司机竟然将他们送到了君瑜大酒店。二十楼的大厦在夜光灯的照射下宛如琼楼玉宇。

虽然是周氏旗下的全球连锁酒店，但没有这么巧遇到他吧——上帝保佑。

千夏和司机扶着步履蹒跚的赵恒之走入大堂，来到前台。千夏办理手续，把钥匙递给司机，"你先送他上楼吧。"于是司机扶着赵恒之走向左前方的香槟色电梯。

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周瑾瑜和助理从里面走出，忽然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下意识地皱眉，瞥了眼赵恒之的侧脸，然后大步朝正门走去。

却在这时，详细地填完入住资料的言千夏正巧转身，面对着他。

一个身着白色AMARI西装，风度翩翩，高贵优雅。

一个身着黑色PRADA紧身裙，性感艳丽，魅惑妖娆。

周瑾瑜眸中闪过一丝阴鸷，这样的千夏是他从来未见过的，何况是在六星级宾馆君瑜大酒店内！他大步走到前台，手伸向客服小姐，"把刚才这位小姐递交的入住资料给我。"

她回过神来，对他抗议道：“你没有资格，这是客人的私人资料！”

他淡淡地笑，琥珀色的眸子在明晃晃的灯光映衬下如旷世珠宝般剔透晶莹，“这家酒店是我的，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此时前台小姐已经将资料递给他，周瑾瑜看到那个在“双人房”框前打的勾和下方言千夏的签名，连最后一丝强装的笑意也从脸上消失了。

千夏下意识地裹紧兔毛披肩，觉得一股寒气在血液内流窜。她极少见到这样的周瑾瑜，即使是她提出解除婚约的那天，她也只是隔着门听到他摔杯子的声音，现在的周瑾瑜，阴狠的眼神仿佛要将她撕裂。

他放下手中那张纸，朝言千夏走来，而她下意识地后退，直到后背抵在雕了一整面壁画的玻璃上，无路可退。他右手撑在她耳边的玻璃墙上，微微俯下身，直勾勾地看着她，不容她的目光有丝毫的逃避，“说，你跟谁一起来的？”

言千夏沉住呼吸，就算对手是周瑾瑜——平日里温润高贵、今日却在盛怒中的周瑾瑜，她也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调整出一个假笑，“我跟谁一起，和周公子有关系吗？”

他深沉地看着她，撩人的香气在两人鼻腔间飘浮，滋生出无限暧昧。他突然想到了，“难道是赵恒之？”见言千夏微怔的表情，他撑在她耳边的手掌紧握成拳，“你居然是陪他？”

“我再说一遍，我们已经解除了婚约，我们都是成年人，我有权选择跟谁在一起，你没有权力干涉！”言千夏提高了声调，用力撞开周瑾瑜，挣脱出这狭小的空间。抬眼间，除了前台小姐低着头不敢说话，整个大堂内居然一个人也不在了！

手腕传来痛感，千夏被猛地一拉，后背重重撞在玻璃墙上，周瑾瑜微微俯下身拥住她，那香气魅惑人心，将他最后一层冰冷的伪装也卸下。他在她耳边低语，温柔缱绻：“他给你了什么，千夏？他给了你

什么，你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十倍，百倍，甚至十个‘东翔’，一百个‘景瑞’……千夏，我爱你。”最后一句话，令她双膝颤抖，细细的高跟鞋几乎要折断了。

他搂着她的腰，小心翼翼的，仿佛怀里捧的是绝世珍宝，却突然在她右肩深吻，落下暗红色的吻痕，让她明白什么是痛。

千夏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她在他面前，从未如此慌乱迷失过。

但是她不爱周瑾瑜啊！不爱啊！这只不过……只不过是一个女人面对一个优秀男人的诱惑，一时慌乱罢了……

言千夏的嘴角化开残忍的笑意，在周瑾瑜耳边轻轻地说：“周瑾瑜，你知道为什么订婚半年里我一直不愿意和你同房吗？”

他停止了亲吻。

她抬眸，学着邱珞那般温柔的眼神，微微一笑道：“我早就不是处女了。订婚那晚，当你解开我浴袍带子的时候，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抱紧自己跪坐到地上去吗？因为我不想，不想让你覆盖我身上留下的记忆。我这辈子只爱一个男人，他让我从女孩变成女人，他让我明白什么是怦然心动，什么是望穿秋水。就算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却没有人能取代他在我心里的位置！而你……”她暧昧一笑，目光流转，“甘心做另一个人的替代品吗？”

她知道，高傲早已融入了周瑾瑜的骨血。如果不是因为这傲气，他不会轻易答应解除婚约，他不会在婚礼上拂袖而去，他不会到现在才说出这一柳“我爱你”。她是那么了解周瑾瑜，趁他怀疑、动摇的时候推开他，向电梯口狂奔而去。

今晚，谁都阻止不了她，那块月光石她要定了！

Part 2 困兽之斗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4）

君瑜大酒店，十八楼，总统套房。

言千夏站在门外，看着镶金的门牌penthouse，只过了一秒，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推门而入。

波斯地毯、复古油画、精致的雕塑、暧昧的灯光、270°观景窗……这一切都不及套房深处那张宽大柔软的水床惹人眼球。赵恒之的西装外套直接甩在地上，穿着衬衫和长裤陷在水床里，看到她进门，眯着眼道："快过来啊。"

千夏的嘴角划过转瞬即逝的冷笑，走到床沿边，看着他因为酒精而潮红的脸，轻柔道："我有话要对你说呢……"话未尽，她被一把扯到床上，赵恒之因醉酒而沉重的身体覆上来，酒气喷洒在她颈间。千夏尖叫着，下意识地一脚蹬向他肚子，直接把他踹到了床下！

那里，是刚才周瑾瑜吻过的地方，怎么能被这么恶心的人亵渎！

赵恒之受到剧烈冲撞，摔得半醒，站起身开口就骂人，边骂边走到桌边，将玻璃杯内的冰水一饮而尽，借以驱散酒意。待再看向她时，他突然如梦初醒道："言千夏，原来是你！你是不是疯了？自己找来跟我开房，还装什么贞洁圣女！"

言千夏立马爬下床，跪在他脚边，凄然道："我真的是情非得已。您说得没错，我是疯了一样地想要那月光石。家父病重，良药无用，医生说只能听天命尽人事。我想到了能带来好运的月光石，就算是迷信，我也想为家父尽最后一点儿孝道。我不奢望据为己有，只想问您借一个月……"一个月后，她自有办法从邱珞手中再套回那块石头。

"言启烁要死了关我什么事？！"赵恒之对着地上的女人咆哮道，一个晚上的兴致全被她扫尽了！

"您不记得当初您的母亲躺在病床上时您的心情了吗？"赵恒之是出了名的孝子，曾为母亲守孝三日未眠，"那时您将月光石塞在您母亲的手心，她奇迹般地度过数次危险期，后来您经常推着她的轮椅在黄

昏中散步，她离开人世的时候嘴角仍带着微笑。我也只是想尽这一次孝道，什么‘景瑞’、什么鸽血红，如果至亲都不在了，守着那些珠宝还有什么用？”她抬眼看向赵恒之，满眼乞求和期盼。

赵恒之目光深沉地看着她。言千夏的神情，加上之前不惜用整套鸽血红换一块月光石的出格举动，使得一切都那么逼真可信。

可是，狐狸终究是狐狸。

赵恒之捡起地上的西装外套，有条不紊地穿上，抚平褶皱，泰然道：“月光石是我赵家传家之石。既然你父亲病重了，我还是建议你找国际一流的医师，该动手术就动手术，该用药材就用药材。”

跪在地上的言千夏低下头，嘴角露起一丝冷笑。

待赵恒之穿戴整齐走向门边，她用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清冷声调慢慢道：“《南方午报》，沈日华社长，二月七日，受贿三百八十万；《今城午报》，社长夫人董玉华，二月八日，受贿钻石、翡翠饰品总计一百克拉。两家报社在二月十五日一起披露‘景瑞’在拍卖会上拍出的极品祖母绿是赝品。赵恒之，你好大的胆子，好毒的手段，好无知的心思！你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如果闹上法庭后会是什么后果吗？万一事情败露，能有几个人保你？”

手已经握在门闩上的赵恒之停下脚步，回身看向仍保持跪姿、脊背却已挺直的言千夏。她抬起头对他莞尔一笑，“你能做得出，我就能查得到。你敢造谣，我就敢动真格的。”

“哼！”他又走回去，来到言千夏面前，“那是谣言吗？如果是谣言，林兮蕊为什么第一时间就离开了言家？这不是很蹊跷吗？永远跟着钱走的女人，突然之间带着儿子拂袖而去了，这足以说明，言家马上就要倒了！”

她从地上站起，拍了拍膝盖，慵懒地看向他，妖娆地笑，“你怎么知道不是我设计赶她走的？”

“好，就算是你赶她走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整件事情最关键的人是李御城。他说是真宝石，‘景瑞’就没事；他如果说是假的……你一

定会想，他怎么能拿出假宝石，明明你卖的是真的。可你不要忘了，拍卖会那天陈佳芸拿了宝石转身就走，将付款手续通通抛给助理，而这恰恰给我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李御城怎么会伪造？那块拍卖出去的就是真品，就摆在那里，谁也不能睁眼说瞎话！”

“可是我准备了赝品呀……”赵恒之狡诈地笑了起来，走到茶几边，惬意地开了瓶上好的拉菲，握着瓶尾熟练地往高脚杯中倒上一杯，饮了一口，“在新闻曝出的前一晚，我通过层层周转，将逼真的仿制品秘密送到李御城手里。天大的炒作加上手中的仿制品，只需要他拿这块石头站出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景瑞’声名扫地。”说完自得一笑。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无耻吗！”言千夏双手紧握成拳，原来这只老狐狸心机这么深。那块祖母绿，是真的也会被他算计成假的！

“商人可不是圣人，能不费吹灰之力打败劲敌，为什么不？”他轻蔑地瞥了她一眼，欷定道，“到底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

“不用多说了，我今晚只要月光石。在李御城公开声明前，如果我把你贿赂杂志社的事情曝光，恐怕一败涂地的人就换成你了，他也就不敢把你准备的假祖母绿拿出来了。”

赵恒之将高脚杯重重地放回到茶几上，玻璃摩擦出刺耳的声音，看向她的目光如狼，残忍阴鸷。

她到底还是抓到他的把柄了，现在只需要再加一把火……

“哈哈……”言千夏突然笑了起来，“赵恒之，我知道你在盘算什么。”说完她脱下高跟鞋跳到水床上，将两只枕头踢飞在地，将床单踩得皱作一团。一旁的赵恒之看得目瞪口呆，她像是疯了一般，又似乎格外冷静。

做完这一切，言千夏跳下床，笔直地走向他，低笑道：“让开！”手臂穿过他身侧，拿起还剩半杯红酒的玻璃杯，转过身手臂一甩，深红的酒汁在空中划过完美的弧度，顿时，白色床单上一摊猩

红。她满意地一笑，转过身，深黑的眸子蕴着凌人的气势，直勾勾地看向赵恒之的双眼。

“我知道你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王牌——传媒界的龙头老大STK集团总裁独女林连芝今年十月就会嫁给你，所以你有恃无恐地利用报社栽赃，有你的准岳父罩着你，不是吗？可是，如果他知道他的准女婿生活极不检点呢？”她笑了，眼底的妖冶像疯狂的火花，单脚踩在水床上，满意地看着脚底的那一摊酒渍，深沉冷傲如同暗夜中的女王，“如果他知道准女婿留连夜店，还从Dream Pub里带小姐来酒店开房间呢？”她像是又突然想到什么，“啊，对了，我不是小姐，小姐可不敢闹事，所以你有恃无恐。可是我偏偏就爱闹事，闹得你们两家联姻流产，闹得迪亚和STK分股，闹得‘东翔’自动瓦解！我提醒你，宾馆可是有自动监控录像的，订这间总统套房的人，是我言千夏。而你，百口莫辩。哈哈……”

看来她已经抓住了狐狸的尾巴，赵恒之铁青着一张脸，正诠释着“百口莫辩”的表情。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5）

“两天内将月光石送到言宅。动作越快，我心情越好，也许将来还有完璧归赵的可能哦。”她暧昧一笑，走下床，这回换她慢条斯理地穿起高跟鞋，娉婷优雅地走出penthouse。

走到门边，握住门闩的刹那，她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这场算计，终究是她赢了，却觉得那么累。身体已经足足休息了两天，心却千疮百孔，阴暗潮湿的风透过那些小孔在胸膛内回荡。

她必须快点儿离开这里，万一周瑾瑜追来……他会吗?

千夏打开门，离开这间压抑的房间。来到明亮的走廊上，反手关门，她刚要向右转身，抬步走向长廊尽头的香槟色电梯，却看到一身白色西装、颀长伟岸的周瑾瑜从那一端走来。那白色，和明晃晃的灯光交织在一起，梦幻般华丽，恍如梦境。

他还是来了，抛下他的高傲、他的自负、他的顾虑、他的怀疑、他的伤痕，为了她来到十八楼，为了她不顾一切……

那一刻，千夏对瑾瑜笑了，泪水却夺眶而出。

周瑾瑜上前一把将她拥入怀中，右手抚摸她的后脑，将她的侧脸贴在自己的胸膛上，疼惜道：“千夏，我还是来晚了吗？我不该考虑这么久的……”

“我没事。”那是一种怎样复杂的感觉。不是爱情，不是亲情，不是友情，而是一种被疼惜的感激。就算再坚强的女人，也会有虚弱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千夏遇到了可以温暖她的人。

“我们给彼此一些时间吧。你处理完你的事情，我整理完我的情绪，然后我们在一起。”他们很久都没有这样安静地拥抱、依靠了。他放下他的高傲和防备，她也脱下满身的利刺。

周瑾瑜不自觉间唇角扬起安然的笑容，“订婚典礼上，我说过我要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那是我给你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只要你自己不放弃。”

千夏擦去眼泪。她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周瑾瑜，而周瑾瑜最不幸的事就是遇到她。至今千夏仍不能给他任何承诺，但是她明白——周瑾瑜，是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

Part 3 地狱天堂

五日之约的最后一天傍晚，赵恒之派人送来了月光石。

千夏坐在沙发上，右手端着一杯苦丁茶，目光穿过袅袅的雾气，凝视桌上的锦盒内那块澄清湛蓝的宝石。她微呷了口茶，放下杯子，带着热茶余温的指尖拿起那块冰凉的石头，高高抬起，静静观察夕阳流光穿过它时剔透的质地和迷人的光泽。

千夏扬起嘴角，将宝石放回盒子里，然后沐浴、用膳、更衣。嫩黄色的FENDI束腰连衣裙，她曾经最爱的款式，在邱珞离开的三年内从不曾拾起；CHANEL的短大衣，不系纽扣，自然地敞开。镜子里的自己极尽妍态，脸色却苍白如雪，她又补了补腮红。

瓶子里还剩最后三毫升的催情香水，不如就用在今晚赌最后一局吧。如果，他的心里还存着半分爱恋……

千夏到李宅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多，陈佳芸亲自来到门口迎接她，难以置信地惊呼："你真的拿到了月光石？"

"嗯。"她嘴角弯起，淡淡应答。

陈佳芸将她上下打量一番，闻到那熟悉的香水味，冷哼道："我倒是没想到，我送你的香水今天派上用场了。"

"你不爱他，不是吗？"

"是。"陈佳芸笑得讽意十足，"我不会蠢到爱上一个像风一样无法掌控的男人。"

"他在家吧？"千夏直接问。

"在，二楼的第一间卧房，他自己的房间。"

"谢谢。"千夏从佳芸身边经过时，佳芸突然在背后喊了她一声。她回头用眼神询问。陈佳芸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说："不要让自己陷得太深。"

言千夏笑了，这一次笑得格外妖娆。

这时的邱珞，正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左腿优雅地覆在右腿上，手中把玩着那把雀翎扇。月色正浓，清辉与橙黄的灯光交织着，若隐若现地洒在他身上。

邱珞回眸见到千夏，收起扇子款款微笑，“你总算来了。”

千夏踩着柔软的地毯走到他面前，将锦盒打开，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你可以验货。”

“不用了。”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不用？”她微挑眉。

“我想应该是真的。就算是假的，如果作为珠宝鉴定师的你有信心能用它骗过我的眼睛，那么它和真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是真品。”窗外的曼陀罗花香混着清风拂向窗帘，蔓延至整间卧房，一丝丝的不安和悸动随之萌发，千夏继续道，“是我好不容易从赵恒之手里套来的。”

“怎么个不容易法？”邱珞安静地微笑的样子，像是月下极美的莲，清雅而遥远。

千夏的笑意更深了，盯着他的脸，不愿错过他的每个表情和眼神，“是我用身体换来的。”

他仍旧笑得从容优雅，“千夏，不要开这种玩笑。你是那种会委屈自己的人？”

“你不信吗？那你觉得我一个女人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她回答得漫不经心，却?丝丝苦味从话语中沁出。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6）

夜风大起，窗帘翩飞，曼陀罗花香滚滚而来，而她裸露在外的左肩上那暗红色的吻痕在月光下格外明晰，洁白的身体上，突兀地留下殷红的情愫。

邱珞下意识地握紧扇柄，目光牢牢地盯着那块痕迹，转而一笑道："言千夏，你在骗我，你再傻也不会傻到用这种方法……"

"这方法怎么了？"她清冷的声音打断他，走到他面前，身上的香味浓烈地扩散，"你难道还当我是纯洁无瑕的少女？是谁三年前拿走了我的贞洁，你忘了吗？既然……早不干净了，再脏一些又何妨？"

"千夏，不要这么说自己！"邱珞将扇子扔到一旁，眉头微皱。

她凄然地笑，"我跟你睡过，跟周瑾瑜睡过，跟赵恒之也睡过。也许以后还会再跟别人睡。怎么，难道你在外面花天酒地，还要我为你守身如玉吗？"

那是什么？真的是愧疚吗？她居然看到邱珞的眼神中闪烁着愧疚。翠绿色的眸子竟因她染上悲伤，多么意外的发现！她蹲下身，抬起头对上他低垂的眼。

"邱珞，你不该高兴吗？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啊！把我逼得强悍、精明，也逼得走投无路，我只不过照你设定的剧本完成自己的戏份，你难道不开心吗？看到我变得这么脏，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吧？"最后一句，她几乎是从肺腑里吼出来。

"呵呵，"她看到邱珞微怔的眼神，朗笑道，"恭喜你，邱珞，你已经成功地把我逼疯了。"

转身，离去，却被邱珞从背后一把拉住，用力一提，她便落入他怀中，两人重叠在柔软的长沙发上。他华丽的声线压抑低沉，"不脏，千夏不脏。"她感到左肩被柔软的触感覆盖，是他的唇覆上那个吻痕，辗转吸吮。

这难道就是真实的邱珞吗？他还是心疼她的？

月光游走着，爬到沙发上，万籁清宁。

“千夏，以后不要再这么说自己了，”他的唇离开了她的左肩，只是将她拥在怀里，两人一起倒入柔软的长沙发上，像两只慵懒倦怠的猫，在深夜里依偎在一起，“因为我根本不会信那些鬼话。”

像是一盆冷水将她从头淋到脚。

“你这么说自己，我会心疼。”他的指尖卷起她的长发，柔软的沙发上，两人亲密无间，顿生无限暧昧，“我今天很累，你陪着我吧。”说完他闭上了眼睛。

“你是真的想要‘景瑞’吗？”她追问。

“明天一早，我会让佳芸带着真品和八名珠宝鉴定师对外澄清。不要再说话了。”

他确实很疲惫，很快就陷入深眠中。千夏看着他的睡颜，指尖抚摸他的脸。也许这是邱珞唯一不设防备的时候。如果，他们俩能永远这样该多好……

月辉滚滚，曼陀罗的花香铺天盖地。

第二天千夏醒来的时候，沙发上只有她一个人。她梳洗后下楼，见陈佳芸坐在客厅里吞云吐雾。整个屋子里除了她俩，不见其他人影。

“祖母绿的事情已经摆平了。”陈佳芸眼睛都不抬一下。

“哦。”她应答道，“邱珞呢？”

“走了啊。”陈佳芸冷声道。

千夏的心一沉，命运竟再次重演。

她不死心地问：“去哪儿了？”

“他又不会跟我交代！”陈佳芸抬头白了言千夏一眼，却意外见到千夏裸露在外的脖颈上青紫色的吻痕，顿生误会，语气软了些，带着一点点泛滥的同情，“不要去想他了。我也很倒霉，得负责打理‘李御城’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事务，他丢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给我！”

“他又出国了是吗？”千夏提高声音问道。陈佳芸点了下头。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先走了。”千夏转身离开李宅。

阳光刺得双眼酸涩，她依旧高傲地挺直脊背。

如果，他对她是动了感情的，三年前的不告而别是因为自己一时难以自持，决定先离开一段时间；

如果，他即使身在国外，却时刻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如果，他是因为她和周瑾瑜即将完婚而回国；

如果，他为了试探自己是不是为挽救“景瑞”才答应和周瑾瑜结婚而特意让她去拿赵家的月光石，想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为了“景瑞”什么都愿意做——愿意，就代表她和周瑾瑜在一起只是互相利用，没有感情；不愿意委屈自己，就代表自己真心喜欢周瑾瑜……

结果，他成功了。

那么既然他已经得到了他要的结果，为什么又要离开？难道以上推论全部是错误的？

头顶高远的天空，蓝色的忧伤色彩铺满整片苍穹，金色的刺目光线映着她的脸，嘴角不经意间弯起薄凉的笑意。

世上没那么便宜的事，这次她绝不让他一走了之。

Part 4 天涯海角

赢了珠宝输了爱情（7）

千夏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言启烁已经出院，早她一步先到家了。

客厅里焚着安神的香料，言启烁屏退用人，独自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千夏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脖颈，脱下高跟鞋，悄悄地走向扶梯。可到底还是惊动了言启烁，他缓缓问道："你回来了？"

千夏进退不得，还是绕回来，在言启烁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回答道："我回来了。你身体没什么大碍了吧？"

"本来就没什么事，"言启烁从沙发上坐起，"那晚受到刺激休克，抢救过来就没什么大碍了，医生给开了些保心丸什么的……"抬眼间，他看到千夏脖颈上的紫红色印迹，吓了一跳，"你这是怎么弄的？"

她嘲讽地笑，"被人咬的。爸爸，李御城已经正式澄清，证明祖母绿是真品了。"

"我知道。不过当初你不是说卖出去的那块是假的吗？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也许……李御城是看在周瑾瑜的面子上吧，呵呵……"这蹩脚的借口，连她自己都不信，"爸，'景瑞'已经重回正轨了，以后公司的事务可能都得由你承担了，我要离开一阵子。"

"去哪里？怎么连你也要走！你们一个个都走了！"言启烁激动起来，抬高了声音。

千夏赶紧劝道："不要担心，我会尽早回来。爸爸，我有喜欢的人了，我得把他带回来给你当女婿啊！"她只能这么劝慰言启烁。

言启烁被哄得半信半疑，兀自点了点头。千夏趁机溜走，上楼后就开始收拾行李。邱珞的护照上常出现的那几个国家她都记得——法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摩纳哥、日本。一个一个找过去，每个国家待上半个月，翻遍那些有名的夜店酒吧，她不信找不到邱珞！

寂寥陌生的异乡，灯红酒绿的夜晚，声色犬马的浮世里，一张张素不相识的脸从身旁擦过。当初在法国埃克斯见到他，她背过身去装作不认识，现在却那么急切地要找到他，真是可笑。

深夜的巴黎，千夏坐在露天咖啡馆，桌上的咖啡早就已经凉了。明明已经是芳菲四月，天气却阴凉湿润。面前是著名的塞纳河，波光粼粼，灯火通明，千夏看着夜景，眸光微转间，一个修长的人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你跟了我多久？”她淡笑。

“不长，半个月。换杯热的吧？”周瑾瑜叫来服务生，重新换了两杯热咖啡。

千夏慢慢地喝完半杯咖啡暖胃。周瑾瑜看似平静地侧目望向湖畔的繁华夜景，手里握着的滑盖手机却被上上下下地推动，看来他心里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

两人的话，都没有说完。

周瑾瑜最终停止滑动手机，先开口道：“言千夏，你喜欢的人还是他。”

言千夏微怔，难道他知道自己和邱珞的过往？

接收到她怀疑的眼神，周瑾瑜冷笑，“我会不知道我喜欢的女人眼睛在追着谁转？”

“我找他有事。”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解释什么、掩饰什么。

“什么事呢？值得你从全美境内所有顶级酒吧追到法国巴黎的大街小巷。我真的从来都没看出来，原来你是这么痴情的女人。”

“你的话很酸！”千夏冷脸看向他，一向善于言辞的她，现在却不知该怎么和周瑾瑜周旋，或者解释，或者狡辩，总之任何一种都比现在的沉默要好。

也许潜意识里，她还是在避免正面伤害他。

手机滑盖最后一次滑出，又推入，发出啪嗒的声响。

突然，周瑾瑜起身离开座位，人影逐渐走远。千夏在心里笑自己，把周瑾瑜气跑了吧，他那高傲的自尊心怎么能忍受别人的冷脸?

十米开外，他顿下脚步，背对着她，响亮地说：“他在丹麦。”

月光和霓虹灯影投射到渺小的她身上。

言千夏，你在做什么呢？为什么要伤害关心你的人？又为什么，被明知无情的人伤害?

丹麦，或许那里有解开一切谜团的钥匙。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沐浴在四月末湿润的春天的气息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和浓郁的香草气息，宛如古老童话里的城堡。

郊区，一处咖啡馆的二楼，雅座被全部包下。邱珞安静地坐在窗边的软沙发上，端起无糖的黑咖啡慢慢品用，呷了一口，味道纯正极了。他将咖啡杯放回茶几，顺着目光看到对面的男人只点了杯清水，微笑道：“这里的咖啡味道不错，你不尝尝吗？”

“不了，”那个男人笑笑，年过五十却保养得极好，看上去似乎刚刚四十出头，俊朗而立体的脸部轮廓，翠绿色的眼眸，再配上一头金发，毫无疑问是白人中的俊美男子，“上流社会的人从来不喝咖啡。”

“哦，原来如此。”邱珞了然道，眸中腾起妖娆，却转瞬湮灭。

“我没有想到会见到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这个男子，安德斯·尤利乌杰，邱珞的生父，问话中带着一丝愧疚。

“母亲又嫁人了，养父对我很好。只是我一直都很想找到我的亲生父亲。”邱珞?辜的眼神和恭顺的外表令安德斯的愧疚感更增一分。

“对不起，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存在。你母亲走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

“没有关系，爸爸。我并不打算和你聊那些陈年往事，能见到你已经很开心了。”他笑得纯洁如赤子。

“珞珞……”安德斯吞吞吐吐，“恐怕我暂时不能接你回家。我现在的妻子是挪威亲王的女儿，她不知道我当年和你母亲的感情，恐怕她

暂时不能接受你……我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在中国还有个哥哥，还有我的声誉……”

“我知道，爸爸，”邱珞打断他，温和地笑，“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难处，没有关系。”心里却冷笑——所以，就算你当年知道有我的存在，你照样会为了你的妻子、孩子、身份……选择装作不知情。

“那你来找我是……”安德斯不禁探究地问。

“我说了，我只是来见你。我住在哥本哈根旧城区南部的旅馆里，会在这里待几个月再走。爸爸方便的时候可以联系我，我们出来见面。”

“你真的……只是来见见我？”他的语气仍是那么怀疑。

“当然了。”他微笑，耀眼的光线穿过如墨的黑发，明眸沾染了阳光的温暖，“对了，女王陛下的生日就要到了，如果爸爸还没有选好礼物，不如就送这个吧。”他将一只锦盒递到安德斯面前，打开，里面穿过月光石吊坠的项链晶莹夺目，“月光石是六月的生辰石。这块石头更是月光石中的极品。”

“好的，我会把项链转送给女王陛下。那我今天先走了。”安德斯和邱珞道别后离开，自始至终没有碰过面前的水杯。

只剩邱珞孤身一人在空旷的二楼，他仍是微笑着端起咖啡杯，呷了口黑咖啡。再放下杯子的时候，嘴角的笑却凝住了，翠绿色的眼眸妖娆肆虐，暗流涌动。

游戏，再次开始。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

Chapter 4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

也许就是在这个瞬间，邱珞感受到言千夏在自己心里的位置。

Part 1 别样重逢

银翼俱乐部，建在哥本哈根朗厄里尼港湾旁。沿海而立，风景秀美，每晚客人络绎不绝，挥金如土，同时却保持着一丝贵族的格调，比如，女士未穿裙装禁止入内。就连慕名而来的好莱坞国际巨星，也因为身穿裤装而被禁入，被迫改穿裙子后才能进去。

银翼俱乐部内分为古典区和现代区，跳探戈、伦巴、交际舞的中年人大多去古典区，跳Jazz、Popping、Locking的年轻人大多去现代区。

五月的夜晚，邱珞来到银翼俱乐部的现代区。看着舞池里的男男女女，漫不经心地一笑。吊顶上的灯光打在橙色沙发上，凝成了耀眼的光晕。他坐在最显眼的那张沙发上，开了瓶红酒，看着一群人跳舞。

舞池里最惹眼的女孩子，甩着一头长长的金发，身材纤细却凹凸有致，随着每一个节奏扭动充满青春芳香的身体。一曲过后，众人都走出舞池，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本是漫不经心的目光，却在见到邱珞后停滞，她兴奋地对朋友们低呼道："哇，帅哥！"几个女孩子纷纷挑了下眉，暧昧地笑。于是一行人改道往邱珞这边走来。

她大大方方地坐在邱珞旁边，热情地问道："是从东方国家来的帅哥吗？"

邱珞不动声色地打量她——一头及腰的金色长发，一双水蓝色的眼睛，欧洲人罕见的、没有雀斑的白皙肌肤，再看身材……他满意地一笑。

女孩子见他不回答，以为他不会说丹麦语，又用英语问道：“嗨，你来自哪里？日本，韩国，中国，还是新加坡？”

从十三岁那年他查到自己的生父是丹麦一等公爵安德斯·尤利乌杰起，邱珞就开始学习丹麦语，但他却用英语回答道：“我来自中国。你好。”

周围一圈的女孩子嘻嘻笑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没想到中国的男孩子这么好看！”

“他居然是绿眼睛啊，会不会是隐形眼镜？”

“哎呀，比那个自命不凡的温曼莎公子英俊多了，下次要带他去见见温曼莎，看看他还敢不敢成天臭美！”……

邱珞装作一点儿都听不懂的样子，用英语问身旁的女子：“她们在说什么呢？”

“她们……她们叫我问问你的名字。”女孩子水蓝色的眼睛一旦笑起，那眼波便如同涟漪的春水一般醉人。

“哦，我叫邱珞。你们好。”

“你好，你可以叫我凯丽。”她介绍完，一圈女孩子都纷纷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索菲。”

“我叫安娜。”……

这天晚上，他们相处得非常开心，几杯红酒下肚就成朋友了。这之后的每个晚上，凯丽都约邱珞来银翼俱乐部。

直到五月末的一个晚上，邱珞来到银翼时只见到凯丽一人，问她其他人去哪儿了，凯丽调皮地笑，“不知道啊。”

凯丽带他去古典区，两人一起跳探戈。明亮的舞池里，一对异常俊美的男女轻易地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跳舞，其余人纷纷退到一旁，安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2）

静地欣赏他们的舞姿，一曲过后满堂喝彩。

凯丽挽着邱珞的手臂，两人一起回到座位上。她今天穿着一身白色裹胸连衣裙，金发上别着一颗碎钻头饰，在灯光下格外柔美动人。

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喝酒，突然间窗外漆黑色的夜空炸开了灿烂的花火，凯丽兴奋道："邱珞，我们快出去看烟火！"

银翼俱乐部外，月色正浓，海水拍击着海岸，岸边有几块裸露的光洁岩石，就像是沿着海岸散落的一粒粒珍珠。

凯丽拉着邱珞坐在一大块平整岩石上，她喝了许多酒，微醺的脸上飘满红晕。

"今天是伊莎贝拉公主的十九岁生日。现在的王宫里一定很热闹，那些烟火都是王宫里为庆贺公主生日而点燃的。"说着，她微微嘟起唇，"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为我放过烟火呢。"

"你什么时候过生日？"

"八月十八日。"

"好，那天我给你放。"

一双漂亮的眸子眨巴着看向邱珞线条优美的侧脸，暧昧地笑道："你不是想追我吧？我可不好追哦。"

邱珞微笑，并不回答。

"当然，看在你似乎挺有诚意的分上，"凯丽自顾自说了起来，"我可以考虑……先让你做男宠！表现得好再升级做正牌男朋友！"

"男宠？"邱珞的眸底盎然生趣。

"对啊，"海风吹起凯丽的长发，她绾起发丝，趁散发遮着自己的半边脸颊，偷笑道，"当男宠呢，首先要乖。今晚让你主人我先香你一口吧！"凯丽借酒壮胆，将脸颊一点点凑向邱珞。

邱珞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身旁的女孩一点点凑向自己，在快要双唇相接的那一刹那，却升起强烈的厌恶感，微微

侧开脸，凯丽只亲到了他的脸颊。

然后她就彻底醉了，安心地倒在他怀里，嘴角带笑。

回眸间，他却看到远处的海岸线上伫立着一个身形纤细的女子，棕色的长发飘散在夜风中，朦胧的月光在她身边晕染成极薄的清辉。

言千夏对邱珞微笑，虽然不知道他能否看清自己的表情。

三个月后，她终于找到了他，在别的女人怀里。

满天炫目的花火，她像是看到当年的自己。

邱珞目送千夏离开，微微勾起唇角。

靠在他右肩上的凯丽醉醺醺地低语着："爸爸……不要那个，那个好看……好漂亮的裙子……"

十八岁的少女，天真无邪，连梦中都在笑。

手机铃声响起，邱珞侧过脸，尽量不惊扰凯丽，轻声应答道："你好，哪位？"

"邱珞，我是索菲。我想问你，凯丽现在在你身旁吗？"

"在，怎么了？"

电话的那一头却陷入沉默。

良久，索菲回答道："没事了……"

"索菲，你现在可以来银翼吗？凯丽喝醉了，你送她回家吧。"

"好。我和安娜马上就到。"

不久后，一辆银灰色的保时捷跑车停在邱珞面前。索菲从驾驶座上下来，看到倚靠在邱珞怀里的凯丽，深深地抽了口气，一步步走到他们面前，伸起双臂，努力笑道："我送她回家吧。"

"麻烦了。"邱珞并没有将凯丽直接交给她，而是温柔地横抱起凯丽，小心翼翼地放在保时捷的副驾驶座上，关了车门。

"邱珞，"索菲的脸色苍白，仿佛在极力克制什么，"其实今天晚上……"

邱珞等她说下去，但是他知道，她不会说完这句话。果然，索菲摇了摇头，微笑道："我先走了，你也早点儿回家吧。"

“好的，Bye。”邱珞目送她们离开。

不管索菲要说的下半句是什么，她都不能说下去，因为她承担不起说完那句话的后果。

命运不会给他们太多沉浸在美好时光的时间。

六月四日，女王生日的前两天，安德斯·尤利乌杰找到邱珞暂住的宾馆。

“珞珞，那条项链怎么回事？”

窗外日光正盛，六月的天气，温暖的阳光中暗藏锋芒。

邱珞倒了两杯红酒，一手端一只酒杯，将其中一杯放在安德斯面前的桌子上，“一九三七的波尔多红酒。放心，杯子消过毒，尝尝味道如何。”

安德斯的视线停在酒杯的杯沿上，最后下定决心似的拿起，轻呷了一口。

“呵呵……”邱珞看着他凝重的神情，情不自禁地笑了。

“别闹了，那条项链到底怎么回事？王宫里的匠人都无法打开那个蝴蝶扣。”

那是当然，蝴蝶扣是“李御城”内部设计的，除了他和设计师，没有第三个人能打得开。

“我也说不清那个要怎么打开，不过我肯定我能打开它。要不你带我去王宫吧？”

“开……开什么玩笑。”

“当然不是以你的儿子的身份，只是卖给你这条项链的珠宝商。”

安德斯许久不语，陷入沉思。邱珞淡定地抿唇微笑，要是他有办法打开扣子，何必现在来找他？要是不能令女王动心，他又怎么会舍得月光石？

“好，明天下午我来接你。你……千万不能给我惹麻烦。”几句寒暄后，安德斯匆匆离开宾馆。

邱珞走到茶几前，拿起那只被他呷过一口的红酒杯，冷冷一笑，走到房间角落的盆栽旁，将芬芳的红色汁液全部倒进去。

Part 2 一起悲伤

一身墨绿色的衬衫，衬得他碧绿色的眸子光华暗涌。灰色的马甲和长裤，黑色的皮鞋，宛如一个再儒雅不过的绅士。临行前，邱珞褪下左手中指那枚光滑锃亮的铂金戒指，放入西裤口袋。

邱珞跟着安德斯来到恢宏的王宫，一道道铁门为尤利乌杰家的专车打开。

下车后，邱珞并没有环视四周，只是安静地跟在安德斯身后。

“女王正在花园里喝下午茶。记住，除非她伸手，不然不要贸然对她行吻手礼。”

“知道。”

皇家花园，宛若一望无际的森林，茂密的树枝遮天蔽日，清脆的鸟啼声此起彼伏。徒步走了十几分钟后，他终于看到一大片青草地，白色的坐椅，巨大的太阳伞，几个仆人安静地候在一旁。背对他们端坐着的就是丹麦女王，而面对他们的一群年轻女子，正坐在草地上唱着丹麦的曲子。唱罢，女王为她们鼓掌，接着所有人都纷纷鼓掌。

“啊？他怎么来了？！”坐在人群中的凯丽尖叫。一旁的索菲和安娜见到邱珞也震惊万分。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3）

安德斯和邱珞恭敬地来到女王面前。

“陛下，我带他来了。”安德斯说完，女王看向邱珞，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却笑得格外慈祥，盘起的银白色长发贵气逼人。

她向邱珞伸出了左手。邱珞走向前，俯下身亲吻她的手背，“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我也很荣幸。你能告诉我这条项链到底怎么才能戴上吗？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月光石。安德斯公爵，也谢谢你的心意。”

安德斯一副愧不敢当的样子。邱珞微笑，“请容许我为您戴上吧。”邱珞拿起一旁的仆人递上的宝石，没人看得清他到底怎么打开蝴蝶扣的，好像到了他手里，那对蝴蝶翅膀就会自动分开。

“年轻人，你很懂珠宝吗？”女王问他。

“家父从事珠宝行业，所以我从小就研究这些宝石。”

“你比王室的珠宝师还了不起，他们可打不开这扣子。”女王开着玩笑，邱珞也跟着笑，却不料她下一句竟是，“你愿意到王宫来当我的珠宝师吗？”

居然，比他计划的还要顺利……会不会太顺利了……

“您很想让我成为您御用的珠宝师吗？”

“我看到你就觉得很亲切，”女王的话让安德斯额前渗出细细的汗水，“可以考虑一下。”

“伊莎贝拉公主到。”一声通报后，娉婷的身影向他们走来，就像神话里的女神，被上帝青睐的宠儿，仅仅是远远的身影，就已经美得不似凡人。

“孩子们都聚齐了。安德斯，跟我一起回主殿吧，把这里让给他们。”女王和蔼地笑，安德斯忙上前扶她离开。

“珞珞！”待他们走后，凯丽马上蹿出人群，亲昵地上前挽住邱珞的手臂，满脸笑意。索菲和安娜并没有上前，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珞珞，我们走，我带你去看看王宫。”凯丽拉着邱珞离开。

伊莎贝拉和邱珞擦肩而过，可是谁都没有向对方看一眼。

“珞珞，珞珞，”凯丽在他身旁像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喊着，他只是安静地微笑，“珞珞，你还记得那天看烟花的时候……我说了什么吗？”

他加深了嘴角的笑意，并不回答。深林里的芳草香气浓郁，沁人心脾。

“嘻嘻，珞珞，我问你，我对于你而言，是不是个特别的人呢？”少女低着头问。

“是，”他不假思索，“你是绝对特别的存在。”

“邱珞，”凯丽停下步子，拉着他面对自己，神色庄重，“我很认真地说，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认真地喜欢一个人！”

原来喜欢还分认真和不认真的……邱珞不置可否地笑。

“那，你到底是什么想法呢？”

“凯丽，我不想玩恋爱游戏。”

“我说了我是认真的啊！”

“那你有想过如果我们在一起，未来会如何吗？”

“未来……结婚……”凯丽犹豫着回答。

“瞧，你也不确定。因为你的父亲，一等公爵安德斯·尤利乌杰，怎么能接受一个只懂珠宝的毛头小子做女婿呢？”那冰冷，从眸底渗出，几乎连自己都凝结成冰了。

“我会劝说他的！”

“好，如果你能劝服他同意我们在一起，我自然不会拒绝你。”他笃定地笑。

“一言为定！”凯丽果真是行动派，马上转身离开，蹦蹦跳跳的样子像只小兔子。

待凯丽离开，邱珞淡然道：“你跟了我们很久了。”

他转过身，看到索菲从粗壮的树后走出，满眼通红，像是见到了仇人。

“你怎么了？”他好心地问道。

“为什么？我们一起遇到你的，就因为那天晚上她先下手……”

她到底还是说出来了，本不该说的话。

“索菲，你知道你这句话如果传出去，会给你的家族带来多大的麻烦吗？”他一说完，索菲就白了脸，可是眸子里的水雾不争气地氤氲满眶。

十八岁的女孩，多么天真美好的年华，可以纵情地哭，可以肆无忌惮地爱，可以做一切标榜青春的事。

索菲满眼不甘，却只能转身离开。

依稀间，他听到悠扬的琴声。《威尼斯之旅》，多么熟悉的曲调，多么熟悉的节奏。他的双脚情不自禁地追随琴声而去，在下沉式的音乐广场上，白色的斯坦威钢琴前端坐着一身黑色连衣裙的女子，棕色的长发随着琴声在风中似飞鸟翩跹。

邱珞饶有兴致地听完曲子，为她鼓掌。

她起身，背对钢琴，面向他。那双黑色的眸子宛如永恒的星宿，淡然清丽。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见到你。”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这笑容，第一次有了温度。

“你能到皇室来当珠宝师，我为什么不能来当钢琴师？”

“是啊，我不该小看你的。千夏，你总是能给我惊喜。”

“邱珞……”双手不自觉地收紧，千夏的心里酝酿了太多的情绪。

“嘘——”邱珞的食指抵在唇间，“这里不安全。我住在旧城区威廉宾馆顶楼套房，三天内你来找我。我们……谈一谈吧。”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4）

先来找他谈话的人，却不是言千夏。

当天晚上，凯丽打电话给他，一个劲儿地在电话那头哭泣。

“他打我……长这么大，他第一次打我！我只是说想和你在一起……”

他早料到了。

“他说，你只是个珠宝商，配不上我……”

很好的理由。

“邱珞，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继续努力吧。”邱珞随意安慰她两句，便挂了电话，心里没有一丝愧疚感。

次日清晨，邱珞刚起床不久便有人来敲门。

开门。言千夏站在门外，轻轻一笑，“欢迎我进去吗？”

“当然，我不介意和你一起用早餐。”

他安静地喝汤，撕食面包，每个动作都优雅不凡。她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良久才沉吟道：“你确定要继续下去吗？”

他不回答，她继续道：“这游戏要到什么时候呢？让无知的女孩喜欢上你，这样很有成就感吗？凯丽之后，下一个想征服的是谁？伊莎贝拉公主？”

“邱珞，”言千夏起身，“看来我今天不该来找你。”说完走向门口。

他这时已吃完了早饭，站起身，拉住她的手臂，没用多少力气就把她推到墙上，额头相抵，身体相贴，“千夏在吃醋？”

“我说是吃醋你就会开心吗？那如果我说我快被你逼疯了，你是不是要放声大笑？”

“是。”他微笑，漂亮的眸子眯起来。

“什么？”

“如果你为我疯了，我一定会开心地大笑。”

“你！”

“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我们谁都不会为对方疯狂，因为我们都是太过理智的人。”

许久的沉默，直到有人敲门，是安德斯的声音，在门口问他在不在。

“他怎么会来这里？”千夏诧异，却已经被邱珞推进浴室。

“不要让他看到你！”邱珞嘱咐完便急忙为安德斯开门。

门口，安德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的外表，一眼便知是保养极好的上流社会男子。

“进来吧。”邱珞侧过身让他入内，关上门。

“爸……”他面向自己的父亲，却被啪地一掌打过来，狠狠扇过他的右脸。

嘴角一阵甜腥，他的眸底却溢出冰冷的笑意。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爸！我怎么会有你这么邪恶的儿子？居然诱惑自己的亲妹妹喜欢上自己——跟你妈当年一样，为了追到我不择手段！”

“呵……”他用袖角擦去唇边血迹，听他继续说下去。

“你想入籍尤利乌杰家族，想成为爵位继承人，想逼我承认你的存在，否则就让凯丽为你疯狂？”

“真好笑，那些不是我应得的吗？我难道不是你的儿子？”他的眸底腾起寒意，指尖不自觉地握紧，却依旧保持风度翩翩的微笑。

“你不配！不要以为我会迫于凯丽喜欢上你，只得公开你的存在，断了她的心思。大不了把她嫁到挪威去，我也绝不会公布我有过情妇，还有个私生子！”安德斯气愤地叫嚣，然后摔门而去。

“等一下。”邱珞的声音不带任何温度，那么冷，让安德斯下意识地在门边停住步伐。

他从左手中指取下那枚铂金戒指，细细的一圈，没有任何点缀，却隐着璀璨的光华，“妈妈说这是你当年送给她的定情信物，让我保管着，希望有一天你看到戒指会想起她。可惜你的记性很差。”指尖摩挲着那枚戒指，他突然反手丢到走廊外，“那么，我也再不需要它了。”

安德斯脸上的怒气顿时消了大半，仿佛想起很多年前的事，两眼盯着在空寂的走廊上不断旋转的戒指。

邱珞关了门，将他隔在门外，然后静静地坐在床边，夏日的清风吹过额前墨色的发。

“今天我才知道为什么你如此冷血。”千夏从浴室中走出，来到他身后，“原来那是遗传的。”

眼前的这个人是谁？高傲冷血、不容许背叛的邱珞啊！

因为她和周瑾瑜的婚约，他便设局要毁了“景瑞”，最后又撒手放了“景瑞”，无非在昭告自己的能力和手段——谁若背叛了他，他就要谁以十倍的代价偿还！虽然，他并不清楚她和周瑾瑜缔结婚约的前前后后……

这一次来丹麦，就是为了报复安德斯一家的吗？

为什么，她觉得那么心疼？

邱珞也会有他的愤恨、他的嫉妒、他的无奈、他的耻辱，三年前的离开或许正是因为骨子里缺乏的安全感，甚至是……恐慌。

他不是懦弱，只是将自己保护得太好了。

他不是不爱，只是将爱情埋得太深了。

而只有她，能感受得到。

“那么你呢？”他调笑着将千夏的思绪拉回，眼中却是难掩的疲惫，“你的父亲可是个多情的人，怎么倒不见你多情。”

千夏坐到他身后，双臂从背后环住他，脸颊枕在他肩头，“邱珞，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不缺钱，也不缺爱，何必到这里来勾心斗角。你是看不得他们生活得如此幸福吗？”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5）

他沉默，她只是紧紧地抱着他，继续问：“你什么时候去王宫上班呢？”

“就这几天吧。”那温暖柔软的身体贴在自己的后背上，他有一瞬的迷离，微微侧过脸，和她光洁的脸颊靠在一起，像极了受伤的野兽，彼此慰藉。

也许就是在这个瞬间，邱珞感受到言千夏在自己心里的位置。

Part 3 如何信任

夏日里，炫目的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窗，流泻在红木地板上，凝成满地金芒。

丹麦王宫的音乐走廊里，凯丽的右颊上抹了厚厚的粉，以遮去青色的淤血痕迹。她手里拿着一把小提琴，专注地在琴弓上抹着松香，然后支在左肩上，开始拉奏。

琴弦在一个小节后止住，凯丽瞥了眼站在角落里的千夏，冷声道：“傻站在那里干什么，怎么还不帮我配乐？”

“是。”千夏微怔，马上反应过来，坐到钢琴边，指尖敲击出华美的乐章，与琴弦共鸣。

不久，窗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女王的身后跟着一群随从，走过音乐走廊。就像凯丽算准的那样，每天这个时候女王都会来这里听轻音乐。凯丽微笑着奏完一曲，赢得女王的掌声。

“女王陛下，”凯丽放下小提琴，撒娇地跑到女王跟前，“凯丽有件事情想拜托您，可不可以呀？”

“你个鬼精灵，又想干什么？”女王永远都是雍容华贵的容颜，却笑得亲切和蔼。

“凯丽喜欢邱珞，那个献上月光石的邱珞，陛下给我赐婚好吗？”

“他……”女王微微思量，“我考虑一下再答复你。”

“嗯，我就知道您对我最好了！”少女嬉笑，拉着女王撒娇。

待女王离开之后，凯丽踩着悠闲的步伐来拿自己的小提琴，看到一旁的千夏静静地端坐着，来了兴致，问道：“哎，你说女王陛下会促成这婚事吗？”

“我不知道。”千夏淡淡地回答，安静内敛。

“要是真的促成了，我一定会很幸福、很快乐的！”少女的脸上出现梦幻般的笑容。

“你不会幸福的。”千夏合上琴盖。

“啊？什么？”突然被人泼了一盆冷水，她很是意外。

千夏朝她极淡地一笑，起身恭敬地鞠躬告退。凯丽咋呼着喊她回来，千夏却没有理睬她。

凯丽恼怒极了，想去追这个无礼的钢琴师，却发现那个女子简直像幽灵一样，转眼就不见了！她气急败坏地疾步往私家车走去，想早点儿离开王宫，却意外地遇上了索菲和安娜。

“有事吗？”对她们，她不需要客气。

“邱珞在花园里等你，叫我们带你去。”索菲回答。

“哦，那走吧。”三人走向参天大树遮天蔽日的皇室花园，越走光线越暗。凯丽不耐烦了，“怎么回事呀？怎么还不见珞珞？”

“因为邱珞本来就不在花园里。”安娜转过身冷冷一笑。

“那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吃饱了没事做？”

“凯丽，那么多年，你一直过得很舒服吧？”索菲突然推了凯丽一把，将她的后背抵在树干上，安娜也跟着上前，两人一起制住她。

“你在说什么啊，索菲？”

“因为你的父亲是一等公爵，我们的父亲是二等侯爵，你说什么我们都不敢反驳，你耍脾气我们只能忍受！那也没什么，谁让你出身比我们高，我们忍就是！”安娜说完，索菲继续道，“可是爱情应该是平等的！明明大家一起遇见邱珞，那天公主过生日，你却撇开我们独自

私会邱珞，还喝酒装疯，倒在他怀里。你以为我看不出躺在我车里的你根本没有醉？我真想……一脚把你这个恶心的女人踢下车！”

“两个神经病！你们纯粹是在嫉妒，嫉妒我出身比你们好，嫉妒邱珞喜欢的人是我……”

“好，”索菲冷笑，“那就以嫉妒的名义，让你尝尝痛苦的滋味！”

“凯丽，我记得你的小提琴拉得不错？”安娜笑得很阴毒，左手从手袋里掏出一块锋利的玻璃……

“不要……”凯丽觉得后背一阵寒意，从小到大，她第一次感到恐惧，绝望地喊，“珞珞！”

可是，任她喊破嗓子，此刻身处王宫主殿内的邱珞也根本听不到。

伊莎贝拉公主刚上完课，跟家庭教师道别后漫步走出教室，淡淡的目光瞟了眼站在走道上的邱珞。

“公主殿下好。”他友好地打招呼，很明显，他是特意在这里等她。

“嗯。”她极淡地应答，没有多看这个人一眼，目不斜视地从他身旁经过，手臂却突然被这个男人挽住。

“你难道不知道不经允许触碰王室成员的身体是极度失礼的事情吗？”冰冷的声音完全不似外表的柔美，只觉盛气凌人。

邱珞轻笑，“伊莎贝拉，我来跟你做个交易如何？”

三天后，王室内部曝出惊天传闻——伊莎贝拉公主向女王请求，要下嫁给珠宝商邱珞。

次日，安德斯·尤利乌杰在宗亲会议上公开声明，邱珞是他的私生子，有着贵族的血统。

隔日，女王陛下首肯，六月底就为他们举办盛大的婚礼。

这一切，就像一场惊天海啸，扫荡着王室的每个角落。

“恭喜你，恢复了贵族的身份。”月桂树枝叶蔓延，嶙峋交错，清雅的香气随着月光游走，千夏对邱珞明眸一笑，又补充道，“也恭喜你

马上就要迎娶高贵的公主。”

“不客气，欢迎你来喝喜酒。”

“喜酒？”千夏的笑意出现一丝裂痕，看到邱珞身后向他们走来的人，不屑道，“你还是先摆平麻烦吧。”说罢转身离去。

凯丽走到邱珞面前，两眼泪汪汪的，布满血丝，右手上缠满纱布和绷带，整个人憔悴不堪。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6）

“珞珞……”她轻声喊他的名字，眼泪立即如雨流下。

“怎么了，凯丽？”邱珞慵懒地靠在树干上，芬芳的花香萦绕在他周身。

“他们说，你是我哥哥……都是骗我的，对不对？怎么会呢？不会的！珞珞你告诉我，是爸爸故意这么说，妄想断了我的念头！”

邱珞微笑着，目光游离，不带温度。

“珞珞……”凯丽继续委屈地哭泣，“索菲和安娜好过分，她们……她们拿玻璃刺穿我的右手。我以后再也不能拉琴了……再也不能拉琴了……”少女开始痛哭，眼泪顺颊而下，清澈如同露珠。

“好可怜。”他淡淡地说。

“珞珞，你不会真的娶公主吧？你说过我是特别的人啊！”她热切地看向他，满脸期待，仿佛是要抓住最后的生机。而他，却将那生机彻底毁灭，“不，我当然会娶公主。你确实是特别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妹妹啊。”他笑了，那般残忍。

“你……你早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的？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凯丽大吼，情绪完全失控，“为什么要狠狠地伤害我？看我痛苦你就高兴了吗？！”

“是，我狠狠地伤害了你，”他承认这个事实，接着笑道，“所以，痛的人不是我。”

而他已经连什么是痛都感觉不到了。

之后邱珞再也没有见过凯丽来王宫，索菲和安娜也很少到王宫走动。但在宗亲会议上，两家家长经常争执，无论事大事小。而这些，不过是邱珞听来的——即使他入了尤利乌杰籍，也没有被允许参加宗亲会议。

他也没有争取参加宗亲会议，而是专心陪伴公主。

王宫里，经常可以见到邱珞和伊莎贝拉携手漫步的身影。

神仙眷侣般的一对男女，在满天晚霞的映衬下，漫步在恢宏的王宫内，如同西洋油画般浓郁的美。

马术课上，邱珞和伊莎贝拉共乘一骑，她安静地倚在他怀里，和他低低私语；

晚餐后，两人一起绕着花园散步，月光在他们头顶轻盈洒落；

伊莎贝拉还专门为邱珞学习汉语，每天都苦读至深夜……

所有人都说公主变了，不再冷傲、难以接近，变得随和亲切，看向邱珞时，眸中更是盛满笑意。

所有人都在亲眼见证这场现代的爱情童话，在这个童话王国里上演。

但凡世间男人所追求的，财富、地位、娇妻……邱珞几乎都是唾手可得，一步登天，令人艳羡。

距离婚典只有十天了。

六月二十日，也是言千夏的生日，这一天却和平常没有任何区别，千夏坐在钢琴前，十指在黑白琴键上飞舞，沉浸在这琴音中。

不知道弹了多久，十指指尖有些麻木，微微颤抖，她关上琴盖，离开音乐走廊，披着一身月光，走到在月桂树下。

“就知道能在这里找到你！”是个女孩的声音。

千夏转身，见另一个琴师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将手里的包裹递给自己，“这是寄到王宫里来的包裹，要你签收。我担心你有急用，所以给你送过来了。”

“谢谢你。”千夏一脸微笑。

“举手之劳，我走了。记得在熄灯前回来。”女孩子摆摆手离开了。

千夏坐在月桂树下，点点白色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她拆开了包裹，那是一个漂亮的音乐盒，白色贝壳的外形精致可心。千夏按上发条，打开贝壳，里面躺着一条小美人鱼，随着乐声，鱼尾微微摆动。

贝壳的内盖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飘逸的英文——

Happy birthday.

Chou

优美而清泠的嗓音念出来，千夏赶紧关上贝壳，见邱珞从树后走出来。

“呀！言千夏，瞧你那表情，被周瑾瑜感动了吧？”

“呀！邱珞，瞧你这神情，该不会在吃醋吧？”说真的，她确实感动，尤其是一个人在异乡，至少有个人还在关心自己。不像眼前这人，近在咫尺，心却遥不可及。

“怎么办呢？看来我的礼物已经没有必要送了。”邱珞一副自怨自艾的样子。

“你两手空空，哪儿来的礼物？再说你敢送吗？不怕被抓到，落得婚礼泡汤？”

“难道礼物非要拿在手里吗？”邱珞对她暧昧地笑，走到她面前，“言千夏，生日快乐！现在闭上眼睛，接受我的礼物。”

那笑意盎然的翠绿色眼睛，宛如璀璨摇曳的繁星。可是，这双眸子里已经倒映过多少女人的脸庞了？

千夏固执地睁着眼。邱珞无奈地笑道：“真不懂事，接吻是要闭眼的。”说完，左手覆盖她的双眼，袖间的香水气息侵入她的鼻间。

下一瞬，双唇被温柔的触觉覆盖。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7）

再下一瞬，手中的音乐盒被人夺去，只听咣当一声，一定是被丢到远处了。

千夏挣开他覆盖在她眼睛上的手，怒喝道：“你为什么要丢掉我的礼物？”

“因为我不喜欢它。”

“那又不是送给你的！”

一个吻算什么？他到底还是不敢送她礼物，怕被公主发现，怕被王室捉奸。

千夏走过去捡起音乐盒，握在手中，锐利的目光扫在邱珞脸上，“你有你的选择，那么，我是不是也该有选择的权利？”

有选择和有选择的权利，真是相去甚远。千夏的嘴角自嘲地一笑，在他眼中看来却犹如讥讽。

“好，那我们就尊重彼此的选择吧。”他的眸中闪过一丝恼怒，转身大步离去。千夏看着他离开，看着他的右手突然伸进口袋，拿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如同一道流星般迅速掷向一旁的草丛。

待他走远后，她寻向草丛，找到一只五毫升的细颈玻璃瓶，颈口系了粉色的丝带，估计又是他调出的新味道。

她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地笑了，邱珞刚才一定为她很恼怒吧?

游戏继续进行。

Part 4 心灰意冷

离婚礼还有五天。

所有的乐师受命练习《婚礼进行曲》，将在举行婚礼的大教堂内合奏。

指挥家是个微微秃顶的老者，站在指挥台上，闭上眼睛沉醉在音乐中，两只手随着乐声发号施令，带着乐师们一遍遍地练习。

偏音，错音，再偏……

指挥家慢慢睁开眼，望向钢琴部，一个黑眼睛的女孩子正低着头苦笑。明明是如此简单的曲调，谈不上任何难度，可是她总是频繁地弹错音节。

他并没有训斥她，只是停顿了一下，以示提醒，然后继续指挥。可没有想到那个女孩子仍是不时弹错键。一曲毕，他走下台阶来到她面前。

“小姐，你能告诉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钢琴的吗？”随着他的问话，所有人都看向言千夏。

“惭愧，我从很小就开始学了。”

“那为什么这首曲子对你而言似乎很有难度呢？”

“也许是因为很久没有弹钢琴的缘故吧。请您给我个机会，我会努力练习。”

老者的目光在她身上顿了顿，“好吧。不过你必须要加倍练习。”

所有人都纷纷离开后，她仍在音乐走廊内弹钢琴。很久之后，背后响起冷冷的声音，华丽的声线，再熟悉不过的语气：“别弹了，跟机器人似的。”

他来了。

在他看不到的角度，她微微一笑，又迅速隐去笑意。

今天，她要逼他现出原形。

千夏继续弹，仿佛没听到他在说话，直到左手手腕突然被他握住，身体顺着力道向右侧转，黑色的眸对上翠绿色的眼。

“你倒是很有勇气。不怕下一秒女王可能就会从门口进来吗？”她笑得清冷，锋芒如刀刃。

“我吩咐了门口的守卫，不要让人进来打扰我。现在应该是女王用晚膳的时间。”

“哦，我怎么忘了，现在人人都在巴结你，就连我也要不断练习《婚礼进行曲》。好了，别打扰我，我必须练到不弹错一个音节。”千

夏执拗地甩开他的手，下一秒又被他拉回，他的手臂撑在她肩头，强迫她看向自己。

“言千夏，这几天为什么总是躲着我？”那凌厉的目光，几乎要剥开她伪装的面具，直视进她心底。

很好，他又动怒了。

千夏微笑，眉目间淡淡的轻愁弥散，“现在我要你跟我离开丹麦，你就会走吗？”

他蹙眉，凝视着她的眼，不语。

她继续道：“你早就知道我爱你，不是吗？可是你呢？除了我十八岁那年，你像诱惑凯丽那样诱惑我，对我说了一句喜欢的话之后，你什么时候掏出真心，对我说过你爱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连爱都不敢说出口。害怕被算计，害怕受伤害，害怕真心被对方践踏——他们都是太理智又太缺乏安全感的人，理智地斤斤计较爱情的成本、效益、最大利润，将自己的爱紧紧压在心底，不敢轻易抛出。

邱珞坐在千夏身旁，把她拥入怀中，想说爱她，却发现是那么艰难。这一句“我爱你”，千钧沉重，就像是一块巨石横亘在心口。他改口道：“千夏，我不会和伊莎贝拉结婚的。”

他的防备出现裂痕了。

千夏挣脱他的拥抱，正色道：“那你来这里到底想要什么？为你应得的爵位，为让从小娇生惯养的凯丽陷入痛苦，还是为自己的母亲正名？”

“不，”他轻扬嘴角，稍稍思量后回答她，“那些不过是小游戏。我要的是女王手里的‘矢车菊’蓝宝石。”

“矢车菊？”她惊诧。

“没错。世界上最珍贵的蓝宝石之一，百年来由丹麦王室收藏的‘矢车菊’蓝宝石。”

“你费尽心机，要的就是一块宝石？虽然不一定比得上‘矢车菊’，但是上等的宝石，难道‘景瑞’和‘李御城’拥有的还少吗？”

“千夏，告诉你一个秘密——”邱珞站起身，向落地窗走去，倚在窗边，整个人沐浴在晚霞的流光里，对她微笑，眸间风华横涌，“三百多年前，英皇查理一世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已经嗅到风雨欲来的气息，他将大英帝国王室百分之三十的硬货秘密转移到海外某处殖民地。后来查理一世在革命中被活捉押上了绞刑架，而那批宝藏成了永远的秘密，唯一解开这个秘密的钥匙，就在他的权杖上。”

“斯图亚特王朝的权杖……”千夏喃喃道。

“他的权杖和王冠被打碎了，可是权杖上镶嵌的四块绝世宝石才是真正的钥匙。据说查理一世将宝藏的线索藏在奇石里，如果自己败北，便让后人找到宝藏后东山再起。当然，之后的历史证明他完全是多此一举了，英国到现在仍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你已经收集齐了其他三块宝石？”

“景瑞的祖母绿已经合法转到‘李御城’手中，缅甸的鸽血红和沙特的黄宝石在我离开的三年里用命拼了回来。最后一块就是丹麦女王手里的‘矢车菊’，一拿到它我们就私奔。”他弯起眼睛，笑得那般纯洁美好。

“是啊。一处王室的宝藏，该能装下一整座大英博物馆吧。可是，连爵位、王室地位都不放在眼里的你，难道想当一名博物馆馆长？”

“动机嘛……那还是个秘密。”他微眯起眼，轻佻地笑。

千夏以退为进，“那么，你为什么要找上我？因为我是一流的珠宝鉴定师吗？因为你信得过我？或者因为你知道我对那些宝石没有欲望，所以才找我陪你一起寻宝？”

“言千夏，你为什么总是这个样子？”邱珞突然不悦，“总是自以为是，固执偏见地揣测别人，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要伤害你、辜负你、利用你、抛弃你！”

“那你说你爱我啊！”千夏站起身对他喊道，长久的静默后，她低声重复道，“那你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8）

说你爱我啊。你说了，我就信。私奔也好，寻宝也好，哪怕是四处流浪，我都义无反顾。”

“千夏，”他微微动容，柔声道，“你知道的，我是说谎专家。如果我想欺骗你，再动人的甜言蜜语我都能轻易说出，可是这句话，抱歉……”

她像是被人抽走了呼吸，怔怔地看着邱珞，嘴唇微微翕张，喉间梗塞。

算计再深也没有用，她依旧套不出那句话。她爱上了一个连“我爱你”都不敢承认的男人，因为他永远也负不起许下这句承诺后的责任。

“别这样，千夏。”他别开了眼，不愿看到她被自己伤害的样子，“明天中午女王会召见伊莎贝拉，把这条项链作为世代相传的嫁妆授予她，晚上我就能将它拿到手。最快，明晚我们就离开这里。”说完，他转身离开音乐走廊。

空寂而华丽的殿堂内，千夏独自伫立，良久，口中仍说不出一个字。

邱珞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开了瓶伏特加，灌了几口下肚，只觉得舌尖到食道被酒精刺激得火辣难忍。

他不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情绪竟不在掌控之中。

“伊莎贝拉公主到。”门口一声通告刚过，伊莎贝拉推开了他的房门，反手关上。刺鼻的酒精味使她眉头微皱，“怎么了？你心情不好？”

“谢谢你的关心，和你没关系。”

“我也没准备关心你。”她的目光就如同初见的那天，高傲阴冷，桀骜不驯，“邱珞，今晚过去，只剩四天就到婚礼大典了。”见他不回答，她继续道，“但愿事情别出差错。”

他冷笑着看向她，翠绿色的眸子犹如冰封冻结的湖泊，“伊莎贝拉，你在怀疑我吗？那么你只靠自己，成功过吗？”

“你！”伊莎贝拉脸色剧变，先是哑口无言，最后冷哼道，“我们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不然本公主才不屑和你这样的人说话！”说完甩袖离开。

邱珞扯下自己的领带，靠在床边，沐浴在清凉的夜风中，逐渐平静下来。这样才对，冷静的、不带感情的邱珞，才是真正的自己。

次日正午，王宫主殿的大厅内。女王端坐在上，俯视着三层台阶下那些贵族子弟和宗亲。

安娜、索菲、凯丽不再搭伴，而是相隔很久后来到王宫，隐没于人群中。

言千夏和其他琴师在一旁弹奏钢琴，为一厅的贵族们带来优美的乐曲。

“安静——”司仪站在女王身旁低呼。所有人噤声，唯有曼妙的钢琴曲继续鸣奏，“伊莎贝拉公主、邱珞·尤利乌杰子爵到。”

耀眼的光辉从逐渐打开的正门洒入，她挽着他的胳膊，逆光走来，如同神仙眷侣般唯美、梦幻。所有人静立在大堂右边，乐师在左侧继续弹奏。两人走到正中央，对女王行礼。

“大家都知道，伊莎贝拉是我唯一的女儿。”女王亲和的声音在大厅中回响，“晚年得女，我一向疼爱她。转眼间，她就要成婚了。作为母亲的我，今天就要在这里，由各位王室宗亲和贵族见证，将丹麦王室三百年来世代相传的‘矢车菊’蓝宝石传给她。”

语毕，宫内侍官小心翼翼地捧着蓝色丝绸方巾来到两人面前，方巾上是两条项链，链坠各是半块宝石。

“我已命人将‘矢车菊’蓝宝石一切为二，祝愿两人幸福平安。四日后的结婚大典上，你们戴上各自的宝石项链，昭告国人——从此，这对‘矢车菊’蓝宝石项链就是我丹麦皇族合法继承人及其配偶的象征。”说完，女王讳莫如深地微笑。

一块完整的宝石被一切为二，身为珠宝鉴定师的千夏，只觉得心头沉沉一痛。

作为王室继承人的身份象征，伊莎贝拉死也不可能将自己的那半块宝石交给邱珞。

一场华丽的梦境瞬间破灭。

邱珞暗暗地瞥向她，两人四目相对，凝视无言。转瞬间，邱珞已经换上恭敬的面具，和伊莎贝拉一起对女王行礼感谢。

千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乐师休息室的。

她坐在靠窗的床上，月华伴着桂花香从窗口拂入，轻轻地吹起她的长发，三千情丝一触而动。

突然间响起乐声，千夏顺着视线看到同寝的另一个乐师——那个为她送包裹的女孩子正捧着贝壳音乐盒微笑，她眨巴着晶亮的眼睛道：“好漂亮的音乐盒啊！千夏，原来你有这么温柔体贴的男朋友哦！”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9）

“不是男朋友……是前未婚夫。”她低声回答，眼中弥散着浓浓的倦意。

“呀！这么温柔体贴的男人，为什么要解除婚约呢？你看，他还记得你的生日，对你这么关心，要是还有一点儿喜欢，就回到他身边吧。”

“把音乐盒给我。”她懒得回答，把音乐盒随手放到手边的床单上。小人鱼微微摆动鱼尾，仿佛在吸引她的注意力。

突然，手机震动，是邱珞发送来的短信：今晚不走了。

她已经料到了，迟疑地按着键盘，追问他：婚礼真的要举行吗？

未料，他迅速回复，毫不犹豫——当然！

心像是沉入冰冷的海底，转瞬后却又变得更坚韧。千夏关了手机，马上开始整理行李，把几套替换的衣服塞入行李箱，然后是必备的现金、信用卡，最后把音乐盒也装入箱中。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切，看得室友直发愣，闷声问道：“千夏，你要走啊？”

“嗯，很感谢你这段日子的陪伴。”

“你是要去找你的前未婚夫吗？”少女睁大了双眸。

千夏敷衍地笑笑。

“好！我支持，强烈支持！千夏快去吧，结婚一定要记得给我发请柬！”

千夏被她逗得哭笑不得。

“如果等下有人打电话问我在不在，你就告诉他，我已经走了。”嘴角扬起清冷的笑，她和室友简单拥抱后离开。

她走的是通向北门的小径，为的是不被宫内侍官发现。小路的两旁种满了月桂树，花香沁人心脾。月华自树影缝隙间穿入，落在地上细细碎碎，斑驳一地。

孤寂而安静的夜晚，她选择一个人离开，心里却彷徨不安。

既然无法控制邱珞，那么她就只能以退为进。如果他真和公主成婚，这辈子他都别想再见到她！

邱珞住在西北门偏殿，他一定会开车绕到正北门门口拦截她，一定会的……

然而她算错了，就算她已经放缓了步子，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后到达北门，她又花了一刻钟和守门侍卫解释夜晚出皇宫的理由。及至北门外，没有谁在等她。

刹那间，所有的悲伤和绝望压在肩上，她几乎无法呼吸。

原来，即使再深爱，也不一定有善终。

原来，即使再付出，也不一定有回报。

原来，即使再守候，也不一定有结局。

Part 5 断魂之曲

言千夏拖着旅行箱，缓慢地穿过北门往外走。徒步走了半公里后，突然听到身后一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此刻听来宛如天籁。

那一刹，脊背僵直，她竟然不敢回头。

身后，一个戏谑的声音笑道："美女，大晚上去哪儿？要不要香车护送呢？"

真的是他！千夏转身，怔怔地看到邱珞风度翩翩地倚在兰博基尼蝙蝠车门边，嘴角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那般俊雅不凡。

"你来了……"这次是她赌赢了吗？

邱珞看了眼旅行箱，收起漫不经心的笑，"就知道你一定又在固执地揣测我如何无情无义，还好这次追上你了。千夏，你怎么这么任性呢？"

"你来找我干什么？你不是还要举行婚礼吗？还有，伊莎贝拉怎么可能把她半块'矢车菊'宝石项链交给你？"千夏顶嘴。

"就说你是个固执的女人，"邱珞温柔地笑，打开车门，"上车吧。我怕了你了，我们现在就私奔。"

她真的懵了，看来永远都猜不透邱珞心里在想什么！

千夏看似不情愿地上了副驾驶座。邱珞把她的行李箱放在车箱内，随后进入驾驶座。

他发动引擎，车速不快，完全不像私奔的势头，倒像是在月光下惬意地兜风。

“你拿到完整的‘矢车菊’了？”她不依不饶地问。

“喏。”邱珞的目光往杂物箱迅速一瞟，长睫随之扬起。

千夏看到杂物箱里有个蓝色的绸袋，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刚打开，月光便钻入袋中，反射而出的璀璨光华涌入瞳孔。

祖母绿、鸽血红、黄宝石，还有那两块被切开的矢车菊，查理一世至高无上的权杖上的四块奇石，现今世上无价的绝世珍宝，现在，它们安安静静地躺在绸袋中，光华四溢。

“真的是……太迷人了……”出于珠宝鉴定师的职业特性，千夏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

“我们会通过它们，发现更多更多迷人的宝贝。”邱珞笑道。

“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千夏侧过脸看向他，柔和的夜风吹在他的发间，翠绿色的眸子比任何宝石都要妖娆魅惑。

“我和伊莎贝拉公主做了个交易。”

“什么交易？”

“千夏，你想不到吧？那个貌似端庄高贵的公主，其实是个天生反骨。从小到大，她无数次逃出王宫，甚至远至非洲，每次都被捉回。所以我和她做了个交易，我帮她出逃。她给我‘矢车菊’。”

“你怎么帮她逃跑？”

“就是和她结婚啊，婚后带她去中国度蜜月，在自己的国家，想藏一个人还不容易吗？就算被丹麦王室查出来，我还可以用妻子随夫居住为由，将她留在中国生活。至少她是脱离王室了，我也不会去干涉她的生活。”

“可是女王为什么会首肯这桩婚事呢？还有安德斯·尤利乌杰公爵，他竟然主动承认你是他的儿子，那天在宾馆里，他那么残忍地羞

辱你！”

“因为我和女王也暗中达成协议，我能帮助她，让伊莎贝拉公主彻底死了出逃的心。”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0）

“你……”千夏暗抽一口气。原来如此，有了来自女王的压力，难怪安德斯就算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邱珞的存在。

“我早准备好了仿制品，”邱珞继续说，“既然女王把真品一切为二，那我把仿制品也一切为二就是。谁会想到大婚上公主佩戴的项链是假的呢？”说完嘲讽地一笑。

“大婚？你是说婚礼会照常举行？可是你现在出逃……”

“要娶公主的人不是我，挪威王子昨晚已经及时抵达哥本哈根了。大婚当天，丹麦公主和挪威王子会戴着各自的项链完成婚礼。之前王室只对外公布说公主要嫁的是贵族男子，没具体说要嫁给谁。婚讯已经公布，伊莎贝拉不想嫁也得嫁！一个女人结婚有了孩子，还会想什么出逃的事吗？”

“原来你都算计好了。那为什么今晚我们不能走？”

“今天主殿的仪式上，凯丽的母亲、高贵的挪威亲王之女、安德斯的正牌妻子没有到场。”翠绿色的眸子闪过一丝狠绝的意味，嘴角牵笑。

“所以……是因为她？”

“对，我有些话想跟她说说呢，”他突然挑眉，脸颊微微偏向她道，“不过既然你都要跑路了，我也只好来追你啦。谁让你认定我负心薄义，没心没肺呢！”

千夏脸上一红，“是你自己不好，两次都是……第二天早上就走。”

“哦！原来你是在记恨这个。”邱珞惊呼道，下意识地踩重了油门，“好，以后我会记得，早上让你先起床，我再跑。”

“收起你那套花花肠子！”千夏佯怒，“对了，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朗厄里尼港。这两天有几艘开往比利时的商务快艇，我们混在人群里离开丹麦。要是被女王知道我带走了真宝石可就真难办了。”

“那你和女王协议里，你要得到的是什么？”

“那不过是个噱头。我说我要恢复自己的贵族身份，而她也轻易地相信了我，以为我是将身份、权势看得无比重要的人。真可笑，如果我要那个身份，怎么会和她一起算计伊莎贝拉？不如我直接娶了她。”

“呵呵，”千夏终于朗声大笑，她没有想到这个晚上会如此峰回路转，不过在丹麦的一切都过去了。她和邱珞，会有新的开始。

千夏决定从此刻开始相信他。

两个人之间，终于去除了一切隔阂。

月色朦胧，香气馥郁，无比华丽的梦境再次蔓延。

朗厄里尼港入口逐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邱珞和千夏下了车，从前车厢里取出各自的旅行箱，将跑车遗弃在路边。

他拉着她的手走向入口处，那里屹立着举世闻名的美人鱼雕像。近百年前由丹麦雕塑家埃德华·埃里克森根据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中的女主角形象，用青铜雕筑而成。那是千夏从小最喜爱的童话故事，因为它美好，却又现实。

脚步一点点向它靠近，千夏不禁问道：“邱珞，你说人鱼公主是不是很悲惨呢？明明是她救的王子，却让公主捡了便宜。喜欢他却永远说不出口，为他跳舞时，脚像是踩在刀尖上一样疼痛。明明是高贵的人鱼公主，却为了一个凡人化为泡沫。”

“所以那个晚上，她应该杀了王子，”顿了顿，邱珞又补充道，“顺便也杀了公主。”

千夏白了他一眼，“你以为她是你吗？”

邱珞笑了起来，握着她的手又加重了几分力道，“可怜的美人鱼，不是你好、你美、你温柔、你善良，王子就一定会爱你。不过还是要恭喜你，言千夏小姐，你很幸运，找对了自己的王子。”

那一瞬，心头温暖而柔软，千夏笑嗔道：“贫嘴！”两人的双手紧紧相握。

他们很顺利地搭上了前往比利时的商务快艇，总共两层楼，一楼是供三十余人居住的卧房，二楼是餐厅、游戏房和休息室。

千夏和邱珞站在甲板上，望着朗厄里尼港一点点远去。

海上夜风大作，邱珞提议道：“风太大，我们进舱吧。我陪你去餐厅。”

两人来到餐厅，欧式风情的装修，欧洲风味的佳肴，浓汤、小杏仁蛋糕、色拉、特色海鲜，应有尽有。可惜的是，餐厅的一扇扇完整的接地玻璃窗都关上了，不让夜风灌入分毫。倘若是晴天，快艇停靠在海面上，打开窗户，该是何等的风情。

千夏安静地用餐，邱珞单手支颊，沉静地看着她。

见她放下刀叉，用纸巾擦拭唇瓣，他淡淡地问：“吃饱了吗？”

“饱了，还有点儿撑呢。”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1）

“走，”邱珞抓住她桌下的一只手，“我们回卧房。”

像是甜蜜的情侣，更像是新婚燕尔的夫妇，他们优哉游哉地踱回卧房，对路上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问候一声“晚上好”，笑容再自然不过地洋溢在两人的脸上。

各自沐浴换上睡衣后，他们安静地躺在大床上抱着对方，闻着彼此身上熟悉的香气。

恬静的夜，安宁而清远。

“珞珞，老实说，你一开始并不喜欢我吧？像对凯丽那样欺骗我……”千夏低语，今晚她要把邱珞的内心剖析个彻底。

“嗯。”邱珞无奈地笑笑。

“三年前你突然离开的原因也是一样，就好像你对凯丽说：‘我伤害了你，所以痛的人是你。’”

“是……”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你和周瑾瑜订婚的时候，也许是回来见到冷漠高傲的你，也许是你说你用身体换来月光石的那晚……”

“邱珞，你到现在还是不能说你爱我吗？”她睁大眼睛看向他。月光落在她白皙的脸上，映得那双黑色的眼睛深邃而晶莹。

他的脸沉沦在月光无法抵达的阴暗里，良久的沉默后，他将她搂得更紧一些，光洁的额头相抵，闭上了眼睛。

千夏也闭上了眼睛，不再追问他。没有关系，她会等到那一天的。

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差点儿将他们甩下床。两人惊恐地睁开眼，见桌子上的杯子、盘子、水果全都翻滚到地上，满地狼藉。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抖动，整个房间都在狂颤，墙粉也跟着簌簌落下。

“快跑！”邱珞喊道，仅从行李箱内翻出那袋宝石，两人连鞋都没穿便夺门而出。

走廊上已经挤满了人，惊恐和不安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尖叫声此起彼伏。

整个船舱第三次剧烈震动，所有人都趴到地上。邱珞将千夏护在怀里，也趴在地上，以免被甩出。

一连串的震动平息后，哭声、尖叫声铺天盖地，不知道谁喊了声“船要沉了”，所有人都往船舱的出口挤去，三十多名客人，二十多名员工，争先恐后，毫不相让。

一个母亲看到孩子摔在地上，趴下抱住孩子，被人从背上踩过。

一个丈夫一手牵着妻子，一手拼命将别人推开。

……

突然哗的一声，海水从舱门、卧房的小窗户倾泻而入，巨浪冲得人连连倒退。海水已经漫入船舱，转瞬就要被大海淹没！

骂声、喊声、尖叫声、号啕声……狭小的船舱宛如人间地狱。

“千夏，我们去二楼的餐厅，那里有整扇的大窗户，从那里爬到甲板上去。”邱珞紧紧拉着千夏的手，逆人流而行。

整个一楼的船舱只有一扇仅容单人通过的舱门，这么多人抢着出舱，不被海水淹死也要被人踩死！然而生死一线时人们又往往失去理智，只想着最近的路，以为出了船舱就有希望。

推挤、撕扯、冲撞，每个人都急红了眼，仿佛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死敌。

邱珞终于艰难地拉着千夏穿过人群，两人向一楼船舱另一端的走廊上奔去，从那里上了扶梯就是餐厅。突然甲板向右端下沉，尖叫声和哭声更加刺耳。他们逆着地心引力向前奔，海水已经漫过腰身。

“啊……”千夏突然感觉右腿失去了知觉，像是什么东西咬了她的右腿，转瞬间从那个伤口向四肢百骸冲来麻痹和酸痛感——她竟然提不起右脚了！

邱珞察觉她的异样，马上蹲下身背起她继续向前走，却步履蹒跚。水已经漫过他的下半身，更多的海水从后面向他们冲来，又从面前回涌，海水肆虐，他的力量在海水面前显得渺小不堪。

“不行，我们这样逃不掉的！”水声太大，她尖叫着在他耳边喊，“邱珞你放下我！不然我们都会死！”

“闭嘴！”

“你听我说，你现在马上跑到餐厅去，跳窗到甲板上，也许还能搭上救生艇。如果带上我，就算我们到了甲板，救生艇早就开走了！”

“我让你闭嘴！”

“邱珞，”她哭了，滚烫的眼泪滑落在他的后颈上，“邱珞……我不想你陪我一起死……”

“我叫你……闭嘴……”他的声音也哽咽了。

看着你复仇的哀伤（12）

两人终于缓慢艰难地爬上扶梯，一步步拾阶而上，海水就跟在他们后面一寸寸吞噬内舱。甲板再次倾斜，邱珞用尽全力抓住扶梯，背着她到达餐厅，来到窗边推开整片窗户，余光瞟到了白色的救生艇，他兴奋道："千夏，抓紧我！"他背着她翻窗，抓着窗棂踩着不平整的快艇外沿，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一楼甲板爬去。指甲因为负不了两人的重量开始断裂出血。

离甲板只有一米处，邱珞反身抱住千夏，以背部着地摔到甲板上，随着倾斜的甲板，两人迅速地下滑，他一手紧紧抱着怀里的她，另一只鲜血淋漓的手抓着栏杆，牢牢地拽着，身后三米开外的船身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他们不能这么滑进大海里。

邱珞扶着千夏站起，看到一艘救生艇就在不远处的海面，两人拼命呼救。

远远的有位妇人回声道："救生艇只能再坐一个人了！"

绝望再次蔓延。

邱珞和千夏对视，仿佛要将半生望尽眼底。

"千夏……其实，我也是第一次……"

她已经落泪，他眼角氤氲出晶莹的雾气，轻轻一笑，"你走吧。"说完将手袋塞进她手里，抓起她的腰向栏杆外的救生艇抛去。

巨大的落水声。

千夏掉进海里，她忘记了摆动身体，忘记了要保存氧气，只是睁大眼睛，满脑子都是邱珞最后的眼神，还有嘴角淡然的笑。

她因受着浮力微微下沉，很快就会被海水淹没，突然有人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拉到救生艇上。千夏突然想到什么，猛然回头，却被妇人抱住身体。妇人按住千夏的后脑迫使她的脸颊面向自己的怀抱，"孩子，别看了……别看了……"

大滴大滴滚烫的眼泪渗出，沿着脸颊急速下滑。她张大了嘴巴，想哭嚎，想尖叫，却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所有的痛都哽在喉间。

一直以来，她都不相信邱珞也会有爱情，如果他爱一个人，一定是在利用她、算计她，只为了伤害她，否则，为什么他不敢承认？为什么不敢坦然说“我爱你”？

一直都想听他亲口说，我爱你。听他说，我也是第一次，爱上一个人。

直到最后，她也没有听到。

直到最后，她才发现自己是多愚蠢、多固执——那明明是，比生命更高贵的爱情。

嫁给我吧（1）

Chapter 5嫁给我吧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地错过了。就在这一瞬，言千夏已经错过了邱珞，周瑾瑜已经错过了言千夏。

Part 1 回到原点

人来人往的朗厄里尼港口，青铜铸成的人鱼雕像沐浴在阳光下。她跪坐在鹅卵石上，一手支在身侧，目光凝视远方一望无际的海洋。金色的阳光洒向微波浩渺的汪洋，平静的海面下葬着多少无辜的生灵。

千夏裹紧身上的毛毯，身体瑟瑟发抖。她和救生艇里的其他人，在海面上吹了一个晚上的凉风，今晨刚刚回到朗厄里尼港。

“你叫什么名字？”穿制服的男子走到她面前，手上拿着文件，登记所有幸存者名单。

“言千夏……”千夏喃喃道，突然甩掉披在身上的毯子跳起来，来到男子身旁看着登陆名单，目光匆匆扫过一整行，没有邱珞的名字。

“你干什么？”男子突然惊呼道。千夏抓着他手臂焦急地问道：“还有吗？会不会漏掉了一个生存者？”

“你们这是最后一艘救生艇，登记完就没有了。”

握着男子的手臂颓然放下，千夏低下头，眼泪又开始滚下。她努力平静地转身，捡起地上的毛毯离开。身后依稀有人喊道：“不要离开，医院已经给每位幸存者安排了病房，进行全身检查。”

千夏没有去医院，而是在海港旁的一家小旅馆住下。这一住就是半个月，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不想吃饭，不想睡，晨昏不分，每天都到朗厄里尼港边，坐在人鱼雕像旁，和它一起望着大海，那般深蓝、那般凶残的海。

伊莎贝拉和挪威王子结婚了。整个丹麦都沉浸在欢天喜地的喜悦氛围中，只有她失魂落魄。

如果那晚不是她坚决要走，如果他们没有搭上商务快艇，是不是就不会酿成悲剧?

她赌赢了，她证实了邱珞是爱自己的，同时，也永远失去了他。

半个月后，千夏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她决定离开这里，这辈子都不会再回这片伤心地。

千夏乘飞机回到中国，拖着旅行箱，跟在其他乘客身后走出关口。

她微微低着头，直到一群人堵住了自己的去路。几个黑衣男子肃立，其中一个恭敬地对她说："我们是周少爷派来送小姐回家的，车已经备在机场外。"

千夏冷冷一笑，"'景瑞'还没有落魄到连车都叫不起。"她往旁边走去，几人又堵住她，"小姐，你这样会让我们很为难！"

"关我什么事！"千夏瞪了一眼为首的男子，拖着旅行箱走向一号出口，离开了机场。

机场外，白色的盖拉多跑车和数辆黑色保姆车停在一旁。周瑾瑜倚在盖拉多车旁，看向言千夏，微微一笑。他穿着白色的短袖和格子西裤，像个英伦绅士。

"看来我得亲自出面才能请得动你啊，"他淡淡一笑，"原本想让你休息几天养好精神再找你。"

言千夏迎向周瑾瑜的目光，冷冷一笑。看样子今天她是必须要上他的车了。但是能不能送她到家，就得看周瑾瑜有没有这个本事。

她下了台阶，把行李箱交给身后几个黑衣男子，上了盖拉多的副驾驶座。

周瑾瑜发动了引擎，跑车在公路上行驶。

进入市区后，她突然道："我想去理发店做头发。"

周瑾瑜微微诧异，"理发店？"

"对。就路边这家好了！"千夏看到一家美发沙龙的牌子，指着路边道。

“好。”周瑾瑜停下车，陪千夏一起下车。

她转身微笑，“周瑾瑜，你确定要跟我进去？”

“怎么了？”

“里面有妖里妖气的理发师，拥挤不堪，还有香粉刺鼻，你还要进来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做头发呢？”

“我今天迫不及待地要改变造型，大概需要四到五个小时。你愿意陪就陪在一旁好了。记得叫你手下先把我的行李送回家。”千夏笃定一笑。

“言千夏，你故意的！”

“我本来就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早点儿送你回家。”

“抱歉，我无福消受你的恩惠。不要跟着我，我想静一静。”千夏径自走向美发沙龙，周瑾瑜只是看着她的背影，没有追上去，她在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幸福，是太遥远的东西，她不敢去想。

邱珞最后的眼神还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她有时候甚至会想：言千夏，为什么你不和他一起死呢？你怎么忍心让他一个人葬身在冰冷的海底，承载万年的孤单……

理发店门口，几个发型怪异的年轻男子上前道：“美女好！里面请！”

几个人带着她往里面走，让她坐在一张软沙发椅上。面对着镜子，她看到自己的脸颊苍白得有些病态。

“美女要做什么发型？”理发师带着工具箱来到她身旁。

“染黑，拉直。”

“这么一头漂亮的卷发，实在太可惜了。”男子惊呼，修长的手指捧起她的头发，穿过柔美的发丝。

“染黑，拉直。”?夏面无表情地复述一遍。

“那要什么牌子的药水呢？我们店里有很多选择，日本的，美国的，韩国的……”

“随便你，别再问我了。”

嫁给我吧（2）

五个半小时后，整个发型完成，镜子里的言千夏，一头黑色的直发看上去更加有神，不似卷发柔弱。原本的卷发长度已经靠近腰部，现在把头发剪短了，长度正合适。

“谢谢，麻烦你了。”千夏对理发师微微一笑，到柜台结账。

走出发廊的时候，天色已暗。一阵风吹过，还带着染发膏香料味道的长发被风吹起，遮住半边脸颊，千夏边走边绾起耳边飘飞的发，抬眼间，居然看到周瑾瑜仍靠在盖拉多车旁。他侧着身正在打电话，回眸间见到千夏，马上挂了电话。

千夏一步步走向他，没想到他真的等了五个多小时。

“回家吧。”他淡然一笑。

“周瑾瑜，”她喟叹，“你是那么高傲的一个人，不要对我这么好，继续高傲下去好吗？”

“现在已经不是冷战的时候了，千夏，我不想再和你有距离。还有，”周瑾瑜弯起漂亮的眉，“头发做得不错。”

千夏沉了一口气，黑色的发丝衬得下巴更加窄小，白皙的脸颊更加憔悴。周瑾瑜为她打开副驾驶的门，道：“今天先送你回家吧。你好好儿休息。”

晚上九点，千夏回到了言宅。

管家见她一头黑发，脸色苍白，差点儿没认出来。千夏对他笑笑，“爸爸睡了吗？”

“老爷正在偏厅里抽烟。”

“我知道了，谢谢。”千夏将行李交给他后，径直走向偏厅。

橙色的灯光下，言启烁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眼神憔悴，两鬓发白，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几分。

离家四个月，千夏发现父亲变得如此苍老，心头一痛，轻轻道：“爸，我回来了。”

言启烁抬头，看到一头黑发的千夏，微微诧异，“回来了？回来就好，坐吧。”

千夏坐在父亲对面，仿佛能感受到他身上的孤独感，更加愧疚，“对不起爸爸，我当时走得急。现在我回来了，不走了，以后会一直陪你。”

“年轻人多去外面走走也好。”

“爸……”

“我前几天去了趟美国，”言启烁接着说道，“我去追兮蕊回来。‘景瑞’的危机已经解除了。不管她是爱我的人也好，爱我的钱财也好，无所谓了，能陪着我就好。”

“那……阿姨没有回来吗？”如果林兮蕊知道自己的儿子才是真正的珠宝富豪，还会不会这么急着离开呢？千夏不禁在心里笑这个追名逐利的肤浅女人。

“很巧，正赶上她的婚礼，跟一个美国的华裔玩具大亨，七十多岁的老头子。”

“爸，别伤心了，大不了你也再娶啊，我不介意的，你就算找比我还小的女孩我都不介意。”

“可是我只喜欢她啊，千夏。结婚典礼上，我想带她走，她拼了命地甩开我，警卫还打了我一顿。”自嘲的笑浮现在言启烁的嘴角，“后来我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

“爸，没事了，我回来了。以后‘景瑞’的事情都交给我，你可以去旅游，去散心，找一个好女人陪你过日子。”千夏还是很心疼自己的父亲，更气林兮蕊的薄情无义。

“我今晚说多了，反倒让你这个小孩子担心了，”言启烁哈哈大笑，“你刚下飞机，一定很累，去泡个澡吧。”

“嗯。”言千夏和父亲道别后离开了偏厅。

也许是时差的缘故，也许是太累了，千夏睡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才醒，她起来就赶去“景瑞”总部。早一点儿回到原点，生活才能早一

点儿归于平静。

车在总部门口停下，千夏出了车门后，抬头见到“景瑞”对面拔地而起的印着“李御城集团总部”字样的玻璃大楼，她突然感到心口一闷，呼吸停滞了几秒钟。

就算自己不去想，就算自己努力地面对生活，有关邱珞的点点滴滴仍是如同一张蜘蛛网，铺天盖地网住她的整个世界。

既然这样，那就去见一见故人吧。

千夏没有去上班，而是把陈佳芸约出来喝下午茶。

陈佳芸仍是那般妖艳出挑，紫色的无袖连衣裙，胸口的边纹上镶满碎钻，脚上踩着一双超细的高跟鞋，眼睛涂成小烟熏，从“李御城”总部娉婷而出，像一只翩翩展翅的蝴蝶飞到千夏面前。

“你说员工们看到咱俩在一起，会不会惊得下巴掉到地上？”陈佳芸对千夏朗朗一笑，“我们两家在商场上可是劲敌呢。”

“走吧，”千夏挽起她手臂，“一起去喝下午茶，我的劲敌。”

街尾的茶餐厅二楼上座，言千夏和陈佳芸对面而坐，桌上放了清茶和点心。千夏明知无望，还是想从她那里套点邱珞的消息——也许他也生还了……

不料陈佳芸先问道：“你知道邱珞去了哪儿吗？”

“邱珞？你怎么问我呢？你是他的首席秘书啊。”

“五月份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也找不到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心头被扯得一阵阵疼痛。只要一回想起在丹麦的那两个月，两人之间的试探、斗嘴、亲吻

嫁给我吧（3）

故作冷漠、热烈相拥、生死别离……她的心底就像有一把锤子，不断地敲击心头最柔软的地方。

“我也没找到他。”千夏垂下眼。

“啧，他竟然消失了。是不是要把‘李御城’集团让给我呀。”陈佳芸笑了笑，喝了口茶。

“你想要吗？”千夏跟进试探。

“想，当然想！”陈佳芸大方承认，“但是我没那个胆，我斗不过他，还是继续当秘书吧。”她俏皮地摊手。

“那要是过了很多年还是没有邱珞的消息呢？”

“这样啊……”陈佳芸一手托腮，做思索状，“到时再说吧。总之我现在是没那个胆子。”

“呵呵。”千夏笑了，这陈佳芸还真是个实在人。

“千夏，你回来不是准备和周瑾瑜结婚吧？”

“怎么会这么问？”她脸上的笑僵了下来。

“你要是不拿下这个男人，会是你一辈子的损失哦！”

“那就让我后悔一辈子吧。”

陈佳芸嬉笑道：“你真的不要？那我可要去追了哦！这男人有钱、有势、有貌，正合我胃口！”

“哦，你去追吧。”

“千夏你真没劲！”陈佳芸佯怒，“一点儿都不生气的样子。我只是开个玩笑，周公子哪是我这种女人可以染指的？”语气颇是诡异。

“佳芸，你找到男朋友了是吧？”千夏的一问让陈佳芸塞进嘴里的点心噎在喉间，瞧她的样子，千夏更加确定了，“真有了？”

“我表现得很明显吗？”

“恋爱中的女人会年轻十岁。原来的你可不是这个样子。”

“原来的我是什么样子？”

“呵呵，原来的你，身上怨气很重。”

陈佳芸挑了下眉，“好吧，恋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千夏，现在我觉得你身上的怨气倒真的很重呢。赶紧恋爱，早点儿嫁人吧！时间差不多了，我还得回一下总部，先走了。”陈佳芸微笑地招了下手，起身踩着猫步离开。

千夏坐在窗边继续喝茶。

怨气？千夏不禁冷笑。陈佳芸好锐利的眼，一句话就戳痛她的心。她确实在怨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轻易就夺走他！千夏却不知，另一场劫难正在前头等待着她。

窗外，炙热的阳光烘烤大地，盛世喧嚣。

Part 2 婚礼序曲

半年的时光不知不觉间流逝。千夏每天准时上下班，有时找陈佳芸一起喝茶购物，有时会参加一些珠宝鉴赏的认证会、拍卖会。

还有些时候，周瑾瑜会来等她下班，一起吃晚饭。他们不是情侣，甚至也算不上朋友，就好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他总是静静地陪在她身旁。

日子过得平凡而慵懒，直到有一天，言启烁突然倒在书房的地板上，身体抽搐。千夏和管家马上送他去医院。抢救后医生告知，言启烁的心脏正在急剧衰竭。

这半年间，言启烁被思念催白了头，身体也大不如前。千夏本以为是自然衰老，她已经全权接手“景瑞”的事务，让父亲可以颐养天年，却没有想到父亲已经病重至此。

原来父亲满脸的轻松和笑意是装出来的，千夏陷入极度自责。

每天下班后，千夏都会开车去医院，亲手喂言启烁吃晚饭。有时周瑾瑜来等她，两人就一起去探望言启烁。在周瑾瑜的安排下，全球最好的心脏医师特意来华会诊，并由专业的医护团队全程照顾病人。

这天，千夏端着燕窝粥，走进言启烁的病房。他正靠在床沿上看着窗外，脸上的皱纹像是一条条沟渠，沉淀着岁月的痕迹。

“爸，我带了燕窝粥来。”千夏微笑，把保温瓶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从里面盛一碗出来。

“千夏。”言启烁笑着唤她。

“我在，爸爸，你的被子没盖好。”千夏眼疾手快地去给言启烁掖紧了被子，然后端来了燕窝粥，“来尝尝，厨子说加了点儿特别的调味料，特别鲜。”

千夏一口一口地喂给他，自己也沉浸在这温馨的氛围中。

“千夏，瑾瑜今天怎么没来？”

“不知道啊。”

“千夏，我恐怕活不久了。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不放心你，千夏，你嫁……”

“有什么不放心的，”千夏打断了他的话，“瞧你女儿我聪明能干，把‘景瑞’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了，‘景瑞’上个月新上市的粉钻耳钉在市场上销售很旺哦！”

“女孩子总要嫁人的，趁我还有口气，真想看着你嫁人，我还想抱抱孙子呢。”

父亲的话，让千夏心头一窒。这话曾经有人说过，也是位和蔼的长者，可惜她没有看到她的儿子结婚生子，早早地就离开人世了……

“周瑾瑜是个好男人。我知道你不一定喜欢他，但是找个疼爱自己的人结婚不好吗？这样我也可以放心地走了。”言启烁喟叹。

千夏佯怒道：“怎么能放心地走了？你不仅要看到我嫁人、生子，还要看到我孩子的孩子。爸爸，你不会有事的！”千夏握住言启烁压在被子下的手，“医生说了，万不得已……还可以做心脏移植?虽然成功几率很小……”

“哈哈，我一把老骨头了，还折腾什么。千夏，还是你考虑下瑾瑜吧……”

咚咚，门口传来敲门声。周瑾瑜推门进来，手里也握着一个保温瓶。

嫁给我吧（4）

“伯父好，千夏也来了，你们已经吃了啊。”他提着保温瓶，淡淡一笑。

“没事，我还饿着呢！瑾瑜带什么来了？快给我尝尝。”言启烁朗笑。

周瑾瑜微笑道：“好。”说着从保温瓶里盛了一碗汤，坐在病床的另一边。

他一勺一勺将鱼汤喂进言启烁嘴里，看着他认真细致的样子，千夏不禁在心里喟叹，周瑾瑜这般娇贵的世家子弟，却在这里亲手喂他的父亲喝汤，突然之间觉得感动，又很沉重。

两人离开病房后，她看着他的背影，开口道：“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

他微微侧过脸颊，轻笑道：“当初你不是也喂过我妈，我伺候你爸也是应该的。”

千夏微怔。

过世的周老夫人满怀期盼地问她什么时候会有孩子的神情和今日言启烁劝她早日结婚的情景在她的脑中重叠，胸口蓦地一痛。

千夏动摇了。

彻底的弃守是在一个月后。那天言启烁的血压突降，他睁大了双眼，身体绷得如同石膏一般硬。

千夏坐在手术室外，努力地抑制哭泣，身子颤抖着，恐惧逐渐吞噬所有理智。

周瑾瑜坐在她旁边，把她搂进怀里，温柔道：“千夏，想哭就哭吧。”

她的眼泪大滴流下。他的右手一直在她后背上轻拍，“没事的。相信医生，也相信伯父吉人自有天相。”

她用力地点头。

几个小时后，手术室的大门哐的一声打开。言启烁平躺在病床上，白色的床单将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千夏心中大惊，猛地冲上去，“爸，爸！”她尖叫着，看到言启烁紧紧地闭着眼睛，脑中一片空白，嘴里不断重复着，“爸你快醒醒啊！你快醒醒啊！……”泪水滑出眼眶，滴落在白色的枕头上。

护士过来劝她安静点儿，她猛力推开护士，几个人扭成一团，周瑾瑜低喝一声：“放开她！”几个护士纷纷退下，垂首在一旁。手术车停下，千夏弯腰抱住言启烁，感受到他身上还有呼吸，心里的喜悦几乎要膨胀开，“爸，快醒醒吧，你还要参加我的婚礼，还要抱孙子呢。爸……”

言启烁这次虽然度过了危险期，人却瘫痪了。言千夏和周瑾瑜依旧每天准时来探望他，喂他进食，推着轮椅陪他在楼下散步。

豪华的室内花园，暖气充盈，隆冬中百花盛开，芬芳馥郁。

“千夏，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轮椅上，言启烁笑问道。

“大概还有半个月吧。”千夏低头微笑，“爸爸要在婚礼上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瑾瑜面前哦。”她已经决定了，她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得到爱情了，那就努力让周围的人幸福，绝不让父亲像周老夫人那样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我坐在轮椅上会给你丢脸的。”言启烁低声道。

“不会，谁敢笑你！”千夏急忙道。周瑾瑜淡笑道：“没人敢笑伯父的。”

婚事全由周瑾瑜一手筹备。这段时间，千夏也在努力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努力接受、面对这段婚姻。两人俨然已经是一对准新婚夫妇，各种活动、派对都一起参加。

这天晚上是玉器大亨王家的族长七十岁大寿。王家向来与珠宝界的各家同僚交好，千夏也收到请柬，和周瑾瑜一起参加宴会。

王家包了君瑜大酒店十二楼整层，珠宝界的各位大亨、名流悉数到场。

赵恒之看到周瑾瑜搂着千夏的腰，眼中阴沉，转瞬别开了眼。千夏在心里偷笑，赵恒之一定恨自己入骨，传家的月光石被迫双手奉人，却无计可施。

陈佳芸也带着自己的男朋友来了。那男子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大大的，身材颀长魁梧。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个棒球运动员，名字叫弗朗克，是个英非混血儿。

“丰泽”的当家程黎萱也带着三个嫁入豪门的女儿来了。那个女人，一双眼睛凌厉阴狠，即使她在笑，同样让人心悸胆寒。

丰盛的晚餐过后，服务员撤走所有桌子，转眼间大堂成了一大片空地。头顶温暖的橙色灯光暗了几分，暧昧无限。

乐队在大堂一隅，奏着抒情的曲调，男男女女纷纷起舞。陈佳芸和她的男朋友抱在一起，边舞边吻，你侬我侬。

突然有个声音在千夏的身后响起，那声线华丽妖娆，像是黑夜中的水银凝聚，叵测而冷艳，像是滑走在丝绸上的流沙，不知不觉间勾魂夺魄——

“美丽的小姐，我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千夏怔住，缓缓地转身，好像灌了铅一般无比艰难。

眼前的男子，一头灿金色的长发，细碎的刘海荡在翠绿色的眸间。朦胧的灯光笼罩在柔和完美的五官上，整个人像是镀上一层虚幻的光华，右手一把雀翎扇玩转在指间。

“你好，我叫李御城，今晚能有幸和你共舞吗？”他向千夏伸出手。

一句“李御城”使得周围人纷纷停下舞步，转瞬间议论声乍起：

“李御城来了？”

“那个从不公开露面的李御城吗？”

嫁给我吧（5）

“他不是六十多岁吗？”

陈佳芸依稀听到李御城的名字，从热吻中抽出心神观望四周，看到站在千夏面前一头金发的男子，猛然抽气使劲推开身旁的男友——她仍是李御城的情妇，他一天不甩她，她就一天不得自由。

周瑾瑜对李御城微笑道：“李先生，能先让我和我的未婚妻跳第一支舞吗？”语气在“未婚妻”三个字上加重。

“哦？未婚妻？”他的目光扫到千夏脸上，猝然一笑，“不过是未婚妻，不是还没结婚吗？”

金发，妖艳。

翠绿眼眸，迷幻。

千夏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看向他，那般深情缱绻，令一旁周瑾瑜的眸光一沉。

“瑾瑜，我有话先和他谈一下，一会儿回来和你跳第一支舞。”千夏示意李御城到窗边去。

她是那么努力想保持平静的步伐，心头却有大团大团的幸福膨胀，脸上不禁笑意盎然。

两人来到窗边，白色的窗帘在身后翻飞，隔绝了众人的视线。

千夏猛然激动地握住他的双臂，欢欣道：“邱珞，你还好好儿地活着！太好了！你是怎么逃生的呢？我在朗厄里尼港边住了半个月，每天晨昏都会去海边，你没有看到我吗？”

邱珞淡淡地笑着看向她，月华洒在他身上，显出无限迷离。千夏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切都好像是在做梦，她做了整整半年的梦，今天真的梦想成真，他回来了，回到自己的身边……

千夏抱住他，将脸埋进他怀里，汲取他身上的香气和温暖。如果可以，她希望时间永远在这一刻凝滞。

可是，头顶上，却有清冷的声音在笑，“未婚妻？你们又要结婚了？看来我回来得不是时候嘛。”

“我爸想在临终前看到我出嫁，我以为你死了……”她突然噤声，抬头和他对视。他的眼底的水色已凝结成冰。

“好孝顺的女儿！言千夏，这就是我死而复生后得到的惊喜啊。”

“我现在还可以喊停……”她想，只要劝服父亲，改成她和邱珞的婚礼就是了。

她第一个选择对不起的人，恐怕仍是周瑾瑜。

她回答得有些慢，被他误会成很犹豫的样子。

“不，”邱珞笑得很妖冶，眼底生辉，“你要嫁给他，我要你在我的面前嫁给他。”

她的心，缓缓下沉。为什么她觉得，那个冷漠无情、善于伪装的邱珞又回来了？他们之间为什么又回到了原点？不是已经破冰相融、生死相依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她盼了那么久的重逢，却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这样的场景，演出这样的结局。

言千夏转而问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我回来是为了那四块宝石。”他的嗓音如此清冷，好似没有一丝温度，只是在谈一桩生意。千夏的视线对视上他的眼，还是魅惑的翠绿色，轻易就迷惑人心，陷入华丽的梦境。

“宝石还在，我好好儿保管着。”

“给我。”

“当然可以。但是我现在不能和你一起去找宝藏，爸爸的身体很糟糕，我必须陪他过完这段日子……”

“那我一个人去找。”

“什么？”千夏惊诧，想在他眼中找到那个曾经生死相依的人，却一无所获，“你不是要我陪你一起的吗？”

“全球顶尖的珠宝鉴定师有很多，我可以找到替代你的人。”他弯起的嘴角夹着残酷的笑。

“邱珞，你不要太过分……”

“我要的只是宝石。”那双漂亮的眼睛，仍是不带半分感情。

她双手紧握成拳，那声音像是从齿间磨出来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不要太过分了！”她突然提步上前，拽住他的领带，踮起脚尖吻了上去。那般浓烈的眷恋，随着唇瓣相触，口舌相缠，缱绻无限。

他睁大眼睛，翠绿色的眸子倒映着清朗的月辉，那般不真切。

洁白的窗帘翻飞着，摇曳出旋绕的轨迹，在空中撞击后退向两旁，露出一瞬间的唯美，正落入一双深沉的琥珀色眸中。

那双眼睛，越发深沉清冷。

风止，窗帘随之静止，铺展到瓷砖地上，严实地将大堂隔绝。

她笑起，眼底有隐隐的悲伤，“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宝石我不会轻易给你，想要，就努力从我手里套过去。还有，既然你不介意，五天后我会和周瑾瑜在圣彼得大教堂成婚，届时欢迎你前来观礼。”语毕，千夏转身离去，心口酸涩痛楚，她努力隐藏。

邱珞突然伸手去扣她的手腕，却差了一秒，两只手相错而过，她已经掀开帘子走向大堂。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地错过了。就在这一瞬，言千夏已经错过了邱珞，周瑾瑜已经错过了言千夏。

嫁给我吧（6）

art 3 宿命爱情

周言两家的盛大婚典，其隆重程度毫不亚于王室的婚庆大典，另外特地划了专用车道，以保证当天庞大的送亲车队一路畅通。

各路媒体也纷纷云集，各家的采访车在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

圣彼得大教堂敞开大门，教堂内完全无法容纳如此多的车辆。教堂前的两条街已被封路，作为临时的路边停车场。

满天的花瓣和丝带，围绕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大片空地被蔷薇花瓣铺满。

千夏被伴娘扶着下了劳斯莱斯婚车，白色的纱幔遮在眼前，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瑰丽的童话里，绝美的虚幻般的场景令她的眼睛无法聚焦。随着她的步伐，八个“小天使”分成两列，为她提起长长的裙摆。

教堂的大门从两边打开，她逆光站在门口，只能依稀看到巨大的圣母玛丽亚雕像和满堂宾客。

言启烁坐在轮椅上，容光焕发，伸出一只手递向她。千夏微笑着伸出自己的手，由父亲牵着，一步步走向周瑾瑜。

终于走到了尽头，一身白色西装的周瑾瑜从言启烁手中接过她的手，温柔地紧紧握住。

言启烁被人推到右前方观礼，满脸笑意。

穿着黑袍的神父带着《圣经》走到台前，目光中充满仁慈。和记忆中的上一次的程序一模一样，神父开始宣读证婚词，全场安静肃穆，神圣至极。祈词颂毕，神父环视一圈，问向众人：“在婚约即将缔结之前，若有任何阻碍他们结合的事实，请马上提出，或永远保持缄默。”

教堂分外安静，使得猝然踏入的脚步声格外清晰。

千夏回眸，见到门口逆光走来的男子，金色的发，绿色的眼，黑色的欧式军大衣，想不引人注视都难。

他对千夏微微一笑，然后在旁边的观礼席上入座，戴着黑色皮手套的左手习惯性地玩转雀翎扇，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来客，只不过迟了几分钟。

“那么，周瑾瑜先生，”神父继续问，“你是否愿意娶言千夏小姐为合法妻子，从此照顾她，爱护她，无论贫穷或者富有，疾病或者健康，相爱相敬，不离不弃，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

“我愿意。”瑾瑜握着千夏的手微微加重了力道，透露了心底的不安。

“言千夏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周瑾瑜先生，从此照顾他，爱护他，无论贫穷或者富有，疾病或者健康，相爱相敬，不离不弃，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

没有预定的回应，只是异常的静谧。

千夏抬眼，浓睫微颤。事情终是走到这一步。

身后不远处，言启烁正坐在轮椅上满含期盼地看着自己，只要她说“我愿意”，就完成了他的心愿，从此嫁入豪门，“景瑞”亦可永立不败之地。

一缕目光刺痛她的背，她不用看就能想象得到，他的左腿覆在右腿上，扇子抵着一侧脸颊。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笑得诡异，充满挑衅——有本事你就嫁，有本事你就当着我的面嫁给他。

她突然很想笑。言千夏，你竟把自己逼到如此地步。现在，到你愿赌服输的时候了，向命运低头吧。从此以后，你就是周家的少夫人，享受财富和荣耀，这样就可以说服自己，爱情早已从自己的生命中抽离了。

“我，”千夏艰难地开口，“愿……”

哐！言启烁突然从轮椅上翻倒，整个人狼狈地伏在地上。

“爸！”千夏尖叫，纱幔立刻被她掀起抛向身后，提起裙摆冲过去，周瑾瑜也跟着追去，满场哗然。千夏将言启烁抱在怀里，高喊道：“快些送他去医院啊！”

新郎、新娘和老丈人都去了医院，整个教堂乱成一团。唯独邱珞轻笑，俊朗高大的身影缓缓走出教堂。

言千夏和周瑾瑜已换下礼服穿上便装，分坐在病床两侧。经过抢救后，言启烁虽然已脱离危险，却仍是四肢麻痹，双瞳浑浊。他戴着氧气罩，努力地呼吸，挣扎着想活下去。

千夏心疼地握住他的手，不管他听不听得到，在他耳畔低语：“爸爸，你醒醒好不好？我已经结婚了，你怎么还是倒下了呢？爸爸，你振作起来。”她看到父亲头发花白，头顶光秃，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憔悴不堪的样子，心中不忍，眼睛酸涩，“爸……我还能为你做什么……”

周瑾瑜同样凝重忧郁地看着言启烁，握着他的另一只手。

“爸！”她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把阿姨找来，好不好？我把林兮蕊带到你面前来，所以你要努力地撑下去好吗？”

听到“林兮蕊”三个字的时候，言启烁微微转过脸颊，浑浊的眼仿佛有了焦点。

千夏喜极而泣，医生说已经找到适合移植的心脏，正在进行各方面的检测，待言启烁病情稳定就可以做手术，虽然成功的几率只有三分之一。

林兮蕊，不管她再不情愿，千夏决心一定要说服她，就在这一个月内！

良久后，周瑾瑜和言千夏都退到病房外，她先开口道：“对不起，婚礼搞砸了。”

“没关系。”他淡淡地回答。

“我马上就准备动身去美国。一个月内说服林兮蕊回国。”

嫁给我吧（19）

“要我陪你一起吗？也许我出面事情会好办些。”

“不用，我有办法说服她。”什么办法？她只能边走边想，只是不想再欠周瑾瑜。

“那么，”他顿了顿，有些颓然道，“等你回来后，我们的婚礼还能继续吗？”

她的呼吸也跟着停顿，心里有个声音在不停地说不要，她不要。千夏迟疑着不回答。

周瑾瑜接着道：“算了，回来再谈吧。”

他的视线微微沉下，嘴角敛起淡笑。突然之间，他的高傲拉开了两人的距离。窗边入眼的那一幕跃入他脑中，既然她爱的不是他……这距离日后也将越拉越大。

有些爱情，因命运而错失，因高傲而成全。

“对不起，总给你添麻烦。”她想说些什么弥补心里的愧疚，“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有错的人不是你，”周瑾瑜轻轻一笑，目光深沉，“有错的是我遇到了你。”

她抬眸，和他的双瞳对视。

这样气质高贵、绝世独立的男子，若不是因为她和邱珞曾经爱得那么壮烈，恐怕她也会对他动心吧。

千夏谢绝了他相送的好意，裹紧冬装大衣上了出租车，直奔邱珞的住所。

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一栋英式花园洋房，满园的蔷薇花在冬天凋零，萧索的东风刮向光秃秃的枝蔓。

自报家门后，铁门打开，她步入“李宅”。

陈佳芸前来迎接，接过她的外套挂在衣架上，室内暖气充盈。

“来找我还是找邱珞？”陈佳芸直接问道。

“邱珞。”千夏也直言不讳。

“他在二楼打桌球，看上去心情不错的样子。”

一句“心情不错”，偏生无限暧昧的韵味。

“好，谢谢你。”千夏直奔二楼，打开桌球室的房门，瞧见邱珞正站在桌边喝红酒。

黑色的军装外套随意地扔在沙发上，他身上穿着白色衬衫，黑色细长的领带松松垮垮，顿生无限慵懒，黑色的紧身长裤衬得双腿修长而充满力度。

喝了一口红酒后，他把酒杯放在桌球台的一角，继续打球，目光精准，球一个接一个落入洞中。好似他看中的猎物，没有一个逃得过他的算计。

“邱珞，”千夏进入房间，反手关上门，走到他身旁，“我来跟你谈一笔交易。”

从千夏进入这个房间开始，他压根儿没有正眼瞧过她，仿佛完全被桌球吸引，打了几杆后又喝上一口红酒，好不惬意。

“你帮我说服你的母亲回国，见我父亲最后一面，我就把四块宝石给你。”

他依旧无视她，一记漂亮的推射，黑色球三回转折后进洞。手又伸向红酒杯，却被千夏先一步夺过，“我在跟你说话！”

邱珞微微侧目，风华涌在眸间，看似轻笑却充满危险的气息，“你真以为我没法从你手里拿到宝石？你真以为我会受制于你？”

“我知道，只要你想要，有的是办法，但是大家何必浪费时间呢？对你而言，请你的母亲回国一趟是易如反掌的事。”她正说着，邱珞缓步向她走来，笑得神秘莫测，“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把那颗三号球打进洞里，我就考虑帮你。”

言千夏这辈子还没有打过桌球，三号球的位置正在当中，她毫无把握，却硬着头皮接过桌球杆。刚才看了一会儿，照葫芦画瓢地摆出了推杆的姿态伏在桌边，却始终不敢出手。

她心里很清楚，进洞的可能几乎为零。

正当她踌躇的时候，邱珞的右臂从她背上划过，双手覆在她手上，调准杆位方向，突然球杆猛然推出，砰的一声砸上四号球，四号撞三号，两颗球沿着直角同时进了左上和右上的球洞。

她正满心疑惑，邱珞却先开口，贴在她耳边轻声地问："如果言启烁没从轮椅上跌下来，你真的打算嫁给周瑾瑜？"

"既然你不爱我了，那我就嫁给爱我的人。"

"千夏你不乖，又套我话。"邱珞轻笑，站起身。